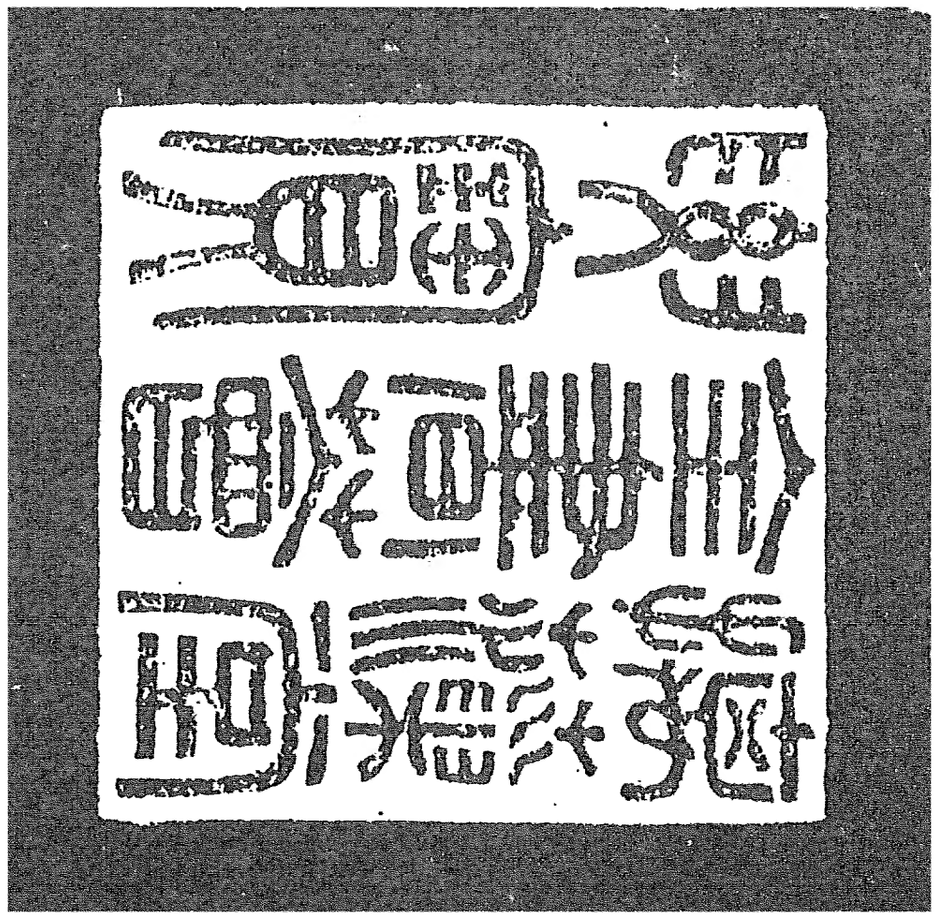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二十一册

Z121.5
CH1
46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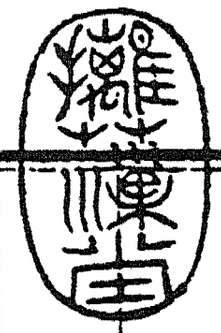
宋史紀事本末

〔明〕馮琦原編　陳邦瞻增輯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

提要

臣等謹案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八卷明陳邦瞻撰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初禮部侍郎臨朐馮琦欲訪通鑑紀事本末例論次宋事分類相比以續袁樞之書未就而沒御史南昌劉曰梧得其遺稿因屬邦瞻增訂成編大抵本於琦者十之三出於邦瞻者十之七自太祖代周迄文謝之死凡分一百九目於一代興廢治亂之迹梗概略具袁樞義例最為賅博其鎔鑄貫串亦極精密邦瞻能墨守不變故銓叙頗有條理諸史之中宋史最為蕪穢不似資治通鑑本有脈絡可尋此書部列區分使一一就緒其書雖亞於樞其尋繹之

功乃視樞為倍矣然於記載冗雜之內實有
披榛得路之功讀通鑑者不可無表樞之書
讀宋史者亦不可無此一編也乾隆四十九
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史紀事本末序

宋史紀事本末者論次宋事而比之以續袁氏通鑑之編者也先是宗伯馮公欲為是書而未就侍御斗陽劉先生得其遺稿若干帙以視京兆徐公徐公以授門下沈生俾讐正之因共屬不佞續成焉凡不佞所增輯幾十七大都則侍御之指而宗伯之志也編成宜有序序曰史自紀傳而外益以編年代有全書尚矣事不改於前詞無增於舊臚列而彙屬之以為討論者徑斯於述作之體不已末乎而非然也善乎楊氏之言曰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是述本末者旨也而不佞於宋事尤重有慨焉夫史者徵往而訓來考世而定治者也五帝三王之事既已若存若亡而漢唐之盛智名勇功獨為誦說者所艷慕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於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於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覩其極也變

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令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視風以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視世以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式道德漢而下持世者式功力皆其會也逮於宋則仁義禮樂之風既遠而機權詐力之用亦窮藝祖太宗覩其然故舉一世之治而繩之於格律舉一世之才而納之於準繩規矩循循焉為守文應令雍容顧盼而世已治大抵宋三百年間其家法嚴故吕武之變不生於肘腋其國體順故莽卓之禍不作於朝廷吏以仁為治而蒼鷹乳虎之暴無所施于郡國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結駔之俠無所容於閭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獨其弱勢宜矯而煩議當黜事權惡其過奪而文法惡其太拘要以矯枉而得於正則善矣非必如東西南北之不相為而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曰世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善因者鑒其所以得與其所以失有微有明有成有萌有先有後則是編者夫亦足以觀矣余故不揣而叙之俾論世之君子有考焉

萬歷乙巳仲春南京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高安陳邦瞻書

宋史紀事本末序

夫古今之有史皆紀事也而經緯不同左馬之義例精矣一以年為經一以人為經而建安袁先生復別開戶牖通又以事為經而始末具載士有游心得失之林而希合出門之轍者咸有取焉余嘗為之評曰是書也事固無改于前其範圍在二子之內例則有取于會其標指為二子之功試即所紀一事論之志盛以舉衰則升降具鏡成以照敗則人事明觀變以著漸則幾微彰因事以察人則材品列其於編年列傳未嘗不可合而見也袁氏紀漢唐顧未及宋樞本宋人忌諱繁矣國家於宋稱近古高皇帝規天條地國勢之彊弱大小法度之疎密雖不可同日語然三代而降其紀綱風俗何遂能有加于乾德周監二代豈無有取于斯乎即瀟洛之疏注益二百年用之矣昔人謂三皇之事若存若亡益時運歷今日而漢唐之事亦若存若亡汗都臨安之際史亦犖然具乎一何蕪穢也士欲修宋事之闕不稟命

素王取裁龍門扶風而務為素氏後勁即事或有待固未可知毋亦以其臚列事體深切著明益亦論世之權輿徵往之符契邪余師臨朐馮先生益嘗慨然於斯稍為編次凡例初具天復不弔及余行部舊京從京兆徐公所得故沈侍御所輯事紀於其子朝陽義例適與馮先生合而刪潤未備條貫稍遺余鄉司勳陳公德遠博觀二酉之藏能以其精神疏觀古人於千載之後事惟擇其闕時言無取於枝葉或累牘而蕪取或單詞以見意即前人未發之指間一闡揚而不穿鑿附會以為高蓋經三公之手而書始成其有光于建安可知也夫以兩宋近古之事方內外固不乏通儒而削牘摩編欲就而未決者又數百年機緣偶值聚於一日昔人謂文章經國大業豈偶然哉士君子讀天下書固將為世用前事之師自古談之徒區區務師心以游於轇轕幸而後敗不可為訓要之楫不從式車不合轍亦必未有能濟者也明治固號為雍熙其間亦多故矣姑以宋事證之

若靈州之議澶淵之策濮園之辨洛蜀之黨益亦有髣髴於今者而善敗之故一彼一此斯亦可以備得失之林矣善譜者不盡奕之變然未有不學譜而奕者也余承宗伯先生志遂壽諸梓而余有弟適為國子祭酒以其本授之列在學宮令四方士得觀覽焉

萬歷三十三年歲在乙巳春仲穀旦京畿道監察御史南昌劉曰梧暘生父譔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

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
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毀前都指揮
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
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
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
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
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
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

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
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貸
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
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
樞范質執王溥手曰匆卒遣將吾輩之罪也仆入溥手
幾出血溥嘿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
中遣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
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
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
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
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劒厲聲曰
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
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名
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
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即皇帝位
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

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
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帝
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瑨瑨生璆唐御史中丞璆生敬
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
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
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
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
征伐涉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

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
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
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戊申詔贈周馬步
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為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
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帝猶怒
故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為侍衛
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都點檢張
令鐸為馬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副都點檢張光

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使並領節
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
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
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　乙卯
帝以其弟匡義為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為樞密
直學士立四親廟尊高祖朓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
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
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

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
孟夏　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
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
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
實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
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
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
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

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執
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
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
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
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
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
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
周世讐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

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勑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

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　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洞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

殂謚曰恭帝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多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

鐸為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從贇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遥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莅之自是遂著為令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七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强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

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莞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備設伏掩擊

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漢超在闕南民有訟其殭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闕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闕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貸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

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畧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維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為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托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强主勢矯枉過直兵財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强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十一月荊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沖嗣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雖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經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荊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歛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荊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沖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鬻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沖諭意孫光憲因言于繼沖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强弱處耘待之有加繼沖聞之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沖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沖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為荊南都巡檢使而授繼沖荊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

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黜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黜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湖南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八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酋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猛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名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子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壘如猱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荊湘無復邊患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荊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

受敵則闕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
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
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為西
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
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
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塞
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
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

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
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
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
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十二月王全
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圌等二十餘
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
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
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
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
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劒門
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鐵江為浮
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
指鐵江曰我軍沂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
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
師至夔距鐵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

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
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
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
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
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
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
自此出劒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

劒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柵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劒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劒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劉光義曹彬進克蜀萬旅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

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劒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劒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

東向發一矢令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吕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

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怨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刼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

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彦進高彦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彦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益張遣兵守綿漢閒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　六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秦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稱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恐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郪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贓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彦進

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以沈義倫為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疏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

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戲禬中宦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為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內侍監許彥真復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　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憒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琄為招討使募澄樞及才人黃氏洗口帝既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璣瑁飾之內宦

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琄屯洸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開寶三年九月鍠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鍠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伐帝令南唐主為書諭鍠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鍠因唐使而譬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游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盡守槩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過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鍠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鍠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令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鍠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鍠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整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嫗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盡守槩

統軍六萬屯馬遥以禦
之樂王師崇岳無謀勇惟日禱於鬼
神而已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
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遥
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泊船十餘載
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泊
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
令人送漼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
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内兵拒戰植
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
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令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
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王師濟水廷
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
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
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
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

龔澄樞李託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于廟社
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曰臣年
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
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
申引澄樞托斬於午門外釋鋹罪賜龔衣冠帶器幣鞍馬
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
眉目俱疎有口辯性絶巧嘗以珠結勒鞍為戲龍之狀
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

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鋹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平江南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即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盧州牙校遂還汴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寖以衰弱帝既平揚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遷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乃謚景為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闢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其大慶更以貢宴為名別獻珍玩　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歷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

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瘡貢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惟薄不修而止至是復用　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表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幸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

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楊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擊之勢不能敵

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佻譬也他日必為北朝持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嘗罷　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令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吾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敕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刺史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

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荆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濶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為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没王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彦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彦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彦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闕城守陴者爭道溺死千計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為慮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楀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强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列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欺始驚還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冬作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

十月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
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興出
無名煜以小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
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
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
曰不復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
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　朱令贇自湖口入援
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艦
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
贇望見疑有伏遣挽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
令贇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
急攻之令贇勢促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
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威曹彬遣人
諭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
策之上也其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
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
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
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
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
南主曰此乃慿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
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傳朝服坐於
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
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軍門外
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
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
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凡克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
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
提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
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
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

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録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爛尤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二月庚戌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資財而屠其民

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是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真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益欲勤恤小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

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夏四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

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　己亥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亟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己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繆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顏耆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為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克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贊始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荊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錢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四五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絹購彼一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彼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屬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三年秋七月己卯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爾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

市則未嘗貰

禮樂議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仙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祫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閒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

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奬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為商榷　尹拙駁正三禮聶崇義復引經釋之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蹖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恥昧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鬯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羨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蔡冊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羨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令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

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益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郊奠而秉昊尺二之圭裸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

論理未謂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鬵崇義去釜畫鬵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鬵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鬵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鬵供鼎鬵又以儀禮有羊鬵豕鬵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鬵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識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鬵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鬵伏請圖鬵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竇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

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益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為良安王冬朝會為永安郊廟酒豆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成之舞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

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昶僞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克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鎧牀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文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涵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況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為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鐘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

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實儀素名知樂皆已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歷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為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兼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荊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鳳天馬之義加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荊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鳳神鼎白麟之瑞並為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水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筦絃薦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

登歌木彝覬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治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按行黃河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遥堤以禦衝決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濮鄆亦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咸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濮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賴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漸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隨隰歷代之患弗脩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疎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請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奬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

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遥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遥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移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羣臣稱賀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

治隄不減丐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于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工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

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隄運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運清豐头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其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滏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慮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澶兗迄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高牒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于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也一日俟戎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有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許垂所述頃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于隄防亦慮入滹沱滏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役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揵埽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

人治之

四年二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巡視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應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若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掃東石堰掃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梁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湯易水運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

瀉復于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梁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刻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麓為二渠一遏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大伾東北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滙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

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堤成乃于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堅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縣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杆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

大隄又壘埽于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壅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奬說者以黃河隨將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麥壟結秀櫂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爪實延蔓謂之爪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水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菱芡亂華謂之荻茵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慶凌水信有常準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徙橫注岸如剌毀謂之劒岸漲溢踰防謂之林岸埽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潰謂之淪棬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窣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磨淳勢稍泊起行舟植之多溺謂之鷹浪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減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芟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濮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

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葉謂之梢辨竹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于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

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過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禦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闕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金匱之盟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太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于殿上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謚曰昭憲　秋七月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

州團練使

開寶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顧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九月封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　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

晉王光義即皇帝位改名炅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西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晉諡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悦及還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謚曰懿　冬十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謚曰康

惠 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銜恨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偕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為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緡絹絲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遹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舉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廷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為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或告王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殁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相盧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宮車宴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矢多遜受之閻密恣横不法言多指斥

王繼勳嘗為求訪聲妓怙勢贓污皆伏罪獄上帝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詛呪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暮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等悉斬于都門外籍其家財廷美勒歸私第其男女等復正名稱德恭等仍為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公主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為涪州司戶參軍孫嶼為融州司戶參軍皆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表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淺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餘卒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年春正月卒于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宋琪李昉等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

至親不忍寘之于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柰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追封為涪王謚曰悼為發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楚國夫人仁宗贈太師尚書令徽宗改封魏王　初普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為相帝傾心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專當以私怨誣馮瓚李昊李穆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常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羹

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多冒稱普市貨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而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先是開寶初判大理寺盧德驤以寺官屬附會普增損刑名憤惋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曳出之貶商州司戶參軍德驤子有隣擊登聞鼓陳寃併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為下御史獄鞫實帝愈疑普遂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召久欝欝不得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召為司徒侍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

明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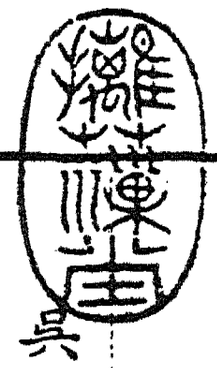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

總校官編修 臣朱 珔
校對官編修 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 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明 馮琦撰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陳邦瞻輯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是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俘殭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闕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扼常

州江南主貽倣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倣不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倣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埃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倣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倣劒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倣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倣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譽臣乞留倣章疏也倣甚感懼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倣來朝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倣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倣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倣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倣為淮海國王授倣弟儀信並觀察使倣子惟濟惟治並節度使惟濬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倣緦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殿以范旻權知兩浙請州軍事旻上言倣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倣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端拱元年八月戊寅倣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卒子紹鏘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鏘夜召與燕洪進洪進納土而懼因以告洪進洪進迎走詔紹鏘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迎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

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郎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涖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郎遣之官

三年卒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主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荊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婺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隣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與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沿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殺帝遣咸卒必論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黃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

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帝從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契丹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勳屢敗北漢兵至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遼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轟危懼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

審玉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巽懦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己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鈞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

下焚延夏門　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遷走霸榮以刃揕其背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令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塔魯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侯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鞫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

以絕亡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主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遷走霸榮以刃揕其背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令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　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塔魯將諸道兵救之帝亦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夏四月契丹

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趣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册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

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衆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斛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隔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閻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啓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顒為太師與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園栢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

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框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弹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為然故雖連年攻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三月乙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迪里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迪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迪里等皆死會耶律色珍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七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贇等先

發兵圍之繼遷尸勲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勲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煇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兎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没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泳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格什古星什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吕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敞會葬太

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達嚩拉美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詔將以師罷飽饜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　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希達軍於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淄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格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怠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　乙巳帝至自范陽　九月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

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繀里特自是契丹畏葉每望見旌旗即引去葉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葉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

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為幽州部署遂還京　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闕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轑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思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自逸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轑運減轑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　呂申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

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契丹主遷國以耶律休格為裕悅契丹至貴之職也休格智畧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為安靜軍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色珍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努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為政事令燕樞密使總宿衛兵博郭濟總領山

西諸州事耶律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三月癸丙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敵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荊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諫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

人執白幟于道側詗以所部疾馳往關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闔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己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漸涼彼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　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格戰於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御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格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格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整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澮涿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格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

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霽閒休格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格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格為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珍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色珍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色珍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達蘭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累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

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色珍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佞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賭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還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知定州　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格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

兵屬李繼隆為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格諜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格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令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具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鬬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桓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

堂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匆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匆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衮特爾格宫使蕭達哩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録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踩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鬬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畧盡　十一月契丹

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　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强盛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耶蓋文景當軍臣强盛之時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内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强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内修德耳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幽薊疆非貪其土地内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

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狐山涉泳水抵桑乾河出安禮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狐壘狹旬必克山後八州聞鼓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納之　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格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格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視我耳彼捷遷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蹙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格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埒克拉木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汊埒克拉木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浩里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容召之歸御

卿曰世受國恩邊鄙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西夏叛服　繼遷　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夏州管內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為管內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

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徙無常處復連娶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沖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　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裕木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侯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令繼遷哺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

大兵臨之分遣强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樗蒲佐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昭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貶商州是月佐等出銀州北破米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佐等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酋五千級繼遷及裕木遁去特詔郭守文與佐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冊封為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

夏四月夏州安守中以衆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遂納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岳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

復園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　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甲申墮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銀綏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圃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設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為所奪帝怒命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頤行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　八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

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訖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舊任會帝崩太子初即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詣闕謝未幾復抄邊

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

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為一夏賊榮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為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闔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

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拔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璨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寶出奇兵突戰繼遷挾營遁去　十月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巴喇濟傷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奔丹封德明為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孑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獻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之

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邊功漸乖盟約詔答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玭

爭立權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琰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坐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夷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濤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濤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為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四年復封桓為交阯郡王

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

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弒其主至忠自立為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為交阯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建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强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罷起以知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彝名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屈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屍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令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為招討使將兵討之卨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己副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具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而還舉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僕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為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

不振甚矣

蜀盜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羅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令為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

兵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己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雨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峽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有疾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分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

卒募強勇為城守計鞏綿州金帛以實幣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普顯來援賊乃潰去 己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巴蓬劍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為益州 八

月甲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三人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諜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

知帝指即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重兵尋罷知鳳翔府　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

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畧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摧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　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真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賚至是兵馬斡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趙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衆由是懟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質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繇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鬬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

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鉗為謀主均帥衆攻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鏖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　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門偽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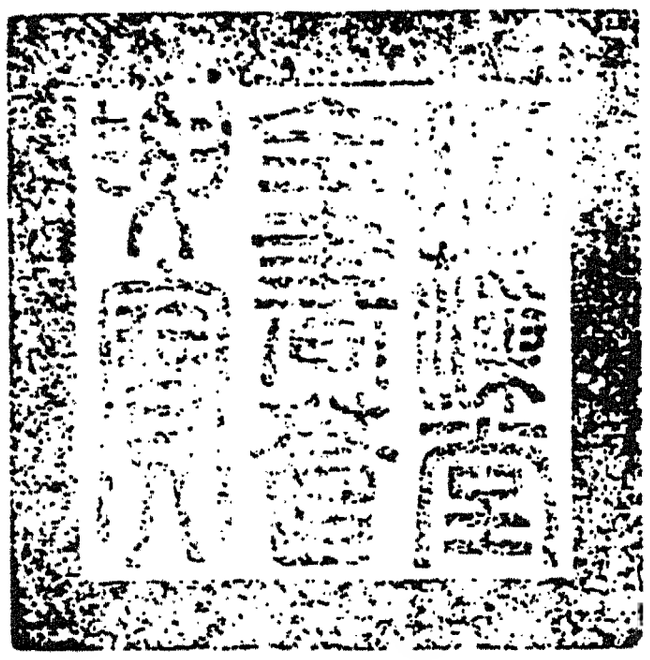
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追殺或囚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秉炬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寃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已丑有終遣楊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

秩流牛晃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逋負追捕亡命餘詿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撓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强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頒圯鎖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

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
損四五益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
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
備禦何以支吾益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
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
在乎從宜疾苦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
州大患有三城池頹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
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持紆神斷許諸郡酌
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
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
長吏免剽畧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於此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總校官編修臣宋　鈴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明 馮琦撰

陳邦瞻輯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當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數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牓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

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孰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持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辛未詔曰庶書考績晁及三年漢官奏課率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蓋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敝欺以紊經制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　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叙著為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户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久之規應羣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責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狀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通開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録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　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脩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吏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賊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　置京

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在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録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奈何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帝嘉其論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　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誼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

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書樞密三司申覆領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戚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污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時王禹偁上言請自

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疎而接物內則謹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幸今世道清明朝廷無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陛下以

事乎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章付史館　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徒以上奏先達院印訖付

書省行之其未久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
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田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
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
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華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
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
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
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
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
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
院主之

營田之議

太宗端拱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
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
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
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
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
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
關南諸泊悉壅闕即播為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
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
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
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
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
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
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
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為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
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
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閻人黃
懋上書言閻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
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
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

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樊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述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克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入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具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未矣按天下王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呼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遞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

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訖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頃畝之事並取大司農裁夾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蓼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吊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户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户部帝覽之喜詔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之糧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埆瘠復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丁丁者以十丁為限若寬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户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嘗力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撻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

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為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師當仁之讓副子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乘入宮后問曰宮車已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
今日宣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
垂簾引見韋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
後降階率羣臣拜馬初帝欲以端為相或曰端為人糊
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
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成諭自今中書必
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
李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
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咸平諸臣言時務

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
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蕞邊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
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戎兵豈能減削繼遷既
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
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遽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
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

己而為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
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
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銳
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
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
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
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
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
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
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等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
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
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
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
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
稅唐元和中以用兵森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

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
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
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
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
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
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
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
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

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
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
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
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
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
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汰僧尼
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益古者井
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

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
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
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
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
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盡得乎臣愚以
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
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
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汰去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

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
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
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
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
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
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

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
識者以洎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
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
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
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轡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
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
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
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
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
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
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
足而王道行矣　冬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紹業
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
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
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

擬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
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
猾狂競謀充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
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
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入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
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
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
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
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
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
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
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
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
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
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
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

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
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
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
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執則望仍舊貫選委
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
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事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
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久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
以上選朝官之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

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
減免虛費于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
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
伺隙則致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
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
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
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
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

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閣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分
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
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
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
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
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
分其行二十四司榮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
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

分別利權翔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
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
文融為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搆禍階至于肅代則
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
相仍經費不充迫于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
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三聖相承五
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

選之六卿慎擇户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
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户部
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
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
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違無捨克之慮退有詳練之
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是
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請世
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儁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
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
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再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冒
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
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
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鬬一虎死食
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值鑾駕北征既非吉祥難開行
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
日十四日夜羣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
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
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
虎者毛蟲爵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
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
妖又云鷄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
爵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
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
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
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無敢戲豫易曰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吕端等請臣作
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
天戒端等俱以為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
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
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
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無累
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

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申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即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嗚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昧蔽之愆上為之憮然

契丹盟好

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敵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敵圍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曾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為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 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櫂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為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宴從臣于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議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劒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

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益潛輦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適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

以坐清邊壘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撰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闕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

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闕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覲察使益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

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伐戮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敵遇君父為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筭設使強鄰得計侵掠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據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

定道路已通而德棟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刼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焱馳鳥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迫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陞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粮糧則莫若輕裝疾驅角彼趫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爲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虎視之欲耽耽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兵窮則怨殆不可輕餘衆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傅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帝時出手詔詢錢若水備禦北邊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背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同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

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徹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冦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為不得幽州未可剪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益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名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廩給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爵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既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今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鈞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行不以為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曰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

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為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馳突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

練賞罰執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
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
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
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為戰守之備修仁
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
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
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
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疹桓
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
者聚為一卒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
高赴遠輕足善鬬者聚為一卒此二者兵之練銳內出
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
異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
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寧
且驟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邊鄙
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
鄙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
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
長算也又如摧塲之設益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
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摧塲因其犯
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州置塲賣茶雖貨貨
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
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
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聰祇如靈州足為證驗
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以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禦
之是月顯與契丹戰於遂城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
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諾郭蕭達琳寇定州高陽關副
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
與諾郭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
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

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户部使景德元年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國侵陵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九月契丹大舉入寇時以邊寇深入中外震駭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為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笑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羣臣曰今邊騎馳突而天雄軍寔為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勑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達蘭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為州砦兵所敗達蘭與契丹主及其母合衆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

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
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宣
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已卯高繼祖率
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李延渥又敗之于瀛州冬十月
遣曺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
奏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
力拒之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繼隆石保吉為
駕前排陣使是日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
却癸酉駐蹕常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却之
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而陣
未接戰蕭達蘭出按視地形李繼隆部將張環守牀子
弩射殺之達蘭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劒時
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唯
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敵境而攻
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
劒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成益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
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
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
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
知者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
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
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
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
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
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
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
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
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
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

名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盖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
契丹諜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
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悦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
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
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語楊億飲博歌謔懽
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十二月庚辰契丹使韓杞
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
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
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時準不欲賂以貨財
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
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
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準尚未許會有諜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
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
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
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
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
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
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
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
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
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
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
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成約而還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
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諭兩京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
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
使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
路甲午車駕發澶州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
禮事帝丁酉契丹兵出塞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錄契
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壬子放河
北諸州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北

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葦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頃以宦者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令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不聽秋七月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為常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十二月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為常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曰何以答之旦曰北當以微物輕之乃于歲給三十萬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

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迪里以年荒未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兵擒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隆音等來吊祭置帝御延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七年八月契丹詳袞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攉酤鹽麵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為户部使殆以燕法絕之民不堪命會燕薦饑户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險艱多至覆沒鞫扑榜掠民怨思亂東京錫里軍詳袞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徵諸道兵會命南京留守蕭孝穆討平之

九年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宫人蕭訥木謹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遺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至是疾華夏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母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訥木謹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訥木謹令鞫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訥木謹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訥木謹不從遷之上京後竟弒之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吊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其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

符璽還之慶州齊克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慶歷二年三月己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
長國內無事户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
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
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强弱聖慮所悉況宋人西征有
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
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
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
徽使蕭特默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興
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默至吕夷
簡奏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托疾不拜弼
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
何也特默等愛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悅亦不復
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
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
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
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
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
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
爵賂之夏四月富弼如契丹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
南下河北京東皆為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吕夷簡曰此
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
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
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
名府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
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
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
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
至契丹始懼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
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
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

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
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
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入主專其利
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
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
祖欺天叛君末帝皆亂主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
師獨克然擄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
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

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
當之數抑人主當之數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
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
脩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
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
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
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
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
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
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
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
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
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
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
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

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
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
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
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
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
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
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
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
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

府故為此以脇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尋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幣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兩匹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十一月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四年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來告師期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兩匹至白溝仍遣知制誥其納叛背盟之故

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呼都克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雲州為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九月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五年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廟號興宗子洪基立以大弟重元為大叔遣使來告哀宗真性能佻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遣知制誥劉敞使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曲殆千里欲奏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

敞曰此所謂駁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嘆服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昪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昪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為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八年六月契丹大赦重元反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寧七年三月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係遼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元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船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刱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常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令農怨于畎畝商窶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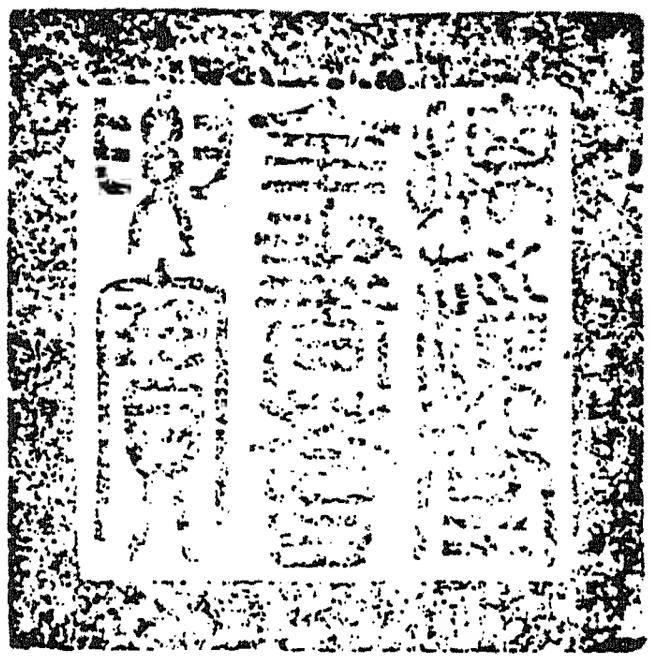
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隙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徼日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兼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厖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圍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收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驚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

虞曹彬劉延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
徙李棄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
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用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
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
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
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
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敵意
安在方平曰敵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

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
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知故
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敵交上曰朕以慶歷講和
之後中國不為善後之備欲修輯為應兵耳方平曰應
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　秋七月
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
詔分水嶺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
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
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
之端　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時北院樞密使
耶律伊遜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伶官趙惟
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伊
遜既諧殺蕭后謀搆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扎拉誣告
都宮使耶律薩喇及和爾郭等謀廢洪基而立濬遼主
信之誅薩喇等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伊遜夜遣力士

殺濬以卒聞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于興中府伊遜又欲
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衛王和囉噶之子淳可為
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伊勒希
巴蕭陶海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
決會獵于黑山見麀從官屬多隨伊遜後始惡其專遂
改伊遜知南院大王事伊遜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
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為梁王設旗鼓伊呼六公以護

衛之時延禧生六年矣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為天祚帝事
見後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宋史紀事本末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

天書封祀

眞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陝州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

寘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舉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震詠

明馮琦原編
陳邦瞻增輯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倚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孟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旦亟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貯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帛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齋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眷居其罷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有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

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睨奉韜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策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

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實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旰食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沆曰疆敵外患足為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

然血氣方剛不留意羣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等為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為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樞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奬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帛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詣閣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實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乙酉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杳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阜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扈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乙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磬攝太尉禹柣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磬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於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

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亳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疋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頗回為兗國公閔損魯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為鄒公侯伯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奭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等各進秩有差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錄神劍益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宣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

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
左武衛將軍思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樞三司使丁謂
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
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亮早連江淮無為烈
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
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
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戊
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王
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　冬十月庚申丁謂上
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陝州言黃河清棄賢校理
晏殊獻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
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曰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
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始非先王卜征五年慎

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
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
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國
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
五時以祀天地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
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
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
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閫越險阻
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
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
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
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
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
下狥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
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
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

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游涔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奉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妄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顧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斂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擾之盜發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邁豆籩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鹽賤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妄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遺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手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妄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畢辭重幣求和於契丹威國廉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繞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妄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祥瑞冀又上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

宿是執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為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　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銘河瀆四海贊　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尺疾辭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瀆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嬴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　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粟帛辛未次閿鄉召見道士紫又主問以無為之要　三月甲戌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草澤覩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頓縱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覩之野居陝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於時嘗以詩諷冠卒王旦乞休帝敕不弛其

出已卯次西京丙申謁諸陵　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　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冊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　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焉知節為樞密副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隆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說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歛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瘿相性頗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產

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薨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昏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為元朗為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相近改玄為真玄武為真武已未大赦　閏十月己巳

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為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

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隆真觀德　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丁未作汴水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於京師奉聖祖也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　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

帝孫真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

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真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已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舍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王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劇柔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祖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真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已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舍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王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劇柔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祖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真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已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舍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王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劇柔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祖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真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已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舍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王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劇柔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祖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真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　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已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舍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王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劇柔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知異也　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載譜之會曾帝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入舁王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見爾或請其故曰王昨讓觀使雖怫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憚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在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怍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已酉王旦卒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為過莫賡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歛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代之憑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湧祠側疫癘者歛之多愈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惟衛愚俗不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冤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冦準判永興軍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姦險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睟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脅腋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驗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罷用一旦棄其姦詐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欽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後為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

視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愛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寇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胥不聽矩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思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書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軌祐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史臣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尊迎眞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愕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鵝自投地沓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哥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啟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致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太臣曰先帝尊天奉道致瑞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曾呂夷簡又助雍言

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來譽
願除其地罷諸祷祀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
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
復修治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丁謂之姦

真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冠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
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
謂誠才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
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終不

以為然謂既因準稱譽漸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甚謹
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
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慙恨遂成仇隙

四年六月丙申冠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冠
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
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
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
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
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
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
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　丙寅以李
迪同平章事　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冠
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周懷政殿與之謀
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冠準已而事泄準
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

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
後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
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
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
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
謀并廢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
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

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　壬寅貶冠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誦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也謂罔上弄權私

戊給事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

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也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冠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憑拯相為朋黨臣顧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言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晏殊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殊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殊自院出

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殊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陳邦瞻曰當國

家危疑之勢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戶者係樞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眞宗之寢疾也事皆決於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以奸邪亂政幾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冤準李迪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問且慮無以善其後此策而不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道矣況其黨中謂閒而惡特天幸也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于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呂武之事且復見奸人之欲為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鷹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俯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思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改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為邪謀也哉蓋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為智也茅公號為能斷大事然於此不如沂公遠矣

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垂獨不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視若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丁謂為晉國公馮拯為魏國公曹利用為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冠準羣臣畏謂威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樞前即位更名桢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

爲皇太后　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　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爲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晝可以下曾弓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庚申命丁謂爲山陵使　戊辰政冠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托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衆曹瑋亦論知萊州初議寘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配徙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

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逮中使齎敕詣準就賜以錦裘貯劍於馬前示將誅殺州至道州衆昏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丁謂欲邀恭奪附已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已酉命參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庚寅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有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入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意不然曰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

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譆懼不能成工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使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會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魯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驟進用至是謂罷則亦出為西京轉運使改命馮拯為山陵使　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　丙子以錢惟演為樞密使　辛卯貶丁謂為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遣繫德妙內侍鞫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教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羔羊送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於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

使者會衆僚時達之睥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
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
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熏灼為因附之與為婚姻冦準之斥
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曰逆準不
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冦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
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
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禍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
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

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
執政御史鞫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
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
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
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
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帝上押字故切切求入中
書為時議所鄙

明肅莊懿之事

眞宗景德四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莊穆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
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德妃莊重寡言帝命為司
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
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而果舉子劉德妃攘為己子李
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五年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初后父通為虎
捉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
善播鼗蜀人襲美者以鍛銀為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
入襄邸帝即位自美入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
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
帝不從竟立為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
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　后性警敏曉書史閒朝廷
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閒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
閒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
外政　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

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徙學士草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八月乙巳太后同帝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於崇

政殿

五年春正月壬寅湖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太后嘗問參知政事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才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與自是后左右用事者多憚宗道目為魚頭參政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閱之大懼召仲淹謂之曰仲淹語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　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二月范仲淹疏請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

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
嬪御中未嘗自異人晝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
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
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
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
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
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太
后不欲全劉氏手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旨

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都知
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
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
后悟乃以一品禮殮之時有詔欲鑿宮垣以出喪夷簡
言鑿垣非喪禮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從之殯於洪福院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
奎方誄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袞
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

未帝祀先農於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
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朱郊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
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
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內徙　甲午
皇太后崩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
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
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盌曰尚方器勿使入
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

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
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鄉誰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
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
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
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
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
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薛制后皆二謚
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

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豹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孝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

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仲淹為右司諫仲淹閤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國事垂上疏言太后母天下也未常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削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　初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訴太后

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珅儀廟故事請別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郭后之廢　溫成事附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明道二年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鎮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於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不如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

詞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於后　八月戊午復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美人張氏卒追冊為皇后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素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以前憾遂主廢立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啟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顧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申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煥御史蔣堂郭勛穆脩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閽不為通道輔扣鍰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聽臺臣言聚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無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餒披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為皇后郟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閑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二年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

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悅帝益悔焉嘗
密遣人白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
闔文應以常譜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
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
深憫之以禮斂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閤封府范仲
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為皇后丁酉葬皇后郭氏
慶歷八年帝以閏正月望夕將張燈曹后諫止之越三
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
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
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
以乳媼蔽小女子紿奏后吡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
邪陰遣宦侍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
遣人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
至賊就擒滅詔頒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
敏曼琰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

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
爭于帝前帝從琰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頴內職如故

十二月丁卯冊美人張氏為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
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
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
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
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二年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
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
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
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
景靈二使

三年冬十月復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
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同列依違介
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
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

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逐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罪雖不避何辭于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彦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彦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彦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誅客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彦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天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責妃張氏卒責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嫡戚莫不顯責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御責妃雖專寵特異終不得紊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温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尊帝欲令孫沔讀冊宰相夔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温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為翰林學士士論由是争咎執中

天聖灾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數尺瓊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

五年六月京師大旱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冐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絶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類事者如詩詞絶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蔽謂張厥灾荒上下皆藏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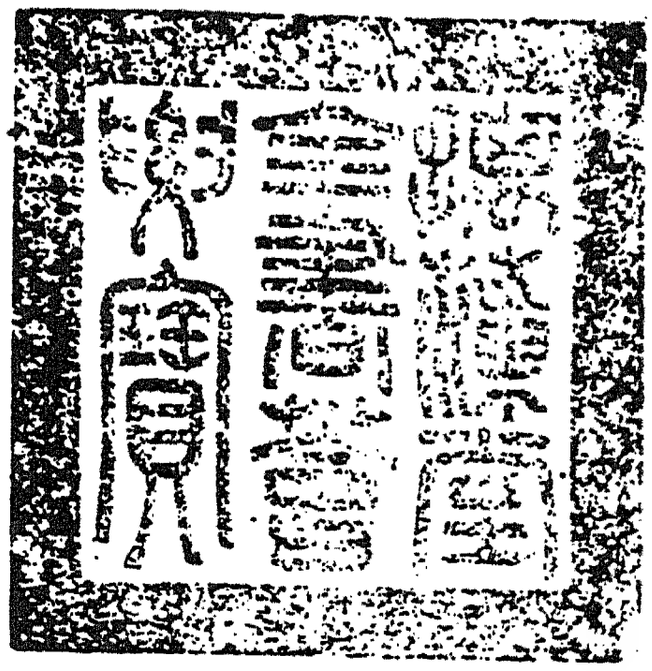
變固宜策告硃答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
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
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
為大信也信不及于物澤不究于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
命有信宿輒改通行遠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
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
聞複數刻之召咫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
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
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
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
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稔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
者代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曲徑
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
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
蟲蘗漸熾河水妄行猶依違之迹行循常之政臣恐不
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

出年不塗堅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
士大夫斥讁上閤議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
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
上天惠決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

七年六月丁未天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中丞王曙上
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
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
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靡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
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
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
罷諸祠祀以應天變滎陽縣尉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
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
蕩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襖救如此則是殺人者
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
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

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灾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電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挺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稗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牧芻蕘之論庶幾可以弭灾祐決曰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積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幣帑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天灾之已遣之是欲競天無者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福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已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鵠館灾詔曰迺者火灾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鵠觀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灾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史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華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

明 北海 馮琦 原編

高安 陳邦瞻 增輯

茶鹽權罷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

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抶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而鹽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其後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茶法大壞

至是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鬻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鹺而成曰末鹽凡通商貿易軋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

三年十一月復榷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入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益起上疑變法之獎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逡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八年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艤用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獎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腫今皆得食眞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錙不出民用益廢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課

耗矣

景祐三年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獘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稅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慶歷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榷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

皮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入粟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詧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榷

皇祐四年九月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後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入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爾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井業公私便之

嘉祐四年二月罷榷茶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

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既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為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為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萬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給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凡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

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閒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咨謹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實明刑無或有貸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務以償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為國遷貿而州郡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虧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凡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

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劄敕咨主是說請除前令

帝不聽

神宗熙寧二年三月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時范祥卒以向繼領其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令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掖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向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糴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七年夏四月初推蜀茶時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栩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我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責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

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場值上官均論集賢修撰黄廉往附蔡確出為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請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疋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

便初陸師閔嵐訐奏息以一百二十萬緡捄克歛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鹽復許通商

徽宗崇寧二年夏四月更鹽鈔法蔡京欲盡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輸錢悉軼沒於是有斋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脩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縯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縯官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講學士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莫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

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顧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內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箋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

小黍實合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

二年二月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罷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瞻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揣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鑄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罷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長參差亦如鳳翅其樂膚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浴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釐一黍之量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乃詔內侍鄧保信監視皇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內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鍾律者在所至以名聞癸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磬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高罷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罷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復字瑗之建州人初游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行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游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罷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修奪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

乃鑄銅為龠合升斗四物以與鐘磬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滄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捻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虡而四清聲相從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筑九弦之弦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藉諸古制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三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益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三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晉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鄭保信阮逸胡瑗

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禹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鐘經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鐘下竊觀　御製崇牙題詠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容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軌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益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甬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匾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欽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圜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鐘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鐘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後將實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

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圖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禽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銅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詔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鄒孫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昧舛不可依用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鎔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轉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靴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

儀琴十二弦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湖新作明堂禮神玉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宜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宮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宮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

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徽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肆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罷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編琴和箎塤五罷本有清聲塤篪笙筑瑟五罷本無清聲五經阮九經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柾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罷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拘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審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罷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章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祖用之二變七律一曲歆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先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實儀所定周樂太祖惠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眞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尋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厥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稽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詳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

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訛曾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顧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宋和田況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和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舛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設授廢校書郎而建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擢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瑞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圖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漢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隆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惻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祇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恢清淨

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述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箾用祼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四年五月戶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累然後可為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為是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翟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秦黃鍾為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製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頴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鍾磬依製大小之說其康成頴達等即非身嘗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鍾為律臣嘗依此法造黃鍾特磬者止得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鍾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小比黃鍾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為宮即黃鍾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鑄鍾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筭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鍾鍾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王洙辰言奉詔詳定大樂臣至局鍾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聲主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鍾磬一以黃鍾為準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課院李允言景者紫宸殿閤太常新樂議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窮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

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罷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

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紹銅於鑄鴻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實脩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享凡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音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用而震撞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人以劉羲叟之言為驗

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厭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

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凡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罷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稈二寸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此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變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為黃鐘則是商為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

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手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跗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冬十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傳歌者在堂燕設鐘磬宮架在庭燕設琴瑟堂下匏竹置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祀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置于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跱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

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祭用宮架十八虡太常以為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之郊立如之

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鎮定鐘律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參定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覩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鉄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以來上閱簨簴之在廷君臣同覩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成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范鎮樂成著為八論自叙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貫穿一無牴捂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膺紹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着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自係一家

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為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為經聲為緯律以聲為文聲以律為質旋相為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

以生於是撰舞音四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罷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罷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徽宗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缪殘闕樂罷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筭筑阮嘉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據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

魏漢津者本蜀黠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益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以大樂之盡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蔟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

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迓稱朕咨諏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劉昺為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皇帝以三寸之罷名為咸池

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次鑄帝庖犧大鐘次鑄四飾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鼐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庖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戚箑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篲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帝顧和豫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慶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罷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罷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迫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於郊廟享昊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瑞州上古銅罷有樂鐘驗其款識乃

宋成公時帝以瑞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太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為二加魏漢津虛和冲顯實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酺獻至北方實鬥鬥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大觀元年五月甲午詔頒新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無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太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振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庭無慮慮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幷袍以素紗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尊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滔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滔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有

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咸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黃鐘宮以夾鐘為中呂宮以夷則為仙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歇指調法食指俚俗所傳今依月改定詔可

慶歷黨議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仲淹先以諫廢后事貶睦州至是復召時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未至即論事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及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

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識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篤疎漢皇吳主熟聞嘗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新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銷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

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詩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通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欽上書曰歷觀前代神聖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親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指意即簒美官多士盈庭喋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昔雍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疎陽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後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蔽塞主勢孤危輕忿於茲可為驚怛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四年十二月地震直史館葉清臣因上言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實元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薦舜欽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惟妖祥之興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無事時諫官御史不聞追牓鋪白災官之端以啓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敢言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但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莫敢為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容得獻言臣不勝幸甚竊見陛下比年稍通能優賤人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修蕩則政事不親修則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動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近王隨自吏部侍郎擢平章事此乃非常之任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器石中立在朝行以詖諂自任物望甚輕乃為執政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溫和軟懦無骨鯁敢言之氣斯皆輔臣引援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哂也故御

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能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上頗納用其言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范仲淹復用遽扯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諭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為其黨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為帝開說帝意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緊以朋黨名之恐正人無以自立帝納之

三年十一月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疾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閤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吕公綽太常博士吕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頗公綽太常博士吕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頗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盡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紿市張遜故第蔣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富弼上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然之於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詔中外臣庶極言朝政闕失

慶歷三年三月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因上言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直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無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議遂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

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譏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喪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以夏竦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時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

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悸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檢佼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渡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聽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驕流輩一旦寄握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或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撻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援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　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

儒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及汝政事首用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畧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央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鄧戲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吁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関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惡惡喜聲名還事僉

然敢為會吕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
晏疎既拜復奪之以行代因上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
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
帝龍興徐出闡閽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貌覽英賢手鉏
姦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軋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蹲蹲
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閩皇帝震怒言曰予
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
徵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
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
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
言讜議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
于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
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
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弇舜弼自笞罰諫
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厘瑕契丹忘義樽杌

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
好民得食禍汝積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
覩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
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資予予敢忽並來
弼予民無瘥扎曰衍汝來汝予黄髮事予二紀毛秃齒
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乃用兵政無厥予早識琦
琦有奇骨其罷魁磊豈視居樸其入渾樸不施剖劂
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
朝輸讞言論侃侃忠誠特達祿徵身賤其志不怯嘗詆
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
闕素相之後舍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裹雖小官
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慈與修儔匹並
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
辨別舉擢畯良掃除妖慝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
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
左右正人無有邪蔓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

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德羣臣跋踏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倚僻皇帝汝極諸侯危慄璽玉失綰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內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讋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益斥逐球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兒怪輩壞事也

五月呂夷簡罷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員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之遠識致聚國事益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複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真磯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屢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昏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吒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纍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

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勞受事於門貪憲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　秋七月丙子王擧正罷歐陽修余靖論擧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擧正而用仲淹帝然之擧正罷知許州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顧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入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擧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後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侯弼綴樞密院班乃生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

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才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過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擧該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仕　冬十月以張昪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昪之等首被茲選昪之

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范昌言河東李綯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違因緣多故懲得應務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勤衆志不激勵非甄別人情不憤惰具申凡目著於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書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遷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眞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後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寬于舊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益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踈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為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事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名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

六月壬子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參知政事特賜知邊郡蒂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按用讃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已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

論者籍籍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寖僥倖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甲申以杜衍為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戴僥倖每有内降率寖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　帝　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皇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

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賫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戒掖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

為亦稍沮正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媢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祀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益欲因此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在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

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為人所容數求去不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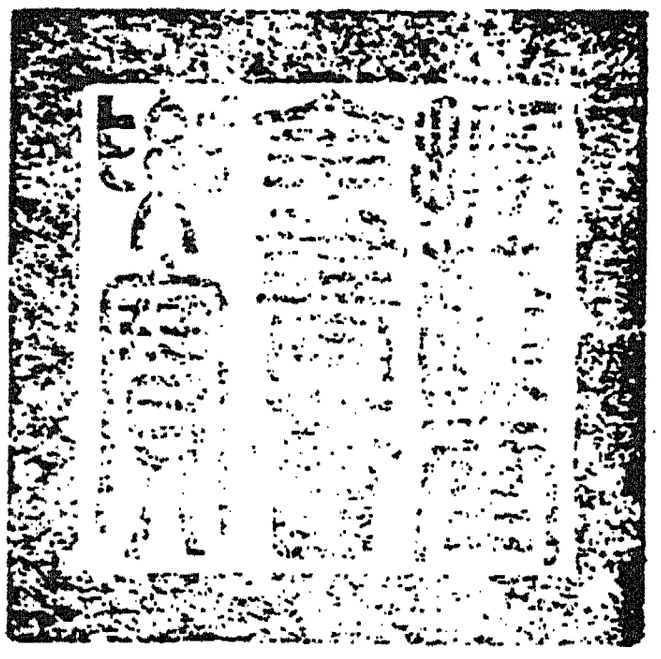
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謝表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諧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三月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

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為使以正辯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北來歸盛言北方自其主而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益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附致修罪左遷知滁州遷洙知滁州時諫官余靖歐陽修蔡襄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寨主劉滉着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滉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滉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滉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滉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

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
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為徂徠先生貌厚氣完
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以
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不憂曰
吾道固如是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狂
人孔直温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復詩
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已常欲報之
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内
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州以
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
捉刑吕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
免罷弼安撫使陝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

史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六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夏元昊拒命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夏王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兒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王事中國及契丹然

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明道元年十一月夏王德明卒遺使立其子元昊為西平王初元昊教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

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顥道稱于國中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砦酋郡廝檢鬼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廝檢楊薄與戰敗績還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玩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吳者俱困場屋薄遊不得志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曰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成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州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鉄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蕃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軟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

父山過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使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極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免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剏小書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唃廝囉掎角河湟不從服稱王則

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疆
王建萬秉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與而
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
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
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二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
遜即議絕和問罪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
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
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

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池地勢可知也若
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
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
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纜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
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
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
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罷勒斯齊并力
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也兵五詔
及所授勅誥置神明亭留古納克族而去　七月戊午夏
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慢書納旌節

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開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啖為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散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遽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

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赦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弟見朝廷北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置勒斯賚及他番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患賜此伐謀之要也

冉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十二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

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勤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魯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

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鄜延鈐轄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延檢方伏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遇賊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

賊兵涉水為橫陣遭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天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劒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首舉鞭麾騎自

山四出合擊絶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没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檻送京師斬於市

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對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虜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

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埸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言苻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遊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　二月丁亥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哀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時西事日擾招納錢八十萬於陝西糴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

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

陝西攻守策　戊寅王曮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曮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曮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曮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僦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入虜必為邊患曮未以為然比再入稔察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曮不能對及劉平敗

議刺卿兵久未決帝恕遂與執中觀同罷曮始數瑋之明識　夏五月壬辰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遂罷士遜而用夷簡　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贇庸怯寡方畧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秉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戍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冤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徐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冤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

宰相呂夷簡見而賤之　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范仲淹與呂亮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上論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詔范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冤至渠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

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敢也大范益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廊城為軍以向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羅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亡定堡障通行振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理歸業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轉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趨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寧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

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滿其脣而出之凡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敢也大范益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廊城為軍以向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羅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亡定堡障通行振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理歸業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轉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趨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寧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滿其脣而出之凡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敢也大范益指揮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貸利城遂富實衆民習射以銀為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赤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絹一萬助羅遣儲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

慶歷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愨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士馬深賊馬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偪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慶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

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剋黠虜若廓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廓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嘆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鋭

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救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也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陲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廣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時元昊遣延德遷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貽元昊備陳利害韓琦聞之曰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

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遠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毋三日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過鎮戎西路巡檢常鶚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合軍屯好水川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觀英七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

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囊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整相壓覆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擇四刃鉄簡挺身決鬬鎗中左頰絶其喉而死子愔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

闕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人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詔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參軍歐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畧判官尹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二篇　三月元昊荅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

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益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衎簡必有言助己而衎簡默無一語上顧問衎簡何如衎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中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不樂以西事煩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軍中幾致軍變元昊命慕得竦首與錢三千貝見輕侮如此　六月

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　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寧遠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　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兎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殘傷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秦鳳涇原環慶廊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畧安撫招討使訪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恱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廊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板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商

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招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伏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冦出入之路又

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
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
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
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
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
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
賊必爭盛遣其子純佑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
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
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祥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
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
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鈐深適隱得
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自西方用兵

帝為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
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
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
平以疏付中書召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
福也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竦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
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湜論元昊親信野利綱哩拉雅
奇凡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王分冊
之綱哩拉令拉默特薩勒奇瑪尼三人詣种世儒乞降又使
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儒言用兵以來資用困
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厎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文
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公使副總

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
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
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馬餘軍九千
六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
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
州番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
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
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

蕃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前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蕃恩偉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偉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之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奮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元中外震曜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德用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特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

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威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奏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癸巳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

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寘詔麗籍拒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鼎國烏珠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烏珠即吾祖也如可汗虒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荅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凡弟之懽今二番自鬬鬬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

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 范仲淹延邊知環州屬羌多寇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牛奴訛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牛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子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師帝用麗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謂契丹無敵于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烏珠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

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
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儒定裕舍張延壽等來
議和及歲幣甲辰朝廷以元昊請和遂詔韓琦范仲淹
為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鬼未殄
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
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
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景祐朝廷使往止留館宥州
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四年五月元昊復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
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
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
朝廷其拷掠鐫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耆漢所居
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
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
世遵守永以為好鄭戩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
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從之 十

二月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克咩
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
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
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

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
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若弟不通青鹽命國子博
士高良夏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廷使往止留館宥州
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五年夏四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
死為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曰春秋晉楚
戰于邲楚獲晉知罃晉獲楚公子穀臣既而晉歸穀臣
以求知罃楚人許之各全其生靖如故事救之因入對
又袖出魏絳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
罪帝乃貸元孫編管金州子弟當授陣亡恩澤者並奪
追之
八年春元昊死時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密藏氏所

生也養于母族鄂博周與三大將分治國政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密藏氏為皇太后　李燾

曰元昊初娶雅奇從女野利氏生寧令格特愛之以為太子既而欲為寧令格納瑪伊克氏為妻見其美自取之寧令格憤殺元昊不死剿其鼻而去匿鄂博家為鄂博所殺元昊因鼻創死　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先是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攻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儂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阯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昇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表聞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周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掠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欲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眾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州以自王否則兵死眾從之遂率眾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橫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兵討之智高攻陷邑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歷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襲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傑之知英州蕭緘蒐募壯勇合數

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又斬之以狗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西廣東鈐轄兵赴之

六月丁亥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

揮使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顓貴面涅猶存帝嘗勑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岳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初智高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

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驍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曰母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今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縱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昭州加廣南安撫使　智高屢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滿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

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蠲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兄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殽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儂智高陷廣州復入于邕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

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十二月狄青勒兵濱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狥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戰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秉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慶

貝州卒亂 王則

仁宗慶歷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
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
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為五
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
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剌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
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
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

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收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
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靈觀則率其從劫
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
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奭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
巷戰不勝而出城擾扉闔視刑獄田京等繞城出保南
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
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偽稱東平王國

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總城
下者日衆于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總餘悉斬事聞以
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
授諸衛上將軍鎬至于州民汪文慶自城上繫書射鎬
帳約為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
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總而出鎬以貝州城
峻不可攻乃為距闉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為地道

曰攻其北以牽制之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
鎬為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阻之
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
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
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
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
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于市賊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
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

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為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寧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閘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不當賞弗聽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寧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閘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不當賞弗聽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寧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猶壅議者請開六

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及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

廢頻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役尚須數年今瘠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

平而難鑒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責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險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況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慮宜速止罷團安人心　九月詔自

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人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執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

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北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開河下流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北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開河下流已為濵棣德博之患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慶京東故道工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漏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趨於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

宏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等之乃八倍之功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盡費而商胡不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北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澱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淺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屢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崇用之夫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員三決之處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嚴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溺甚衆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鍾鼓非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譴有差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賜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堤間過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

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強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

股河內變移請迎河溝連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歷中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都知張茂則秉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秉視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築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擘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漸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汎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築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舍堤而埽修上下約甚急須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數灘舊濶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愈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隸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故也帝人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

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帝然之　七月張巽等奏上約屢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濬等州水患司馬光言巽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堤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濬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間東流益深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復決柰何且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可柰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夫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功光曰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巽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巽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卒從巽議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下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三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張戩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浚河之湍激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併塞決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閔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復決柰何且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可

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夫葺理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獻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篤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官官黃慎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

請令慊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繫大絙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沙泥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碍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便慊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効且言於帝曰閘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

不容施工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閻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至是遂置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屬部郎范子淵為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

常虞壅遏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從之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漸減田廬益壞至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汊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鄆縣四十五而濮濟鄆徐尤甚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

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之咎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得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大任大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

修復之議望名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
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
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
決口侯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
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
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
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

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諭已而立之言河流自
乾寧軍至房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
五十八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
言大抵熙寧初專主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
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恐順水性而水
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
自任然糜費財力卒無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岷州中丞呂陶劾其
罪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
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
言　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河流雖北
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
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如澶州王
令圖建議潛迎陽埽蕃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
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擺約河勢
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十一月問復上言臣至澶州汎

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
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發河分引水勢入孫村
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
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
詔問別相視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
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請
修減水河王覿言其便安燾深以東流為是上疏言之

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徒俾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力主其議范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牧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戶部侍郎蘇轍上疏曰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稍椿等物三千餘萬方向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回河大議雖寢然間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湮滅失儲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儲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北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曰恩冀以北深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益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深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

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益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于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罷稍草指揮來歲勿調閙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之議月尚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世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名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興工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狼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暵權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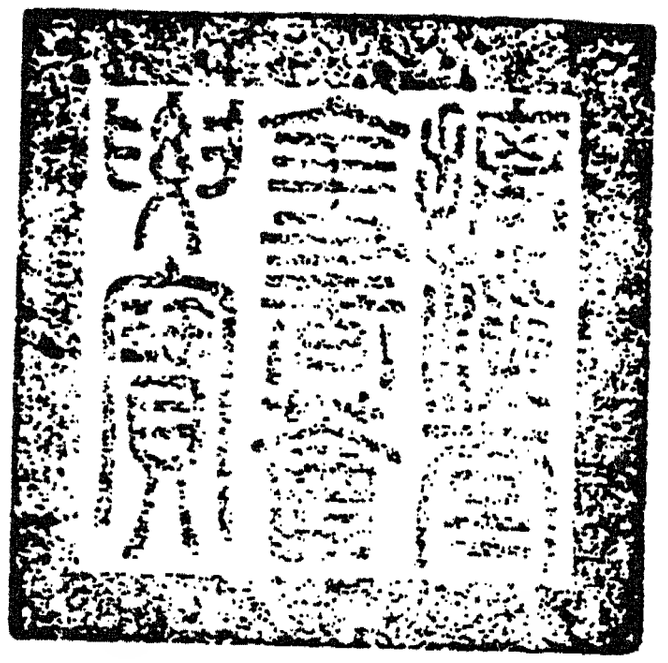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軟堰並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言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不宜聽趙偁亦上疏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啟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諱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始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去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閭村分濺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為利而不惜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說姑為軟

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不聽　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濶而深又自北京往洛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而呂大防力主其議范純仁蘇轍復爭之逐詔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詳議紹聖元年正月也轉運司趙偁議與純仁轍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益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遂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為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堤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侯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郭知章又言河復故道水之趨京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分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棄成等自閼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道望付史官紀詔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

帝北流之志詔可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

英宗之立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于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吉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

事抵近屬之尤貴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後遣還郤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宜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刀鎮釋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壞哉人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問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脩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羣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隔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嬖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勇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東宮

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

內寬外莊喜怒不見于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謚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事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　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喘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閒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三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

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因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遽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名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嘆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還及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肯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名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久乃出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已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庚子立高氏為皇后后侍中璦之曾孫母曹氏太后所出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

子至是冊為皇后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

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臨兩宮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　十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徹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之所不及未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不足以服天下之心

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先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胷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秋八月內侍都知任守忠竄斬

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景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商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衆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坐頭敕一道歐陽脩已急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蟇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貢斬州安置取坐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

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潛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釋襄請罷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為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前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陸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

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鄉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召

劇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劇陝西民為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為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刻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棟救于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減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

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為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為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臣之愚戆也臣伏見康定慶歷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之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鬬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為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為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為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得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勇義不

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元保提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慶定慶歷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為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還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遽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作方榮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旦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剽為保禦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其樂乃如此後世既藉強悍無賴者以為兵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寔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寔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屬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躬爱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

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一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及之

古今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稟為崇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諫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於所生而薄於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

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于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獨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語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於輔臣勢難

兩立帝以問執政琦脩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詔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鼎傳

尭俞使契丹還當以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尭俞獨進除侍御史尭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誅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

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生矣 歐陽脩為後或問上篇曰為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為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為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為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若於所後父為兄則以為伯父為弟則以為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為制降服乎此余所謂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為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疎戚為別也直自於其父子之間為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為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為人後者知

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奉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

為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為降三年以為斬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能為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喪服也苟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為一言說也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白然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矣奈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真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為尊卑疎戚也故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為所後者之凡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為服曰為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為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為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為凡者遂以為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真子以自處矣為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為齊衰期亦不得云為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子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為所後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為義服者示以其義制者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為人之後故降其服於

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令人之為禮比於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令人之不然也　下篇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為子於此則不得為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為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為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為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不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為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為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涌有所強焉不為也有所拂焉不為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絕之易涌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豈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歟則是仁義者衆人為偽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偽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大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也彼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為之節文涌有所強焉不為也有所拂焉不為也況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謂為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強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為我絕之易涌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豈可以強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為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絕之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歟則是仁義者衆人為偽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偽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大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故知義可以為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為用也彼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衆人為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濟於人事無所不可故知義可以為

於禮者可以得聖人之深意也問者曰為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于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于矣自漢以來為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于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曾鞏為人後議曰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哀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所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不為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興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也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已親之服而於已親服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此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便於其父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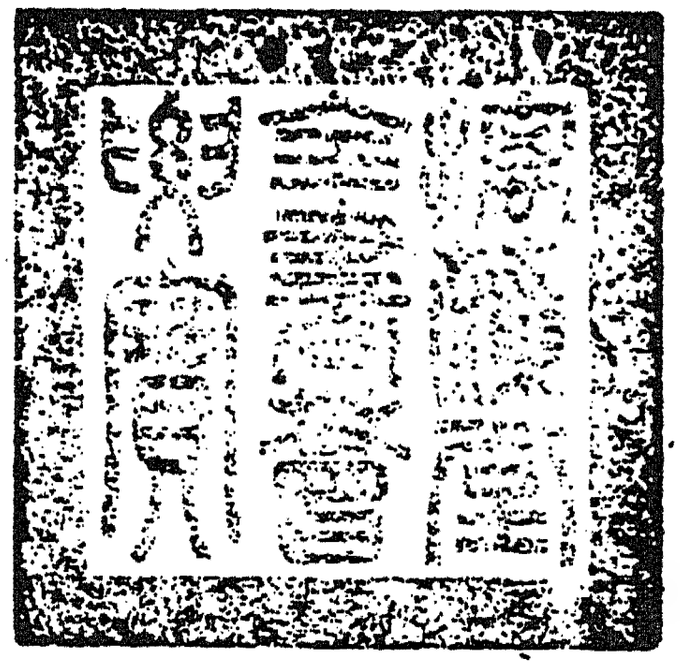
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在凱喪服啟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夫如是也夫人適之於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重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適盡也夫適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已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

已親矣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漢祭義以為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

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未嘗異義也而無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未嘗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且中國之所以為

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隋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厥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尊祖之廟

歿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禮而不可者也追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之通稱者施於為父歿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稱者豈獨矣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策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策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王安石變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
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
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
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
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彦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
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脩薦為諫官安石以
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禄養復言于朝用為羣牧判官
又辭恐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
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
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

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是為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度法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毋喪遂去職

英宗治平四年閏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神宗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寧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郎起視事　九月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

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必有舉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

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必有舉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聖與賢亦將爲小人所敝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亦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舉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會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學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

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責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籌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竟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

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孝孺變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憂四月丁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蠲輸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猾官吏之不可不去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窩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

應當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取復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六月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

黎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羙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說其才辯久而倚畏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遲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羸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千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禄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

亂可爲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湯禹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宏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靈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

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彦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驚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

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汴則拮橐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心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為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

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莠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遍一路有無貴賤斂散以時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貫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凶豐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竢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貳於中外者皆其所為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為奸邪也近者進擢不

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安用倒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推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可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倒持泰阿而以柄授人乎今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窘乃以他語抵光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窘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鬻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滿鎮欲與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僚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

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謂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郎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結交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蔡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安石亦以議論盈廷引升之爲助升之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郎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冦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

以爲助　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

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遽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

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爲罷解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
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
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
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倚奏付制置條
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倚申辯愈切且論安
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
害爲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
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

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
僦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
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
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遺書開陳再三又與
呂惠卿辯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
安石曰外托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
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
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
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
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
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
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
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
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
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
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
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
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
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
事乃下詔允光辭職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
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
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

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王安石欲沮琦
即從之三月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
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
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
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
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
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
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

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使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
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
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尊
取具於泉府則泉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王
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恕始有逐覺
意會曾公亮言義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
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寬貸
至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
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
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
事理顯白易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
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
乎事始衆心既乘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有爲必成
固不可必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
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
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
事而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
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容改張由柄臣尚持固
必是致與情大鬱衆論益譁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
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
百爲執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
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
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
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

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己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為流俗遠衆固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旦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　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癸未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繳頌李大臨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郎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亦參系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

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竊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顥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傷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顥言既不行慇求外補而戩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顥辭乃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姐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邊州郡毋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先是帝從之　五月癸巳詔並邊

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問奏事今絳在寮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遽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於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丰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　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旉蝝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察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蕃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更變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郎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

法非是來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癸丑罷司馬光知永興軍　冬十月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許之鎮上疏言臣言不用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蠹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

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情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被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

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書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教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漫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户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户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吕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心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時下等戶及單丁女

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而緣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棄穀卒責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豈得自寬貧者窮困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于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炎投劾何益郭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郎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述不知爾識者笑之　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父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郎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
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
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
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
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
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
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揚炎爲兩稅租
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
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徒聞
令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
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
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
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亾
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
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
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
用人有序專務淹留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
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
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
見未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
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
利流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

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
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
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
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
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
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
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
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

任載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温論奏載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篤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載遂請外通判杭州　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衆與百年習安玩治事當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

驟召對會憂人寇慶州綰於帝前數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吕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謂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

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吕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吕誨卒誨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跋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内識與不識咸痛惜之　時保甲法行帝聞鄜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安石對曰日力可惜輔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

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
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
保甲法未幾雄出知襄州　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
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
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
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太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
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
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行過應天謂判

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
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
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自是
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丁
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
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
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
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
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
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
石聞而深惡之　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
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鄉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
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
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
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
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
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

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實
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揚繪又論提刑趙子
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他
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
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据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
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
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會

布請焉之既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諮擊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乘士民之說以闡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

不許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璨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鄧綰魯布力薦之遂有是命雱嘗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與姑退雱不樂 九月罷諸路

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爲賈區其中　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使皆未就帝是侁議　司農會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居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述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遷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郎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郎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丙午行市易法六月市易司皆諫焉　夏四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踰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

戶獨儥社戶馬死社戶卑儥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
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
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
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
古君臣如鄉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鄉在
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鄉何得
言去安石固請帝曰鄉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

制語知鄉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鄉少正卯盧杞朕不爲
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不
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
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
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
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
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

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且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子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于官何利焉彦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　九月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并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

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于是月帝憂形于色嗟嘆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舜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曦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耳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已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死揭木書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閤門不納遂稱秘急發馬遞上之其畧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

來上並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罔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

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兩逮近沽洽
甲戌輔臣入賀兩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
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
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
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
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
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丙
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

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
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
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閒民間甚苦青苗助役
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
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
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
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
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之太后流涕謂帝曰

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
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
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
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
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
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變　五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
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
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
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氷炭太
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畧帝曰
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
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
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
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

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特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劄詢布布訪于魏繼宗具上嘉問多取息干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怨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閒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郤効布沮新法出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秋七月立手實法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具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衆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宂傷五分以上不預荊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

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睹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賦計贏闕之處

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綜提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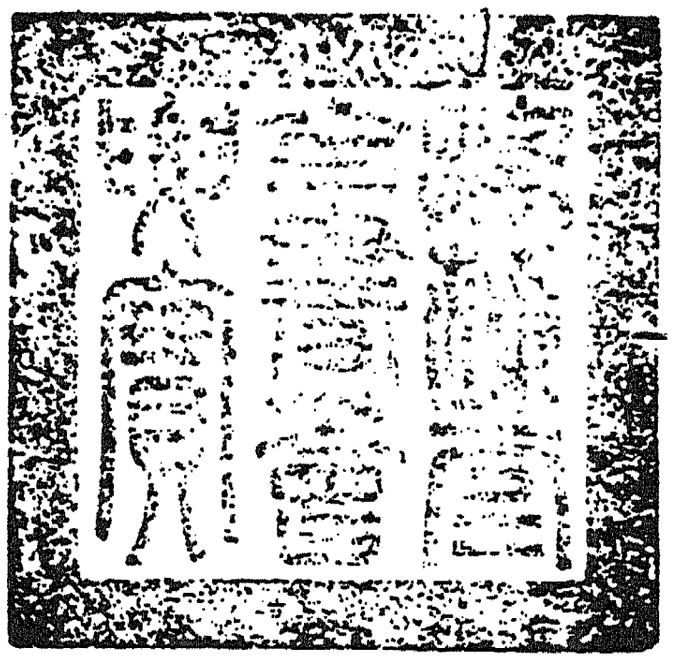
八年春正月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

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于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

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鄉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悲之時韓絳領樞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列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所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考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興此獄引士寧意欲有所誣蜮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强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乙未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救天下

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益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所爲館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録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館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館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益深悔爲吕惠卿所誤也　以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

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
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
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
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
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
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
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
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　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
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
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
用之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學校科舉之制

仁宗慶歷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乎且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且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舉察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寓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丑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於而國子監總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瑗上書請興武學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兼莅武學每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爲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

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寔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來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從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貢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居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百吏皇恐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歷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爲紛紛其與慶歷之際何異至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縫或曰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居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教天下相率而爲僞者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益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本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

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郎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三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併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卽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旣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歷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選選或主判官奏舉麤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闕封謄錄如貢舉法歲一試補上舍生殫封謄錄如貢舉法六年三月己未置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爲約束

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
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
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
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豕遇之彼將
以小人犬豕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
制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
詔士之注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
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

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秘閣武藝於殿前司又
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庭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
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
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
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
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
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

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鄉所著經義
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
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爲字說二十
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
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
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遠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

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惟懼玷
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
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
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禁之
制　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
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凝塞博士諸生
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
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考詳修定條制頤大概以

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卽位乃革去奏舉而歸槩以定格于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衆議選格及帝卽位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名而不可以見人才于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寔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爲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皇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跬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郎執

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
內外官闕取嘗試有効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
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
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舊交無
以知其行能不惟涉狥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能以盡
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僞萬端與其聽遊談之
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
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讀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
舉譴責無所覓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
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
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主不誦正經唯竊
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
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
爲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
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

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
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
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
宜復制策之科以練拔俗之才裨於治道蓋乃帝王之
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爲始
四年夏四月戊午合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
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
及己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
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
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
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
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之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
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爲大經書易
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
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

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後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矣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學又當先於詞章矣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寶中改鄉貢開元禮爲通德熙寧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爲言乃復制以試士

八月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恃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説之禁

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置律學博士 五月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徽宗崇寧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入下等補内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内方爲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内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内舍始得進處太學太

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三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爲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几試禮部法皆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行三舍法於天下

元豐官制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員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勲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　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攬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憂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四年秋七月己酉詔定選格初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單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

院主之武臣刺使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卽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爲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条之弊乃詔內外官司擧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銓部以審官東西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敕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受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圈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閣門使以上則列選敘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

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言於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擧官法堂除亦廢

五年二月癸丑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癸酉以王珪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額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雖爲首相拱手而已

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經略使蔡挺擊走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卽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
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
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
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
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徒冠桑遠挺又使副總管
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
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
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恃不稍加訶則國威不立因
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
使謝罪言邊吏擅與兵行具誅之初諒祚入冠韓琦議停
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竇元康定
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
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
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四年春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時神宗新卽位因
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犯侵邊陲驚擾
人民誘迫熟戶去秋復直冠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

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初勃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覓名山降逾十一月夏主諒祚乃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遣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是月郭逵詗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夏主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

神宗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死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誅秉常爲夏國主

三年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爲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諾和堡知慶州李復圭合番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檠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衆遽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爲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

習兵事關幕府於延安措置奉方選番兵爲七軍復以種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番兵皆怨望縛與諤謀出兵取撫山安撫使郭逵曰沮軍事召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于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縛言諤入夏之功宜加旌賞詔從之　三月丁亥夏人脇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貫通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緩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秦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縛坐與師敗蚵罷知鄧州果不出郭逵所料云

元豐四年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兵大舉伐夏而名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鄜生之說爾時政執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蜀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大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

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八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路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申又襲破之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

辛亥鄜延經畧副使种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進曲珍率兵過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使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趵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時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既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瑪伊隘過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纔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十二日圍城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譽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紇軍新都剌卜丹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舉卅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辟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

受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

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　夏四月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暍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六月辛亥

于明堂川　知延州沈括議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冠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於朝且言與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使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珪無慙色聞者恥之徐禧至鄜延种諤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遷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扼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扼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

爲俊傑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各六謂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謂跋扈奏留謂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也住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爲沮衆械送延州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亦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溫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踐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紋馬糞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餽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竣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寨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

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斃矣初帝之遺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踈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猷益爲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每爲朕言之於是從公著知揚州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六年二月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踰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慶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五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瞥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過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斃於兵令西南都統茂錫克額木齊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　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默爾根密克額木齊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猶甚歡和不意憸人誣問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搆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徹循毋出二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

矢如雨霓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　九月夏人圍定州城熙河將秦貴敗之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秉常遣額賚裕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億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熹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邪邪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魯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盡以給還遣穆衍往吊祭衍奏以爲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

五年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秋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六年九月夏人寇靈州又寇府州七年冬十月夏人寇環州

紹聖三年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

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百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將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息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冠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數日卽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四年夏四月甲辰知渭州章粲城平夏粲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廊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粲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八月廓延經略使吕惠卿復宥州惠卿加惠卿銀青光禄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元符元年冬十月己亥夏人圍平夏章粲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遘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粲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圍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

矣章惇與粲同宗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挾

二年三月丙辰夏人求援於遼遼遣僉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冬十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凌霄咸明節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

安

徽宗崇寧三年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葢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虜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至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貶王厚于郢州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爲夏遷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保忠乃點兵渭延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没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論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希卜薩羅桑合兵逼宣威城知鄜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都圞本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分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遽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亾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貶爲郢州防禦使

政和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

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兩邊之柄皆屬於貫　九月王厚劉仲武合涇源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孤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宣和元年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維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右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葵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克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

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畧作南朝病堤乃自引去時諸將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闕輔爲之蕭條矣劉法既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　六月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罷兵

熙河之役

神宗熙寧三年冬十月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

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威武之南王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置勒氏子孫鞮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

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貸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閱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

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四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番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番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生平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五年五月以古渭砦爲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爲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 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王韶引兵擊吐蕃乞神平破蒙羅嘉穆爾訖克巴等族初諸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徙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過轄征首領怡約克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王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冬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爲熙州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十一月河州首領恰約克等來降以爲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六年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九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蕃木征遂據河州韶進破和諾克密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陋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稟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木令征聞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薦紳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七年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敗死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敗而董戩別將青伊克結果莊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景思立既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冠岷州刺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是月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夏四月木征復冠河州圍之時賊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特有外援也攻其所特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番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詔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八年十二月以王韶爲樞密副使

九年二月吐蕃果莊冠五年谷蕃將簡氊納支大破之

十二月果莊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歸之帝遣內侍

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如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十年二月王韶罷詔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毋老乞歸乃出知洪州詔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提常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憂

四月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　十一月以宗噩爾首領青伊克結果莊爲廓州刺史阿令古爲松州刺史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果莊青伊克結檻送京師初董氈既死養子額爾古嗣爲邈川首領逼果莊使率其衆據洮河岷州誼等帥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唔齪及部屬以自贖額爾古懼乃上表謝罪

元符二年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轄征初額爾古死子轄征嗣轄征性嗜殺部曲朕貳大酋星摩沁占等有異志以轄征季父藐南党征雄武諳殺之其黨皆死獨沁魯克節得逃奉董氈疎族希卜溫之子表怎據希格城轄征攻殺表怎沁魯克節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轄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

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　閏九月吐蕃隆咱爾復據青唐王贍擊降之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初轄征既降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星摩沁占迎希卜溫入城立木征之子隆咱爾爲主其勢復張轄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隆咱爾及星摩沁占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以青唐爲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

三年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初王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携貳星摩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沁魯克節請歸帥本路爲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困棄青唐而還希卜温與其子希卜謹羅桑據之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隆咱商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彭布郭特丹斡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轄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新州贍至穰縣自縊死

徽宗崇寧元年二月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棄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爲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出有差

三年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廓州　五月封蔡京爲嘉國公以王厚爲武勝節度留後初厚率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川

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希卜薩羅桑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塵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桑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桑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桑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喇什軍稜節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爲不侵不叛之臣固當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贍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且勒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青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瀘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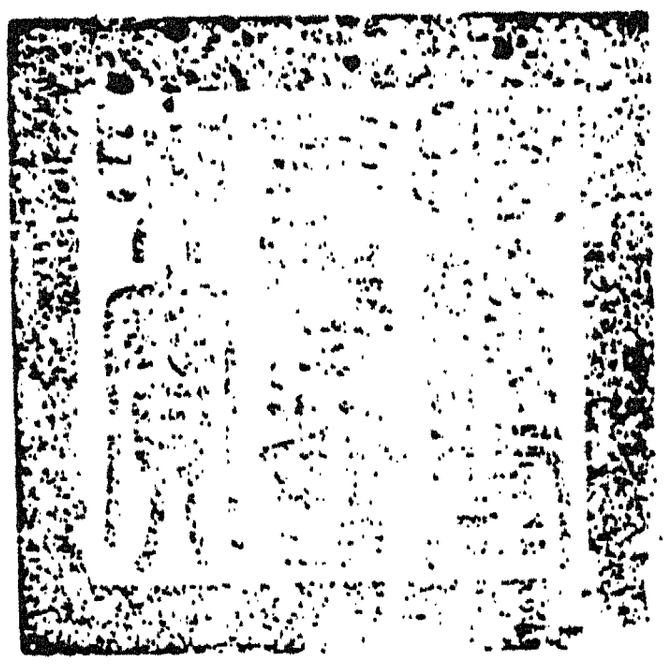
神宗熙寧六年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爲拆蔓訪察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魁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箇恕知歸徠州其子及弟爲番部巡檢於是淯井長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八年十一月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木斗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元豐三年五月復詔中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冦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

之阿訛築點習知邊隙簡恕匿不殺會簡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苛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苛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苛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敘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三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簡年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牲牷不敢進乞弟送款紿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四年秋七月韓存寶坐逗遛無功誅於瀘州以步軍都虞候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殺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南安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宋史紀事本末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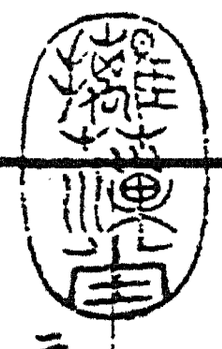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

史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

明 馮琦撰

陳邦瞻輯

元祐更化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時年十歲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即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等弗與知也　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

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治亂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由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

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强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

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復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王謂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

溺沈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
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為安易亂
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
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
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
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召程頤為宗正寺丞

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頤雖小官特為時望所屬故有
是召會頤以疾不行尋卒
朝政得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為尚書
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
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
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
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
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
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

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
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懽
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
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
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
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
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
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
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
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
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
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
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
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
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

無益遂詔罷之　十一月丙戌罷方田　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為是官至是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價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置而其實不免賃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吳光祿卿吕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　罷保馬法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吕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吕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譏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于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

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獘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責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

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完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敕務要曲盡初韋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

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為出毋多取于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即光謝之自是役人患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顧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顧直遂改顧募為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與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

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益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

上意雖致安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帝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為之慮　以劉摯為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

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　壬寅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于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名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能從　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

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謏事宰輔同升
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
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
下及鷄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擾膂稱首先皇帝求賢
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
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
傳誦稱快焉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

純仁言于太后曰
宇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
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
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
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
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
範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
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
所斂之半願半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

靚蘇轍交章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
情願後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令禁抑配則無害
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
而其為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
錢則費用自廣令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
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
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
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
糴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
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
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
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
如蒙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
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
公謚文正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

書侍郎

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彦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至都堂議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益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夷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大防朴厚戇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華士風二人同心協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詔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冬十月癸丑帝御通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通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座右又摭乾興以來

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至是
帝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藉
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
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
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
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
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因數其事親事長治內待
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公恕八法以進且曰虛已納諫不

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
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
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彥博罷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
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
未便昔日顧役中戶歲出幾何令日差役中戶歲費幾
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
民在官吏百端鑿食比之顧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

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
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
差顧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
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
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　以蘇軾為御
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
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軾面
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陛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
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
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
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
明聖智疾頹靡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
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
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令朝廷難不加
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

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卹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僉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僉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

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劉摯罷

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　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為右光祿大夫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僉書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闇猥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既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宣仁之誣

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

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尊確約珪入問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于朝　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蔡確思求媚于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于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緡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

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亦善乎

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懿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哉

三年八月邢恕為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托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令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四年五月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已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問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上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閒之謂呂大防曰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王存以為不可此路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窺誅大臣令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

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即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令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時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傅堯俞言于太后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願聽之如蚊蚋過耳無使有纖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

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托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詞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名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

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畨之旦輒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具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群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保佑九年

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其人宜復用其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宣仁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述探時旨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叅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

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于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于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京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岐王遣士京傳道語言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宣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京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京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册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于同文館獄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耿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証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

罪秦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摯梁燾已貶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容言于上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

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一日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蘗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呂公著共閤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竇其說京等列鴈鏤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令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

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閒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洛蜀黨議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訏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順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

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壯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頁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九月丁卯以蘇軾為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常鑰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

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閒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遵度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于孫所當為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

禮事畢欲往吊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柱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令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狥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忠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令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

力詆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偏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閭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

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憃不曉事為諫議時乃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軾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軾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軾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軾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即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秘閣判西監頤再上表辭御史

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謗事

董敦逸攄其有忞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宮　九月召蘇
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
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
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
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
懷服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
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益理之當然比來
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
為其兄辯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
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
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
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
逸慶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紹述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
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

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令
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
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
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
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
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
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
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佚疾
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
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
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
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
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下視
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
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侍講豐稷亦以為言出知潁州

范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意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建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童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拯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漢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官官同一軌轍益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官遂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之禍基于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敷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推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閭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　十二月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迫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戒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

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慮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銳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呂大防為山陵使未發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梁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為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為中大夫王中正復遥授團練使給事吳安詩不書惇錄黄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軍紹聖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三月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心焉其意益絀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力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

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眞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屢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

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恚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論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已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詣執政求進且為諫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遺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抉揚鄙薄嗤笑剪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

庚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奄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群酌可否商英又論司馬光文彥博奸邪貪國至比宣仁為呂武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為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陛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聽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罷壬戌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為相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起惇為相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寧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刀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　召蔡京為戶部尚書　以林希為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遣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序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免役法

差顧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惇然之顧役遂定初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顧役復差役獨於人情未協至是京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疑以不根之重行刊定詔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為諸提舉常平官　五月以黃履為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惇確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恕舊臣無一得免者矣　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瞿思劉拯井亮采

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殺光公著塚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巽為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謫吾貴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柰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

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
今將過關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
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
荅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
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
是范祖禹及趙彦若黃庭堅等坐詆誣降官安置永豐
黜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
與祖禹等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
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
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二年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
彦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舜足以飾非巧足
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
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
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
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

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
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
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
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
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
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
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
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柰何以
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
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
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為比
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救得免至是御史董
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遂出為滁州監酒稅　十
一月安燾罷時章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于帝
帝疑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
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燾言燾與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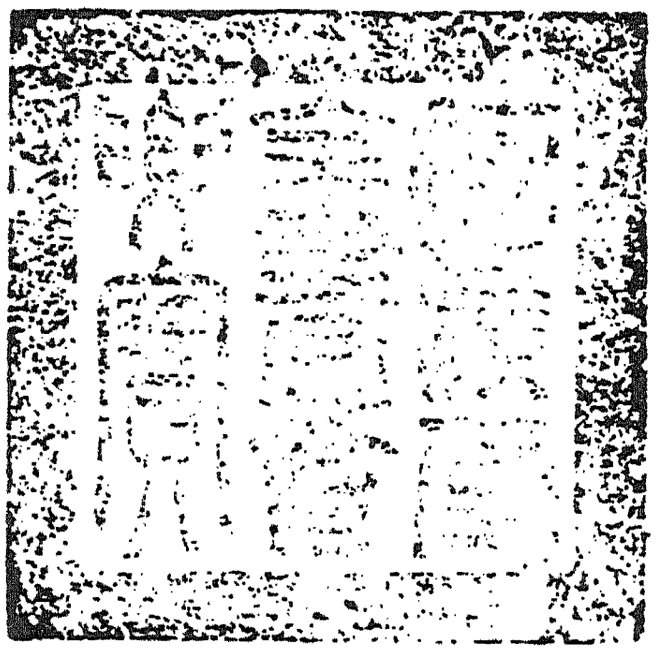
安民表裏出知鄭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童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黨禍數十年論昏不解豈可尚蹈前軌即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彦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原放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罷知河南府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諶俾日邇忠讜絕回邇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恃才躁進陰覘睨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羣姦嗣之衡決莫障遂重為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已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諡追貶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泄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責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童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行生死異罪無以垂示

萬世遂眠大防舒州擊鼚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鮑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緜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臺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等諸州居住王岐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禼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毀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閒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其子訢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謙復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童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童惇為之哉　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　甲辰蘇軾謫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　童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謗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童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編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

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
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擩拾附著纖悉不遺
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
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
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
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
省察以為來事之鑑下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
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
問昂自議沮 已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
豐大防為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
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
請歸葬即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
也 十一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間
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
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
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閏月置看詳訴理局安
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
者咸為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按看詳從初

加罪之意得依斷施行蔡卞勸童惇置局命中書舍人
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
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宋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史部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孟后廢復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都虞侯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皇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克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克發冊使蘇轍皇叔祖宗景克告期使皇伯祖宗晟范百祿克納徵使王存劉奉世克納吉使梁燾鄭雍克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之

紹聖三年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時劉
婕妤專寵內庭前祖禹元祐中閫禁中冤乳媪以帝年
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
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
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太后深
嘉之至是竄悖蔡卞撫諫乳媪事乃指婕妤也於是坐
二人構造誣謗之罪　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初劉婕

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託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
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詞之婕妤不顧閤中皆忿會冬
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
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
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或已撤婕妤座遂仆于地慙
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
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
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
外乃止

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后多材藝被

專寵既搆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益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陛下臨朝既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

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責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令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霾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益指真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疇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誣浩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

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凡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徙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誚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佞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閏月子茂卒

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無子弟端王佶即位　辛巳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丈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陳邦瞻曰按陳瓘論廢后事有曰當時致此之因蓋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神考為說以讐毀宣仁為心者其於元祐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所厚萬一有預政之時則元祐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懷刈草之慮則瑤華惡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斷於手方其造意自謂密矣而已難逃於見微之士嗚呼小人之愚其君一至是哉其可畏也人情莫親於父子莫昵於夫婦李林甫用而明皇不能有其子蔡卞章惇之計行而哲宗不能有其妻哀哉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甲戌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閻官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遬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

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温益趙挺之張商英皆
主臺臣之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
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出后於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
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彦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
户叅軍黄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
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　十二月
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懿太子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
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章安在對曰已焚之矣
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
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
而奪其子以為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
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二年二月尊元符二后劉氏為皇太后宮名崇恩
政和三年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
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
之而后為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謚曰昭懷

高宗建炎元年春正月尊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　七
月元祐太后避金兵如揚州　八月更號元祐太后曰
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易以所居宮名從
之　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三年秋七月隆祐太后如洪州復如虔州
四年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
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在數千里外
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
辛企宗等奉迎于虔州八月太后至越州
紹興元年夏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謚曰昭慈獻烈詔
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侯事寧歸葬哲宗山陵

建中初政

哲宗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
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
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
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似當立太后曰

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拜泣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三月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鶚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掩卷興嗟矯然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

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徼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苟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蔽主聽排斥正人徼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之有乎惇之有乎夫有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貍非特不知狐又不知貍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賞謬罰濫佞人倘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

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其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惱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自反覆畜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南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夏四月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令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練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純仁入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　乙酉蔡卞罷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予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

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　冬十月丙申安惇寘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罷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寘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壞矣龔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賜有是詔　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九月辛未章惇罷惇為相專國復恣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　冬十月丙申安惇寘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罷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寘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傳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壞矣龔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賜

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紊牘章疏可以見其姦慝陳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乃劄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丁酉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陳州言于布曰凡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下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竄逐殆盡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異令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慫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己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年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為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

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闕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于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當國者忽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晃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當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

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卒遺表言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謚忠宣　二月丁巳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

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六月戊午尚書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遍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令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籍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遺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帝初政虛心納諫海內想望庶幾慶歷之治曾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睗罷降敕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嘆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御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此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遍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令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

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魯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

諸至親遂坐罷　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仇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當熙寧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出知河陽府　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益紹聖史臣令為宰相故也不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魯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

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布得書大慙瓘復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曰錄辨國用須知以上三省且乞敷奏早行竊黜遂黜瓘知泰州瓘始著合浦筆堯集為十論盡辨其所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為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詞矣　冬十月召陸佃為禮部侍郎佃上疏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

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
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績前
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賡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
賡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
賡之之過也願容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
中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
尚書右丞　十一月庚辰詔改明年為崇寧

蔡京擅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復詔蔡京為翰林學士承
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
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蜀杭累月蔡京與之遊
不舍晝夜凡所盡屏隨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
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
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
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
為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于左執政中惟溫益蔡京一
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
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

而已其序于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皆指為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為諫官即論罷蔡京又陳曾布之姦至是以積忤貴倖罷　十一月邢

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寧序辰蔡卞並復官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崇寧元年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司諫吳材等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

乙卯陸佃罷佃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弄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敘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

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庚辰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謩善謩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謩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安石以刑罰脅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攢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撝之惇遂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蕩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户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言布以爵禄私其

所親布恣辨久之聲色俱厲温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悦殿中侍御史錢遹論之布請罷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簒惟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卿可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己丑禁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八月己卯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

元祐元符末羣賢賦窻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彦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彦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鈌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彦若趙高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來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鼓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夬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彦劉昱曾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裔王俁陳詢張琳裴彦臣武臣王獻

可張巽李備胡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忠加推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戊寅蔡卞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丁丑詔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柳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丁未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教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謂之曰若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若亦並黜之　夏四月丁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

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媚取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御史朱紱余深奉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為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公且酹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　時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于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　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如冀土屢朝所儲大都掃地矣　以蔡攸為秘書郎攸京長子也有寵于上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　夏四月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併隣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朔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復彈奏戶部尚書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如

劉極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
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
何必恣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
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
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
在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
黨也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
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
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詔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
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
遂拜右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
自江淅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
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撥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
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
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代代

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六月戊子趙抃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抃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奸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乙巳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懷奸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置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糚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蜀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為京下詔戒飭言者乃止　以趙抃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抃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抃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釐正之然抃之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抃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已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人時蔡嶷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繽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試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絶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策頒天下　己未劉達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説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以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悦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達知亳州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壬寅吳居厚罷壬子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鄭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以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宿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怨之　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以葉夢得為起居郎時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

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令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通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顧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令用人以有德為先上然之　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童縱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縱竟竄海島　閏十月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曰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二年春正月戊寅加蔡京太師
三年三月壬申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
在樞府寖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姦且
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助執中將論康國
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
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至
是康國早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
或疑中毒云　六月丁丑蔡京罷京專國日久中丞石

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上亦厭
京遂罷為太乙宮使初上為端王時大使局有郭天信
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
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
疑京故罷　辛巳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執中一意諠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
闕上書曰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忠彥之庸懦
曾布之贓污趙挺之姦愚蔡京之跋扈皆天下所不

堪者今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
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
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
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黨緣
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奩
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　十一月己巳蔡京
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脩哲宗實錄朝朔望石公弼言
蔡京盤旋京師無去志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
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蔡京再居元宰假紹
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
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
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
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
為逐夢得提舉洞霄宮而遷注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
孟翊妖妄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兇朋林攄置政
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威謂陛下恩眷不

衰行且復用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四年二月己丑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五月丙辰以彗星見詔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蔡京罪張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禄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脩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議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徒郡之惡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

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寘於法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彌天變

甲子貶蔡京出居杭州　六月乙亥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十二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為名但劾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其妄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復以蔡京為太子太師　丁巳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改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嚴憚之嘗昇平樓成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

商英忠直然意廣才踈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寓知惠州時方技郭天信有寵於上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併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柳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嶷執正彙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滋鞫鬧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帝命取瓘所著尊堯集張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商英罷相瓘遂表奏乞進尊堯集于御前開拆仍於奏牘寓意言王安石不宜配享宣聖廟帝謂其語言無緒並係訕誣誣罔之罪歸于蔡卞後又嘗著日錄八十卷瓘謂安石此書訕宗廟及瓘貶廬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訕誣之罪歸于蔡卞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何執中奉行蔡京意旨起遷人石憬知台州欲實瓘以必死憬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憬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益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況尊堯集已上進矣憬懇損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憬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二年二月戊子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自

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乙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
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
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必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
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
球代書號曰書楊　吕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
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
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
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眞為萬世法　八月
焚元祐制詞　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
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
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樞庭之號脩六尚局
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令為三師
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
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
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
僕射為太宰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樞中書侍郎
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
冗濫名且混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
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
從祀孔子廟廷
五年秋七月詔建明堂于寢廟之南以蔡京為明堂使
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
池州初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
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
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
之
六年夏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
省事　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
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
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

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

七年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　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撼居中然卒不能害　十二月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蘆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徙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殭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災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遂有是竄

宣和元年九月道德院生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第時京子儵攸翛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翛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官勝妾封夫人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酒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退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　冬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

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極

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睽睢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惻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少寬衛士輒踰禁城幾觸竇瑟諺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岩蚩愚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為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得疏出示宰臣令付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脊聲若紡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二年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然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兜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十一月以王黼為少保太宰初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六年十一月王黼罷黼位太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

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閘而惡之蘭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蘭弟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蘭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桌論蘭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蘭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蘭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治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嚅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媒蘗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七年夏四月勤蔡京致仕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

勤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黃州稽徧絛侍讀毀賜出身救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童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史臣曰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以梏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匐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巢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以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得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

花石綱之役

徽宗崇寧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繡繡之工

曲盡其巧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
力重困
三年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
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
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即召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
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罷其能踰年京還
遂挾冲子劻偕來竊其父子姓名於童貫軍籍中皆得
官帝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

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台貢五六品至是浙盛舶艫相
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劻總其事劻
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于是搜巖剔
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
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前之物者使護視之微
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
得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斐洩之不速民預是
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責子女以供其須厮山輦石程督
愆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
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舟人倚勢貪橫凌
轢州縣道路以目　劻勢焰薰灼衆人穢夫侯門奴事
自直祕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
東南小朝廷
大觀四年閏八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
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

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
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
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
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
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
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
栅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
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

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七年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困以致擾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需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名為便民

而實擾害如故　十二月作萬歲山

宣和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貫遂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又御前花石綱運併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閏五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歸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十一

四年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巔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真嶠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沚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

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瓊軒又行石間為煉丹凝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漸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閑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既成帝自為艮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與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於童顧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蓋以游至則以巨拌盛肉炙梁米翁倣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飲翔集聽其去來月餘而圃禽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道教之崇

徽宗崇寧四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

大觀二年三月頒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政和三年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於福寧殿東奉安道像帝所生之地也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
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人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徵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漸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絶之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邁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寵寖加朝臣戚里爭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鄉童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鄉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曰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圜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儀仗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温

州人少從浮屠若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即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僊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遂賜號賞賚無算為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閏月丁未從林靈素之言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襆就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夏四月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數仞岡阜已而后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蔡攸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之言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　九月辛卯冊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禮儀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七年春正月甲子會道士二千餘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

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飡餐而禮施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絶者時時雜以滑稽媟語上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西府其下為大閧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四月庚申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神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而不施於政事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仔昔倡傲而驁帝待以客禮故遇官者若童奴又欲羣道士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官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戊辰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語示百官且刻石以紀之初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畫臨壇及火龍神劒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

造帝詰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竟官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詰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沖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西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立元成節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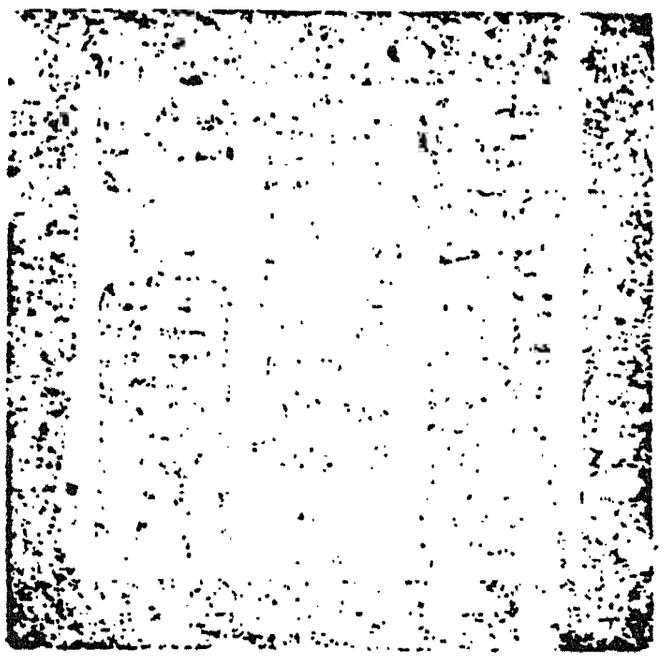
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頒御註道德經　丙戌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冬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更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

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金滅遼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酋死子合理博嗣初女真之先益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憑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又號完顏氏數十傳後漸微唐貞觀默爾根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長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朝廷為置長史監之五代時始稱女真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真已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真其人憨朴勇鷙謂之和勒博自東海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

自推豪俠為部長解處契丹東北隅宋太宗建隆二年以馬入貢三年四年復遣使貢馬自是不絕太宗淳化二年首領伊勒錦等上言契丹恣其朝貢中國置三栅于海岸每栅置兵三千絶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栅太宗降詔撫諭而不為發兵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復興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後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虜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富哷赫部節度使巳延瑪勒叛遼遼將致討烏古虜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遼從之烏古虜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遼主名兒燕賜加等授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移延部舍音貝勒襲叛遼為古虜伐之舍音敗走烏古虜將兒遼過將自陳敗舍音之功道死子合理博襲為節度使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遼女真部節度合理博死弟蒲拉舒嗣合理博生十一子長曰吳剌束一名烏雅舒次曰阿固達曰烏奇邁曰薩音曰斡薩曰奈曰多昂摩曰扎拉曰烏特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謂曰烏雅舒桑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固達能之遂卒母弟蒲拉舒襲為節度使合理博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合理博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強遂破和諾克薩克達烏春烏木罕基業始大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真節度使蒲拉舒死弟盈格嗣以兄和琢子薩拉噶為國相時赫舍哩部阿蘇有異志盈格台之阿蘇與部人耿都哩阻兵為難盈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格勿攻盈格留和琢守阿蘇城而還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遼將蕭哈哩叛遼亡入女真阿

克古部遣其族人烏達喇至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格執之時遼主命盈格討哈里盈格募兵得千餘人凡子阿固達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益凭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哈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格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遂使阿固達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哈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格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二年冬十月生女真部節度使盈格死凡子烏雅舒嗣時高麗復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然不相通者且久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政和二年二月遼主如春州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部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部次第起舞至阿固達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固達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固達跋扈如此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夷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叢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固達之弟烏奇邁珉瑪哈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固達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真趙三阿果展拒之阿固達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袞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

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日阿固達阿固達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袞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固達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遼主言詳袞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吾不復至矣

三年十二月生女真節度使烏雅舒死弟阿固達自稱阿固達貝勒遼使愛錫拉布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固達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四年冬十月女真阿固達叛遼取寧江州先是遼主好畋獵淫酖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及阿蘇奔遼烏雅舒屢以為請遼主不遣阿蘇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固達襲位相繼遣普嘉努舒古特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舒古特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固達乃名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愛錫拉布往詰之阿固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愛錫拉布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固達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謜拉噶子尼瑪哈等遂集所屬諸部兵以尼楚赫洛索多昂庫等為將而使博勒郭徹伊拉路迪古鶻兵九月阿固達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于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烏木罕之亂破蕭哈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蘇屢請不遣令將問遼之罪天地其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檄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色錫墜馬阿固達之子斡布興數騎陷遼圍中阿固達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阿固達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拉噶在別部聞之使尼瑪哈及固新來賀勸其稱帝阿固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填壍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固達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大約什努被獲阿固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馬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明

安稽昆之名授之

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名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斡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達爾丹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徒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珠赫店阿固達卒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固達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據淩道阿固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固達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鬬志遇敵輒潰阿固達進襲遼蕭特哩于沃楞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圖哩部叛降女真圖哩王奚和勒博未幾逃歸

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顏阿固達稱帝國號金先是阿固達既屢勝遼其弟烏奇邁孛堇勝保等復以為言至是阿固達不許鄂蘭哈瑪爾普嘉努尼瑪哈等復以為言阿固達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即位且曰遼以寶鐵為號取其堅也寶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受新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旻追尊祖函普以下皆為帝以烏奇邁為阿木班貝勒薩拉噶舍音為固倫貝勒其國語謂金為愛新 謂尊大為阿木班謂國相為固倫舍音亦阿固達弟薩拉噶烏古孫也尼堪又名尼瑪哈亦其國語云 遼主使僧嘉努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阿固達遣薩喇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於別

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川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九月金主伊薛右副統耶律卓諾都監蕭謝佛哩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遼且屯田以為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嘛克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水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穆哩庫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却洛索尼楚赫衝遼中堅陷陣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三月遼使卓諾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固達名襲其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卓諾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六月遼復遣使如金金主留其使蕭斡喇不遣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卓諾副之以

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秉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斡喇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蘇即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卓諾與耶律淳妃弟蕭速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誘將士亡歸謀迎立淳淳興宗之孫也初昭懷太子得罪道宗欲立淳為太子群臣諫乃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囉噶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東於是卓諾遣速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副達爾伊遜等持書至備言卓諾之謀淳即斬速里等擒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卓諾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

檄州縣遂結渤海群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阿果展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狥餘得脫者皆奔女真卓諾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邏者所獲縛送遼主所腰斬於市

十二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衆以刀刻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其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虐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

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圖敏駙馬蕭特默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沃楞濼金主行次鴨綠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卓諾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和斯布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帝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默焚營而遁金主亦退

六年春正月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是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顧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嚮應有兵八

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嘉努張琳討之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呼實布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與遼將張琳等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

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托卜嘉執永昌以獻
金主救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
於金金主以斡嚕為南路都統鄂楞知東京事　六月
遼以耶律淳為元帥
七年八月癸亥遼主自燕至陰凉河募遼東人為兵使
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
蔟蔡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為帥　十二月遼耶
律淳遣金咸州都統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
金主猶以歸薩喇及阿蘇為言淳軍至蔟蔡山烏楞古
及知東京事鄂楞等攻顯州襲破遼怨軍帥郭藥師遂
進與淳戰淳敗走烏楞古追至額勒金陂拔顯州於是
乾懿壕復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
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
乃遣使求封冊于遼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
民以充食樞密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重和元年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三月遼遣使冊金阿固達為東懐國皇帝阿
固達不受初遼遣耶律訥格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
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
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絡信
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訥格復至金
使呼塔噶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
縣栽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如不可
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
凌噶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
稱大金而東懐乃小邦懐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
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必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
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固新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
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固新
所製為大字云　二年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
許先是遼遣蕭錫里　持冊簿如金金遣烏凌噶贊謨

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
遣錫里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
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
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色格爾留兵一千鎮
守多昂摩以餘兵東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五月金主自
將攻遼上京以遼使蕭錫里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
聿伊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瑚圖哩巴山聞金
舉兵命耶律博碩布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金主進攻
且謂錫里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
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多昂摩等以麾下先登
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
萬歲金主乃還

三年二月遼都統耶律伊都叛降金初遼主四子長趙
王錫里次晉王阿嚕罕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
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
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

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
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
律達哈拉妹適耶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
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
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達哈拉等而賜
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於金
遼主遣蕭錫默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錫默等謀曰
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
當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不若
縱之還即紿曰追不及伊都至金金主見之因詰咸州
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
軍以俟師期　十一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伊都奔金
金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
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群臣言時
方寒金主不聽竟用尼瑪哈計以舍音都統內外諸軍
普嘉努尼瑪哈斡布斡剌布博勒郭等副之耶律伊都

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濼伊都引洛索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阿嘍罕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伊都自退矣會耶律薩巴等復謀立阿嘍罕事覺遼主台樞密使蕭達爾丹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達爾丹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阿嘍罕亡阿嘍罕曰安忍為蓋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伏誅阿嘍罕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傅國璽於桑乾河　三月金尼瑪哈敢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固新略近地獲遼護衛錫里　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舍音意未決斡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尼瑪哈出瓢嶺期會于羊

丹白知不免亦絕食死　丙子遼人立秦晉國王耶律淳為帝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什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薛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尼瑪哈出瓢嶺期會于羊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

勸進淳不許將出孝爽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警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群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温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達什遥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還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達什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達什林牙　金人攻遼西京大同府遼耿守中救之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州獲阿蘇至金金人杖而釋之　六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内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

淳甚鄙命北南面大臣議孝處温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説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温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温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名宰執入議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

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名處温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温父子惟稱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為内應事覺后執處温問之處温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爾父子何功之有併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

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浴索敗之于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八月金阿固達襲遼延禧于錫訥圖延禧敗走時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鄂索勒金舍音使斡喇布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普嘉努斡喇布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及遼主至錫訥圖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普嘉努與諸將議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喇布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論軍中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喇布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喇布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喇布等還金主曰遼主去

不遠盍亟追之斡喇布追至鄂勒錐圖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十二月金克遼燕京時金主分三道進兵攻燕遼蕭后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陸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尼楚赫洛索陳于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斡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和勒博即箭笥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以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瑪格討之二月遼主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人而赦其黨蕭斡奔奚　夏四月金以斡魯為都

純斡喇布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獲耶律達什
斡魯使斡喇布尼楚赫洛索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
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斡喇布以繩繫達什使為鄉
導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
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併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
餘乘惟太保特黙格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
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斡魯兵至索勒敏為書招
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

餘邀戰于白水濼斡喇布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
人獲遼主長子趙王錫里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
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兎紐
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斡喇布復以書招遼主
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斡喇
布不許　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
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從遂渡河次于金肅
軍北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窩哲曰事勢
如此德非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
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
帝改元神歷以特烈為樞密使特黙格副之　奚和勒
博為其下所殺　金遣使如夏時斡喇布趨天德聞夏
迎護遼主已渡河乃遺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八月金主阿古達去燕京有疾命尼瑪哈為都統普
嘉努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至布圖濼殂固
倫貝勒舍音等請阿固達弟阿木班貝勒烏奇邁即

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謚阿固達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
太祖以舍音為阿木班貝勒斡布為固倫貝勒輔政
斡布阿固達庶長子也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
立耶律珠爾為帝珠爾皇帝孫也　十一月遼珠爾及
蕭特烈為亂兵所殺
六年春正月夏遣把哩公亮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
且受地尼瑪哈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錫伊喇
部圖嚕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秋七月

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圖魯卜部耶律達什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達什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耶遼主無以荅賜酒食而赦之　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瑪克錫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迪里部遼主得耶律達什及瑪克錫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達什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塔什罕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圍窘來拒戰達什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塔什罕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克哷木羣臣共冊立達什為帝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為昭德皇后是為西遼

復燕雲

徽宗政和元年九月遣端明殿大學士鄭允中及宦者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

言以官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閉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污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建論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佯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貢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賫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吊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自是始通金好

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渤海人孛菩慶女真索都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菩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賫詔及禮物與菩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菩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興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

邊女真如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安
亮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諤士效忠
而憸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
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
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
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
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幸薊
之冦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

賈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
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
畧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恐
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
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
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厝亡齒寒邊境有
可乘之釁豺狼子嘗覬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
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

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
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于補承
務郎後竟為奸謀所奪

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
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
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
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
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
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
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
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員勒偕良嗣
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
金皇帝遽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
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仍
約毋聽契丹講和

四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

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斬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

入悅而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已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指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利鈍則置而不講夫邊圍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難守城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夫

在我無萬全之策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會悚不過欲得闕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令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藩籬而遽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隣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視中國與契丹孥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鬬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祭之衆繫累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凌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衆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隣強盜所窺欲一夕

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為確踰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邦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僉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書下三省補讀之大怒招撫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五月乙亥以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駿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幟吊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什蕭幹傑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躁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于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

先令乂持一大梃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幸興宗亦敗于范村　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入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誼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荅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起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七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己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圖呼齊烏克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

不負初約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真之叛本朝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

敗興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馬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泳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樂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

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普嘉努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

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瑮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分三道進兵逐克燕遣騎兵趙良嗣還且致遼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尼瑪哈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爾見與請速追泳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

山府郭藥師爲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敵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絶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　三月己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朐大國多矣豈平濼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濼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圖豈無曲直邪且言　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令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濼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尼楚赫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固新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

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温訊於金既至尼瑪哈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濼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尼瑪哈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乙巳童貫等奉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五月庚申以王黼為太傅鄭居中為太保癸亥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蔡攸為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六月丙戌遼張覺以平州來歸初遼主之走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迪里覺撫安亂者州民推覺領州事耶律淳死覺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覺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覺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覺狂妄寡謀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遂加覺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尼瑪哈又欲先下平州檄張覺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覺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尼瑪哈曰彼無足慮也乃昇平州為南京加覺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覺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强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覺遂名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

衆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彀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彀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名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彀仍稱保大三年晝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産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嘗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中以燕境幸招致之無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彀內附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彀聞之自謂得計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

諸州降人為朔寧軍　八月遣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郭藥師與戰破之幹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為帝國號大奚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岭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鬼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彀傷大半幹遁去尋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冬十月詔建平州為太寧軍以張彀為節度使時金人聞彀叛遣多昂摩率三千騎攻彀彀率兵拒之於營州多昂摩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金幹喇布攻平州圍之金人以多昂摩無功而還乃復使幹喇布督多昂摩攻平州會張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喇布乘其無備襲之與彀戰于城東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彀

函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戮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戮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戮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戮即與戮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手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為兵端云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烏奇邁新立將許之尼瑪哈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毛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

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　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　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今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荊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數於是徧索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師不即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敦不給糧遂攻應蔚逐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癘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帝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然延禧以中國不

足恃卒不至　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為王

方臘之亂　宋江附

臘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居縣境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花石綱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為名遂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中飾為別自紅而上凡六等無弓矢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誘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兵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　十二月臘攻陷青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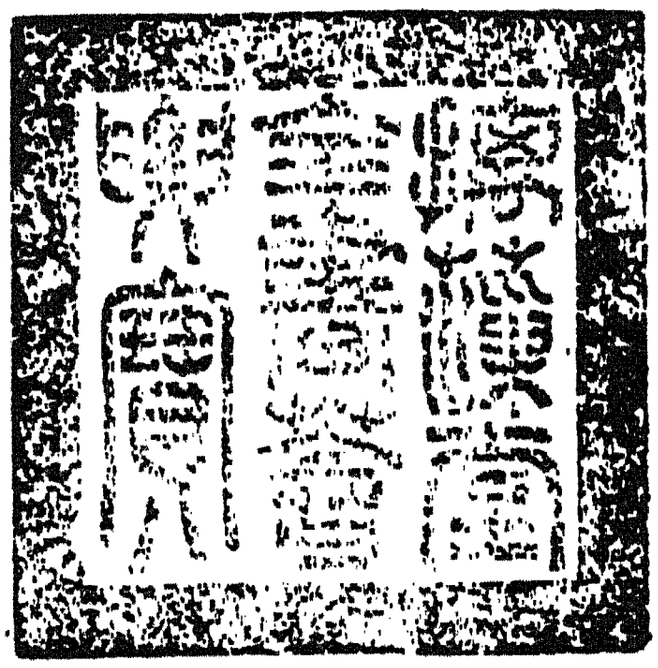
遂陷睦歙洲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康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窮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強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召乃罷北伐之議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方臘陷處州又遣其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禦之會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屢擊破方臘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還清河幫源洞

諸將劉延慶王稟王煥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深據岩屋為三寨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其衆遂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安置御

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竊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幸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貶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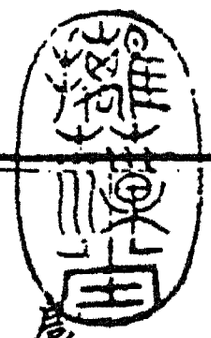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明 馮琦撰

陳邦瞻輯

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上以金兵迫禪位於太子桓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於是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

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構釁於二國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太上皇起崔鶚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鶚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

哉諫議大夫馮澣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澣尚敢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鋼多士亦已密矣而澣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澣之罪乃天地吾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

敢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太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為正異已為邪澣與京同者也故列于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毒再破壞邪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焉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王黼閻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丘南戚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輕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跋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時二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柄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如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為纂

修蔡攸引用令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羣臣中朴茂純直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　乙未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師成晚年益通賂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帝側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偕宏亦與甲科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過閒即叅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簒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鎮賜死　二月甲寅貶蔡京為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蔡攸為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叅丑貶童貫安置柳州令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斃蜀湖南之開疆闢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効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乙亥竄蔡京于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于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匍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誅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辛卯遣監察御史張澂誅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甥梧瞻

視壯偉闕下生擲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媚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容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窮奸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懸于市　九月蔡攸與弟脩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不容死於是遣使即三人竄所斬之

金人入寇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尼瑪哈斡喇布分道入寇初斡喇布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喇布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

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伊都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阿木班貝勒舍音領都元帥居京師尼瑪哈為右副元帥固新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伊都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達賚為六部路都統多昂摩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喇布監多昂摩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尼瑪哈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

結約張敦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色勒默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色勒默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尼瑪哈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尼瑪哈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已酉金幹喇布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

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如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曰聞于帝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逾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揮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敵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悚異逆節已萌兖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喇布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

薇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運使吕願浩降金幹喇布執靖及願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喇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虚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幹喇布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當欲妻以女拒弗荅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狗義閒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内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内侍咸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盡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為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内禪引給事中吴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

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慶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已未詔天下勤王初守文虚中為童貫參議官虚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金人南下貫與虚中還朝帝謂虚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虚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虚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息偉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行哥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兩邊禦敵

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狥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奬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名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名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字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名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昌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名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天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　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為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吾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喇布欲還鄴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斡喇布陷信德府尼瑪哈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荊湖發兵入衛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開之語　戊辰金斡喇布陷相濟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師禁旅屯於黎陽河北

岸金將達呼布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畢悉衆南來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已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斡喇布渡河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棄師叛命侵軼邊鄙刼掠吏民雖在繼承之初敢忘負托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山參謀軍事　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幕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

踣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滿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計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秦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卿等無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涕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以固守為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

責之卿勿致踈虞綱倉皇受命　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敵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名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　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曚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令肆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　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斡喇布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益鄜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

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及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毅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喇布盛兵南向坐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喇布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棁遣還棁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

與金使蕭三寶努耶律忠王汭等偕來九金人所遮求
皆郭藥師教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
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
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　丙子李梲至李邦彥等力勸
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
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
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
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

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否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
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
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
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
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
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

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
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
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
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于順天門
外敗之金師暫欲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迪
使尼瑪哈軍于河東　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
援師道至洛聞幹喇布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敵勢
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
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
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
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經逼敵營金人懼
徙岩稍北欲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
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
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
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週迴八十里如何可
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劄營而
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敵自困矣如
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
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
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毋拜
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素頎頎望見師道拜跪稍
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敵渡河京師諸門盡閉
市無新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
緩給金幣于金侯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
師道于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
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
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
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
師道嘆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
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
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蓄盡入城
中乃遠開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
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
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
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
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
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
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
朝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
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
力竭然後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
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素為山
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師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
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
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
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

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喇布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矜金俟吏覺之斡喇布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割紫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

皆不果用　金斡喇布名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梲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復都大梁予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

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驟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敵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間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黃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衆於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譁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庵

之不退帝顧户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
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
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遮馬訴曰
果我公也相慶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
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
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

宇文虛中胥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
矢露丹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
見斡喇布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
吳敏李綱併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數且欲御筆
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
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
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
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却至
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喇布得詔遂
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

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
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去兵者並依軍法种師
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
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
求不聽　楊時上疏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
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
一日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
城今聞三鎮之民已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

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
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
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刼擄驅掠無有紀極
警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
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
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
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
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

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開數月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倫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時姚古种師道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喇布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宜使解兵柄不聽　先是尼瑪哈圍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喇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尼瑪哈嘆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　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通判趙伯臻皆力戰死之未幾尼瑪哈還雲中留兵圍太原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衛孟滑俟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尼瑪哈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搏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喇布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喇布遂出境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庚寅姚古復隆德府　辛卯復威勝軍　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京師　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道與姚古進軍相為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尼瑪哈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

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戒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和尼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尼瑪哈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名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贈師中少師　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為耽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為兩河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緩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為邊延拒命趣名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憲恪聶昌之奸仕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秋七月李綱赴行營使司造戰車期兵集大舉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為兩河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

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盍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趣逹進退自若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難降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于闕南亦大敗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敗績丁未斡喇布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于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敵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尼瑪哈斡喇布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為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紿館伴邢倧曰金國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喇布及尼瑪哈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伊都使為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斡喇布即以蠟書獻之斡喇布以聞于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尼瑪哈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甚怒以尼瑪哈為副元帥斡喇布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尼瑪哈發保州哈癸雲中斡喇布發保州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

斡喇布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尼瑪哈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始尼瑪哈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良朱大酋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尼瑪哈自雲中復至兼勝急攻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餘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敵翊麾下多胡人尼瑪哈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為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鬬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尼瑪哈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逸亦敗　丙戌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桌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鄜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斡喇布戰于井陘敗績斡喇布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先是真定帥劉韐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敵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上以太原危急命韐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無策至是敵攻甚迫鈐轄劉翊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翊身巷鬬下稍稍散亡翊身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伊都蠟書并元來割三鎮體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畢詞反覆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桌

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敵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輅儀
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
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
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
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
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
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

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
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戬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
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辛丑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為憂下
哀痛詔徵兵于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
得便宜行事　丙午詔种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
金使王汭來禮甚倨知金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
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

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樞昌曰今百
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于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
前　已巳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
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桌
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
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桌議而唐
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桌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
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

帝悟乃止桌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
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
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
言相動者　時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
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
尼瑪哈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
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尼瑪哈曰南軍
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

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奉還京師甲戌金和尼
卯衆先渡孟津尼瑪哈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
守西道都總管王稟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
尼瑪哈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
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
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
厲聲叱之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
言之乞申飭守備丁丑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
以禦金先是孫傳因讀兵
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
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
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
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
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
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栗尤尊信

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
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令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
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
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
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
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斡喇布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
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
顧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
河北斡喇布軍昌如河東尼瑪哈軍昌言兩河之人忠
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
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執其目
而臠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
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
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
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卿兵欲

般泊泊脫去南仲遂走相州　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屈乃縛不遺餘力鬻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檄獻閤待制城竟陷尼瑪哈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詒張諶于潛鬻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尼瑪哈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金斡喇布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尼瑪哈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五萬人分作五軍倫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

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栗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閤門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閏月癸巳尼瑪哈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炮架五鵝車二驛名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濋與金人戰于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

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遥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名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十失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敢敵　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栗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兄為質詔越王往將行而尼瑪哈以兵來迓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已而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温士訥如金軍以請和既至尼瑪哈即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何栗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于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辟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黃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衆斬關遁四辟守禦使劉廷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吕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詬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史臣曰初斡喇布之北還也以尼瑪哈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

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作和作戰人才作賢作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冦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為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敵未幾以姚平仲一言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貶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畧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金使陰結遼人又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冦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歷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尼瑪哈軍先是京城既陷何栗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栗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尼瑪哈斡喇布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栗還言金人欲邀上

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不獲已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桌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尼瑪哈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帝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為言可且以弟康王為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糴以賑民縱民伐禁鴞館花木以為薪　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十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　遣劉韐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辭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　特詔致虛會陝西兵十萬人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洛索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于崇禮宮尼瑪哈遣其子真珠同金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營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　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桌若水等復如青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其計桌不

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
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旦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
礫擊之瓊遂以刀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
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
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秘仲努力　丙午割地
使劉豫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豫曰國
相知君今用君矣豫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
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

取富貴豫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
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
衣酌卮酒而縊燕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　帝自如青
城都人日出迎駕尼瑪哈斡喇布留不遣太學生徐揆
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畧曰昔楚莊王
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
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
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
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
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
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
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
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
不輸之公上商賈絶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
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貿留
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
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
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
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
聲抗論為其所殺　金主烏奇邁得帝降表遂廢帝及
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
許　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
在此侯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
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威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

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絶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取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 丁卯金人遁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為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

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劑及圖籍 戊午金索大成樂

春秋高若少屈與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名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因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玠莫儔督府甚急范瓊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

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
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
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
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
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尼瑪哈召問立
異姓狀若水罵之尼瑪哈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
軍揭破其唇噀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
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　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
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喇布脅上皇太后與
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
邢氏等由滑州去尼瑪哈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
栗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
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
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遥辭二
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

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
閘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
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
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
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
斡喇布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
師慙而退　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
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施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
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尼瑪
哈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尼瑪
哈不許帝遂由代度太和嶺至雲中　初張叔夜聞金
人議立異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
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被擄北去叔夜在
道中惟時飲水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嘆然起仰天
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栗孫傅至燕山亦相繼死　金人
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古達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

封太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達賚以居達賚亦厚待之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　幵未吳幵莫儔復名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敵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　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衆環之俾范瓊喻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盡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三月辛卯朔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革劫遷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裁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月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紿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昌為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

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令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幷儔皆從士

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為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歎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 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貝勒統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彼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

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人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彊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

闕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敕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

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胎書稱太宰相公書入
邦昌氣沮　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
福宮達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
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
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　時宗室子
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興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
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
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赴奉迎康王

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
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
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　邦昌又遣蔣師愈
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
時以紓圖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
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
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
跡已無可疑大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
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
慰撫之王既即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
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
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
本朝而歸實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為太保封同安
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
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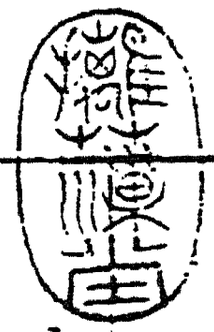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鑒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明 陳邦瞻 輯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斡喇布軍先是王雲至真定斡喇布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汭等亦來帝乃命澥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斡喇布濟河趍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禦犍部兵以迎于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翰見王王令招賊

吉倩倩降以飛為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 閏月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粟亦以為然密草詔蒙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于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泊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與仁府曾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 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邵齎帝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

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令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告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即宜遠避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后以馮澥為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謀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既至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辦即位儀物　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浸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誠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藩翰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以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通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哀癯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

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猶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郡之潛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宋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即位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遥謝二帝遂即位于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

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
成穆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撤簾
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
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元祐皇后為
元祐太后　遙尊生母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
氏為皇后　乙未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
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
遂有是命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
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
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
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
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
公事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

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
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
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封為三公郡王宜更加
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
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
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
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
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扳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名李綱于
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
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
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
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
太宗為法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
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
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
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

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
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
併出詔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器久矣欲
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
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
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
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
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
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
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
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
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
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
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
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
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
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
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
于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污偽命者以六等定
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
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
猾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
議政本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
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
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
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
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綱以二事留
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
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
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

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名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細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

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季擢猱觐于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侯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

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

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子尊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

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閒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閒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

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丁亥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胄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

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汪伯彥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為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為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

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紿皆謀定也所謂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

圍則諸城或攙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檄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偽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閫中為上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

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有寰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名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已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鄭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有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銜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

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帝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為此也　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迫遽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

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耳　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

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
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
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遠以語激帝怒言若不亟誅
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
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
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
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
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

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猷特以國故為之死識
與不識皆為流涕　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
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
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
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
宮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
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
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
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
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
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

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
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視天下
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天石為諸
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
閻孝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
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
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
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
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
扯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
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

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　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宗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

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

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邊寇尚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敵國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幸

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為紅巾出

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閤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脅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邊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趙滑州劉達趙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向汴夜斬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烏珠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尼瑪哈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名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

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　二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時澤

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　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敵人方便之計二為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倍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宗澤召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屢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辟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雅爾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

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遺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東金人患之名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向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秉此著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

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頠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頠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羣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尼瑪哈等既北去留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副統碩格屯真定洛索圍河中蒙克進據磁相渤海托卜嘉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撝將所部合萬人自恩棗趨河間以褒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洛索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撝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

分遣尼楚赫等攻漢上鄂爾多烏珠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富坍緯軍趨淮南洛索與薩里罕哈富自同州渡河攻陝西　尼瑪哈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　洛索至河中宮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陜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驥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瓌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尼瑪哈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令尼楚赫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闕城陷死之初議南陽偪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有　乙未金洛索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畧使唐重與守臣誓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　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

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　癸卯金帥烏哩斡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　二月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　金洛索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敵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矟刺其帥哈富洞胸墮馬死敵為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洛索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洛索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　丁酉尼瑪哈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洛索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尼瑪哈復留烏珠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人為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遘遘城遂陷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　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烏珠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烏珠復入西京尋棄去

五月金洛索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敵陷

長安檄庶兼節制璟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敵遂去曲端乘其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敵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洛索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金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盡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耽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　九月金將鄂爾多襲破信王榛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多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諸砦皆陷時河遺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鄂爾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鄂爾多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尼瑪哈尼瑪哈將麾懷衛而東聞鄂爾多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鞏彥明死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托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洛索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

于裹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
王璘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
以兵付璘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見庶問
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庶自劾得
詔罷守京兆乃去　己未金尼瑪哈鄂爾多合兵圍濮
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挑端夜擣其
營尼瑪哈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
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
死之　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
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昄死之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
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
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和抑其所請敵忌
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
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
金洛索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遂以所

爲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遣兵金人使招徽言
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敵大破之
斬洛索之子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
府　甲子金鄂爾多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
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朝廷危矣因
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總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
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鄂爾多問曰城破乃降
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鄂爾多遣騎名永謂曰沮降
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鄂爾多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犬豕
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鄂爾多怒併其家屬皆殺
之　己巳金尼瑪哈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
尼瑪哈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
尼瑪哈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洛索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
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
降徽言大罵洛索併其子罔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

不屈死事聞贈薇言晉州觀察使諡忠壯薇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秋七月留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東南　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以葉夢得為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益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　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

日大赦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羣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

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丙午金尼瑪哈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尼瑪哈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尼瑪哈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尼瑪哈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取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壬子金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

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江　以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哿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哿爾之罪哿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武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閘

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

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　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己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察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脩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人之不來猶豫遷延侯至秋冬金人再舉驅率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寖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　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瑴衛太后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　辛巳帝次鎮江　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　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瀦開畎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幸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脩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　八月己未太后發於建康帝聞金兵迫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

亮及修武郎來汝為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尼瑪哈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諰諰然惟巽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僭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捍禦及敵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固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

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　丁卯太后至洪州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已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　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遣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為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猶遠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顧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來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

令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已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衆寡不敵不若為避敵之計庚午遂復名百司回越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　庚子帝移蹕溫台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三月帝發溫州

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名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臨安　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　庚子帝發溫州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官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寖以興矣　冬十月帝以劉豫入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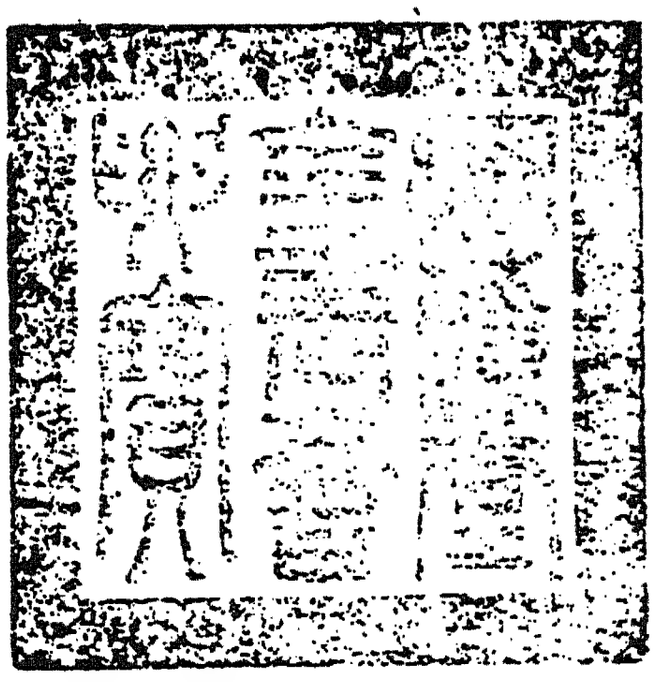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　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閟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令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　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癸酉帝次于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一路亂臣賊子點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亲前功蹈後患以自趋

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
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
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
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
繫中原民心　癸亥帝發建康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
始定都矣



校勘官編修臣朱　鈐
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明 馮琦原編

陳邦瞻增輯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烏珠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烏奇邁從之是月遂陷磁州　九月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圌山福山　冬十月金烏珠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歲死之令歲燕懿王玄孫也　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遍趨南康知江州韓梠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治趨洪州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　戊申金烏珠犯和州守臣李倜以城降　乙酉烏珠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　丁巳金人犯臨

江　戊午陷臨江撫表二州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真州　壬戌金人陷漂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瓊先遁淬獨與戰死之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為舉子居鄉城團結丁壯以保廬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烏珠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浙江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烏珠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烏珠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烏珠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之户部尚書李棁率官屬迎金師拜烏珠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烏珠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憩歇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熟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衆時烏珠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鍾村將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烏

珠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跸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　烏珠聞帝在明州遣阿里富埒絙帥精騎渡浙來追已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

成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博已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博已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為趙氏鬼耳博已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博已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　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　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溫州港口　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暐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丙子金烏珠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庚寅帝次溫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為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敵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柰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敵性强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未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

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言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瓊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充世忠瓊并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瓊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瓊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瓊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瓊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賞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　辛卯金人陷秀州　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杞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烏珠還擊之及烏珠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烏珠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烏珠之壻龍虎大王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烏珠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烏珠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烏珠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

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烏珠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烏珠奔寨會達賚自濰州遣員勒塔葉引兵來援烏珠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塔葉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烏珠窮蹙求會語新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烏珠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櫓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篷則不攻自破矣烏珠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烏珠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烏珠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烏珠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烏珠北還亦自荊門引去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金達賚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烏珠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九月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泰州引還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兵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忽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　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庶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還顯職心忽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

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誅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

嚼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為慶遠軍承宣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搰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闕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輕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

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即坐上作詔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搰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闕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輕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

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即坐上作詔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搰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闕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輕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

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即坐上作詔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搰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闕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輕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

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請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見浚語故相持而泣且論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興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于浚會諫議大夫張燾所親謝嚞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顧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顧浩得書因上書請詹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船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轎持書說傅正彥轎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詹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

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轎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

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　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俊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傳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江拒勤王兵　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洛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樞府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

槽挽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　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垂簾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鄴鄭瑴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癸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

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于廢聖宮帝慰勞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為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為陣中流植旗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傳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

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徹簾顧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廬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賊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援范仲熊時希孟皆賊　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浚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倪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兎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殺之曰夜來獲奸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丞鄭亹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　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瓜閱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桑吉傳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

正彥伏誅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子薨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勇嘗奸帝位議去之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詰庶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詰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興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服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網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　冬十月丙戌王

淵誘賊趙萬誅之　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强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　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刼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

令哉拒之　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辛未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　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遷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　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皐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殺賊衆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為變張俊擒斬之　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於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亂有麥飯肰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曰

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赤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　三月盜郤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刼楚泗州　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　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陽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强壯以充軍　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　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自蘄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有　十二月孔彥舟犯荊南詔諭降之以為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澤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　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已已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刼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　五月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

處之時京東西荊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荊南府歸陝州荊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陽鎮撫使　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　丙戌戚方降于張浚　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以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飢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既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蹶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鬬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陽鎮撫使　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　丙戌戚方降于張浚　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所

識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為招討使岳飛副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欲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敗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偽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五

壓盜賊　六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冬十月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扳柵以入青衆大潰進以餘卒奔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

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念子諲扼已即擁兵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兵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山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吏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　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閏四月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蓮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敗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郴道貴自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

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橫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基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

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扳
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
呼知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
劉豫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
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者數萬人
網悉平之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阮死劇
盜王聞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瓊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
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
太又名么益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六月己酉岳飛
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
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
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
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
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
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

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
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
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之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
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
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
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
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
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
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
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
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
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
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
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

鞍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王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禀王瓊令軍以此無功飛鞫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淺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擒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塞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

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為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鬬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連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憩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却之遣賚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遣賚

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為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尼瑪哈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烏珠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達賚請立已達賚許之乃言于尼瑪哈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尼瑪哈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達賚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柬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知凡偽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于宿州誘宋通逃　十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

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荊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未幾仲為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橫敗劉豫兵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敗

偽兵于長葛　甲子李横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
固守横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吉敗劉
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　三月劉豫聞李横入潁昌
求援于金金遣烏珠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
戰于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横敗績復陷潁昌　夏四月
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
也自剖心以死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
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

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
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
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
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朝
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
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
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　詔李横等班
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　十一月金人遣

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
流寓者復要盡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宗禮言豫父子
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盡江之請必出於豫觀
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
嚴為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要
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其子
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

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
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
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于金晟乃命鄂爾多
達賚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
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
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楊州
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
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時張浚

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還　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呼貝勒問宋軍動息具以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北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鵝口橋已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

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乃止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　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指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達賚烏珠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浚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念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兵自淮引還達賚屯泗州烏珠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蓄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猊亦棄輜重而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葉赫貝勒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

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勤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九月岳飛遣將敗劉豫兵於唐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博勒郭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覘釁於是豫僉獅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患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

震浚聞之令吕社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盧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擊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吴錫率勁卒五十突

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後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顔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彦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尼瑪哈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烏珠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尼瑪哈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烏珠烏珠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舒勒巴為左都監屯太原托卜嘉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頴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達賚烏珠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烏珠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

至宣德門强乘以贏馬露刃夾之因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肆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囿遣小校巡問巷問宣言自今不僉爾為軍不取爾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呼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達賚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校　總
校官編修臣朱　鈐
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宋史紀事本末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張浚經畧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

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趙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渭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白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季陵論任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　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　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

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辛丑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旬獲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　十二月甲申張浚永制拜曲端為武威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

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洛索既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薩里罕懼而泣洛索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洛索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洛索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為然及問烏珠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

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賊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秋七月金烏珠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烏珠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洛索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鄂爾多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烏珠將至撤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閒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撤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洛索引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　十一月金人入德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關進退失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

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蔡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請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踩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趙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六月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洛索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六月張浚以吳玠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閬陝三年訓新集之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

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閱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撥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烏珠攻閤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衰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烏珠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默埒自鳳翔烏勒濟格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勒濟格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默埒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

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烏珠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海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烏珠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却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名諸將軟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薩里罕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薩里罕遂乘勝而進　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將遠來聊用止渴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軍山玠難之遂退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

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已亥薩里罕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茅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拔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薩里罕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俞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捲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已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為利州路階成鳳洲制置使劉子羽為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為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十一月乙亥金烏珠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遂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武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閬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烏珠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罕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

謂殺金平之地濶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辟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帥銳卒介其間左統右榮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衝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盃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赴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辟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帥銳卒介其間左統右榮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衝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盃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赴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

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金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扳其城薩里罕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又以雲梯攻壘辟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帥銳卒介其間左統右榮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衝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盃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赴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

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金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扳其城薩里罕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又以雲梯攻壘辟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帥銳卒介其間左統右榮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衝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盃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赴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

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馭下嚴而有恩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敵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薩里罕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闔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薩里罕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大震　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薩里罕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敵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薩里罕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薩里罕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閏月薩里罕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薩里罕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薩里罕

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參其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薩里罕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拔秦州金統軍罕占與希卜蘇合兵五萬屯劉家園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鼓動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罕占希卜蘇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巉巖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

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希卜蘇善謀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

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刦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金師既退則中伾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　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兀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

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富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扼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實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時為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為金取

岳飛規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　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

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　時偽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鄜

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雨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軍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因分為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畏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日捽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六月岳飛入朝復還鎮帝累詔趣飛還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

逆順為强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八月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鄜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況小嫌耶當為諸公辦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怨怨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我豈可見之衆遍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鄜瓊去乎衆頗感動幾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議秦檜

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封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温言獎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檄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

地歸我寔守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闗中原將發蹇秦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皐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晸復鄭州張憲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烏珠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闗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麾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烏珠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烏珠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户薩巴千户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鋭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烏珠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

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烏珠堺夏金吾副統軍延哈索貝勒烏珠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烏珠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遁還汴京飛撥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繳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粟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烏珠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帥烏陵噶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噶克察千戶高勇之屬皆容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方欲盡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烏珠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烏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

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烏珠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三月金烏珠韓常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札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烏珠破濠州張俊駐寧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已決秦檜忌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而俊益忌飛

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興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

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烏珠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

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誘張俊令劾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

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倓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

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詰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宣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

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蹶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成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

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慼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闕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順昌柘皐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　五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絶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敛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言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又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

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
督厲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輜民户扉同
匝敵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遊
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
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于城下設伏擒敵將
餘人擊之連戰殺獲頗衆已而金三路都統蕆王烏嗹
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
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清等
敵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
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
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
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
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騎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
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
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
為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

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
哨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
婆灣烏珠在汴聞之即趨騎急行率十萬衆來援錡會
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
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
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烏珠又
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
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
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
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巾過
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
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
而二人果過敵被執烏珠問之對如前烏珠喜曰此城
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
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
惑軍心立焚之烏珠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

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

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尺餘明日烏珠拔營而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級長篾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戰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摽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扬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

山阜烏珠平日所恃以為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烏珠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烏珠犯壽春初烏珠自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

誅再舉及聞秦檜名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
陷廬州　二月癸酉詔張俊楊沂中赴淮西時烏珠自
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
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辱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
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
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
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烏珠
退屯昭關　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
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德田師中復含山及昭關甲
申崔皋敗金人於舒城　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烏珠
軍於柘皋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
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
溪兩戰皆捷烏珠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
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
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
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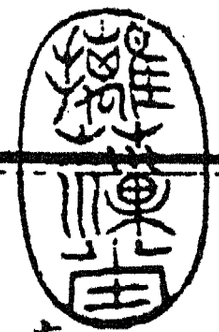
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
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
馬先迎敵沂中繼之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
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
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
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
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
而進金人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敵望見
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
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烏珠復親帥兵逆戰于店
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三月乙巳張
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
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
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
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
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

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興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邪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鎮揚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追矣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謀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烏珠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校勘官編修臣朱 鈐
對官編修 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 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秦檜主和　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雩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雩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

正當扰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益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雩以往且致書于尼瑪哈　秋七月丙辰閻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

清中原之策遂舉行之母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遠者不祥康王夫人那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於外　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閻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

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寵詔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賡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時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嗣多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尼瑪哈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尼瑪哈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

目止劍士且為皓請得流遞冷山　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達賚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即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瑞是以大國能勝之廢後偽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

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達賚怒取國書去執郤送密州囚於柞山砦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非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絶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則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達賚為其任用達賚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使達賚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速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栗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詞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達賚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達賚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爭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檜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

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為左相檜為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詆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

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瑞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順浩至常州桑仲已為寇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為給事中呂願浩既還恨檜傾已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瓊閣宜先去之會願浩薦

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觀侍讀安國復持録黃不下願浩特命檢正黃潛善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說言於

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吃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顧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願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狗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梳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啟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名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詞略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即位先是剏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厉于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霫郡霫

古吳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尼瑪哈使烏凌噶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餽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盡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倫甚悉帝優奬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如金附奏樂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孛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於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來幷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幷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鑄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

帝垂炭生民乃陛下之大仇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詞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尚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尚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已久敵情益閱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藺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臣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薛弁寅丙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為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

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無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鑄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令梓宮未返天下望戚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 是月以秦檜為樞密使 三月己卯遥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為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遥尊為皇太后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那遥金人新廢劉豫達賚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梗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

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檜

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

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

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

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

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五月丁未

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

使指會達賚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

金主命羣臣議幹布力言不可東京留守窩爾袞曰我

以地與宋宋必德我敖拉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

劣復資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與便　博勒郭之位

在幹布上達賚額爾袞附之由是博勒郭執議以河南

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噶思謀太常少

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

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

可信秦檜曰公以知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

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

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

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

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

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

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為

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

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恨帝從其言衆議遂

息烏陵噶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

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

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

血未乾兵燹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恥未雪義難

講好凡七上疏力言不報　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

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

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罪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

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病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宰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恨之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者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頓首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和議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無侍講秦檜以温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禄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

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美乃邀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累大臣無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漸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靖康之禍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窪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反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仇彼謂我之必復此仇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之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為不妄金人之詔為可從臣恐不惟墮敵國之奸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振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　甲辰王庶罷庶論金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那檜大恨出庶知潭州　辛卯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金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金人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擄商鑑不遠

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蒙塵垢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汙塗炭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其常服異時貪婪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今金人至無禮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跪之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談皆欲食倫之肉誇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舍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沈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人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金人犯邊偽豫入寇固常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令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事窮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誇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益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

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金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秦檜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竊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庭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庭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十二月己未以孝光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孝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議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

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宋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敵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稽亂非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敵之誚詐而覩其首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足為不報　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令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敗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畢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函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稽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荊

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覬覦或使親迎梓宮或使舉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邊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遂自屈服奠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咎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傅言金人欲立淵聖於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戰守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益非可結以息信者借令敵國有故上下紛雜天厭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

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人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益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張燾請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禮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與人交割地界　二月癸丑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烏珠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烏珠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五月壬戌張燾自河南還奏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仇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承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仇帝默然秦檜憎惡之出燾知成都府　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裁會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益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縻悠之詞包藏禍心變生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容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土可復矣秦檜恨之罷燾官　丁亥王倫如金議事金烏珠時言於金主曰達賚博勒郭主割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令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

異言于朝會孟庾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達賚等謀反金人執之博勒郭額爾衮皆誅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荅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綰文為宣勘官問倫知達賚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綰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會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監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金人秘之　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有叵測之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壞祖宗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五月己卯金烏珠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布烈之及誅達賚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烏珠自黎陽趙河南薩里罕出河中趙陝西烏珠率孔彦舟等入汴遣烏嚕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等皆以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薩里罕入同州趙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　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售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袞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檝入見白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意遂安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

盟帝下詔罪狀烏珠次第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抵奪矣　八月聚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聚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慶元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户參軍　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烏珠渡淮北去　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　九月莫將還自金烏珠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

奏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臣為金國稟議使時烏珠遣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烏珠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四十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為憑焉誓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

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　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趣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之半以畀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甚快快徙知金州嘗以兵出敵境秦檜恨之徙知叙州擅際使入覲敕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嘗不及奉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煞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書勛往名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訖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哀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頎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已丑帝易緦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　九月

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烏珠讀赦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為釁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為文曰上窮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便軺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濶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圖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顧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　甲寅遣使

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

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數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當大雪薪盡以馬矢煞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析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教行人之

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特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極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

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薇獻闕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杵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尾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寺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覩幸先歸顧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釜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誅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為屈語在四

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金毅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痤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公何悲也及尼瑪哈死弁哀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詞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逮淚洒氷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俟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贖武為至

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
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
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
易宣教即直秘閣而卒　十二月金遣完顏賢等來賀
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為
禮自是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為金所教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
以平濠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
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
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
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
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
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耳然則其有君父不
幸而罹于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
求為之必報其仇者豈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
仇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

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
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
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
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
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
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
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
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金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
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北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
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
詞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
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
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搖動眾謀熒
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
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慮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
是藉外權以專罷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

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賁緣驟至通顯或乃躡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恐屏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矣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金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其餘益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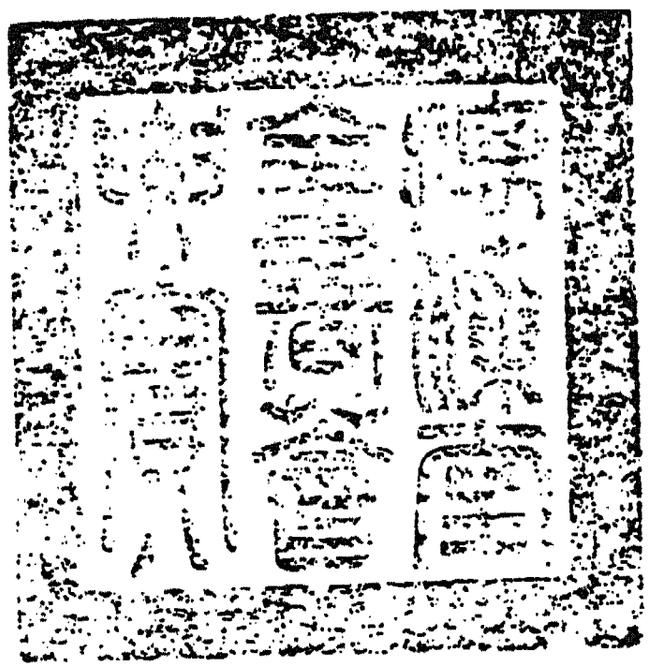
時號為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歟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獘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為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籍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嬙執經司業高閌講易泰卦知度州薛弼承檜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乞宣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候檜入朝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於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

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然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恨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衎覘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坐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仝衎欲別厚賮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衎大

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流涕無一語子焘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逐命直學士院沈虡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檜死檜兩據相位倡和誤國忘仇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牲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相仆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自知惡極為衆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閫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嘗笑言水漲詔遂之檜墮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鞏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金亮之惡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鼐金太祖子斡本之子為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懼衆結蕭裕為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弑逆事至是引裕為兵部侍郎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帶賜之亮吐鶻廐馬賜之金主后貴摩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謀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　五月

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肆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固鶉實使之金主不悅出亮于行臺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主宣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賛摩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賛摩后后白金主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古辨而殺左司郎中薩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達謀廢立烏達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敦拉亮曰敦拉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

揚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揚下金主求刀不得額勒楚克先進及瑚圖克次之金主頰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

立后召大臣因叙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辨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謚曹摩后為悼平皇后廢壽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圖克坦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菼壽圖克坦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衎之至是追尊斡布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宮號永寧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圖克坦后生曰酒酣大氏起為壽圖克坦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圖克坦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勘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嚕左丞相唐古辨判大宗正事呼爾吉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

兀京留守呼拉布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絶而烏達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王子尚主曰朕無以報鄉使朕女為鄉男婦代朕事鄉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薩墨罕等夷其族亮復忌舍音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約索誣飾上變遂殺薩墨罕及景祖孫穆里延舍音子博濟及其族百數十

餘人以魏王斡爾達孫呼爾吉好修飾亦族之　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蘭及宗婦于宮阿蘭亮叔曹王阿里布妻也亮殺阿里布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圖克坦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嚕子索羅綽瑚魯子華喇呼達秉德弟嘉哩四人之妻于宮尋封嘉哩妻高氏為修儀崇義節度使烏達妻唐古定格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格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達許

以為后定格初不忍亮就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格大恐縊殺烏達卽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嘉勞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古石格而以為麗妃使伊里布出其妻富察徹辰而納之徹辰亮姊之女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闍濟南尹噶王烏嚕妻烏凌噶氏儀容整肅召之烏凌噶氏謂烏嚕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

問自殺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圖克坦太后于會寧圖克坦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圖克坦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寧縣主什貴斡喇布之女也靜樂縣主布拉及希延烏珠之女也錫古蘭額爾衮之女也混同縣君蘇呼和琢及其妹伊都阿嚕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婦國夫人崇節博勒郭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鄂哩喇固太后大氏之兄嫂也富魯和琢石格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蘇呼和琢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錫古蘭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撒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於臥內遍設地衣倮逐為戲　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布薩瑚圖克等如會寧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圖克坦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之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弒其太后圖克坦氏初圖克坦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謂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遍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默格教福娘增餙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布薩瑚圖克往討辭謂后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

養鄭王充為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瑚圖克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華特默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繼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塔納阿里布等三人遂名瑚圖克等皆殺之封高福娘為鄆國夫人以特默格為澤州刺史

金亮南侵金人殺亮立雍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蔡知政事余尭弼如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

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頻放伋唯唯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都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為南侵之漸既而汴京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勖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勖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

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厦翰林直學士蕭廣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嘗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恍如親覩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鎧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儻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熀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咡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庶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決矣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蕭永祺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鄉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闡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上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綿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

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為右丞嗣暉為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可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貿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珏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徃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臧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舉兵南伐　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湯思退大怒貶中官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燕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徃徃推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鼠無不被害者　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

蹂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為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綿州　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諷宜生微問其的宜生為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主亮之人心叛盟宜為之備不聽命矣中致仕

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決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人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侍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路都統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荊南以視緩急　五月金人來求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天申節為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郎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

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　六月金主亮遷都于汴　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贏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

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徃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粮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贏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北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黥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遣徐嘉如金賀遷都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炬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

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
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
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二千餘人悉降得器
甲數萬金遣蒙古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
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陣以待衆殊死戰伏
發賊大敗殺鎮國酋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
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
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寔告急於勝
勝提兵往救之陳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

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
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
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冑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
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糧
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兩馳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
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
兵登城以禦矢石如兩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乙
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已巳起復成閔為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
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
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摠之以瓌都為左大都督
李通副之赫舍哩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富坪繩副之
蘄保衡為漸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嘉努副之由海道
徑趨臨安劉萼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
以瞰荊襄圖克坦喀齊喀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
翔趨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圖克坦貞別將兵二
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后
圖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

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纏
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
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庚辰詔劉錡王權李顯忠
戚方備清河頻河渦河口 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

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郎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編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覘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勝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西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敵于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韃懇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金人立曹國公烏嚕為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和碩館明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博索路總管默音東京穆昆金柱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嚕許王鄂爾多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穆哩庫圖淮北諸王烏嚕聞而憂懼會故吏呼爾錦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嚕益懼謀于其勇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嚕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嚕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嚕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鄂爾多為帝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

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泥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　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嘉努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柂樓中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遥見寶船紿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縪綿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嘉努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十

一月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事為意浚欲論時事以其毋計氏年高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為可恃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喪為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是有命　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

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　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横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　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横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横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横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趙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召瓊都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圖輝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渡江晨炊王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両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

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絶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鶻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金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遲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拊髀嘆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 [illegible] 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歛舟焚之絶其歸望然後陛下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絶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默達護神果軍扼淮渡允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徃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艕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

且謂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 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廣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

盡殺之驍騎嘖山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刺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富貴軍京富貴軍京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命軍中運鵝鶩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兩都統制耶律元宜及明安唐古烏延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

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善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斡喇布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死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圖克坦永年梁珏大慶善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荊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殺趨入燕京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張浚至建康先是浚被召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炮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徙犒之一軍見浚以為

從天而下浚犒軍畢郎趨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
宮儀物至是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戊申帝如建康張
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
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亮既
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歷城
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
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下令散南

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　二月癸
卯帝發建康瀕行詔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
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係中原
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　閏月
辛棄疾至山東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
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
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
卽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

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
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
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
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
后雖屈已畢辭有所不惮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
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
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
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淵

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北
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
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國書不如式郎
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
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
浩不可乃遣還　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
魏勝敗之金人復遣烏珍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
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擇勁悍三千餘

騎拒于石閘堰金軍不能進遂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
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
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
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刼其營或焚其攻具既
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于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
援進次石湫壢金人陳萬騎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
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
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

者半圍遂解　六月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初
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
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孰知顯忠威
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
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為蘇尾九族都
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以勇捷知名先是
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
受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

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
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烏珠以萬騎獵淮上
世輔令吳俊徃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烏珠歸朝俊還
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烏珠授世輔知同州世
輔至鄜省父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
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
兵取延安而歸金薩里罕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
城至洛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

原望追騎益多薩里罕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
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薩里罕許之遂推之下追
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
永奇郎挈家出城至馬趐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
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既至夏人問其故世
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
十萬衆生擒薩里罕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
為延安經畧使與其臣王樞李顯葉同出師特紹興九年

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廊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夫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李顓葉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李顓葉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既到此乃命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李顓葉不及擒王樞縛之戛人以鐵鵰子軍來世輔以所部驅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戛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毋弟姪者斬之行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吳玠於河池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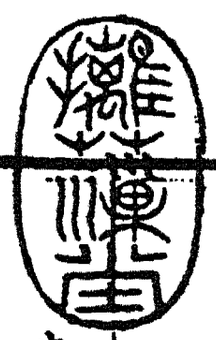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總校官編修臣朱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
謄錄監生臣張龍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建炎紹興諸政朝臣言事附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遠者處以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

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
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
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
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六月以久雨恒陰詔即官
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
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開國之謀造生邊患
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

初蔡京托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
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
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
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
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
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
帝母后穹廬氈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糲
肉酪漿之味服紈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

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
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
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
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
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
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
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竊卒類為盜賊宜
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

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情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
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
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
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
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
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
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
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

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日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寧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韙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欽宗又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禰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脩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

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廢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人而著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毀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鄙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帝從之即以命藻後因綦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敲蒙養成敵人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

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辯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為黨則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之哲宗實錄以朱書之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既又除常同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兼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効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

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十一月以金帛兵退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

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郎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爵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閑而日慶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

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

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

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

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侵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

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之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

庸之材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瑰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盡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狥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渝詘成

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

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敢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嚀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

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輶軒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敢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嚀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輶軒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五年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

千牧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
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
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
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
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
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
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
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日積月

聚惟軍需是慮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言

十四年三月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閌表請臨視帝從
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敷化堂
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安移書責閌
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刼制於強敵生徙
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
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
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

為大恩師儒之臣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
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
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
惟興兵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甲躬與民休息今疆場
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
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
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
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
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
縣被水民家細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
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
塞人言敢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
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

禁麑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嘗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令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為者緊可覩也李綱曰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親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二詔亦可悲矣

孝宗之立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

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

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親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

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請建儲云　陳邦瞻

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夫造膝密謀為宗社計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為之非將帥任也智名勇略蓋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茵劉之變實立明受帝庸主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知讒人不以此為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益可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為崇國公聽讀于資善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

十三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解官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璩初帝知璩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荊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意遂決制授璩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　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太宗正事稱皇侄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琦為皇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

親征琦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琦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琦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琦既立更名昚　六月庚午詔集議子侄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固辭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曦門肩輿扱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議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　庚辰帝五日一朝德壽宮太皇上不許自是月四朝

隆興和議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七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堯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可復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與樞密議欲城采石

瓜洲渡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　十一月金以布薩忠義為都元帥赫舍哩志寧副之時金主以朝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衆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衆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嘉納之　三月壬辰金帥赫舍哩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先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富察圖們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

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浚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冠退則論賞以邀功冠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宼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囘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

出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予祠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敗之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園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富察圖倒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

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扎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領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癸丑金赫舍哩志寧自雎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博索復自汴州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雄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

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

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鑾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衂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

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為御營使上嘿然改
除王十朋吏部侍郎復出知饒州　己卯貶李顯忠官
鈞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
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
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
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
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
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戊

寅金赫舍哩志寧復以書移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鄧
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
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
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等皆上疏
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
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
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
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
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
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
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
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
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名分
歸正人不可從　十一月己丑盧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
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
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唐鄧

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
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　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
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
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奏言人主論兵與臣下不
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
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不若
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而應
之思退說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

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不折一兵而坐
收四千里要害之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
寢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
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帝然之　癸
丑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力言金
未可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
一行禮物並留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
州不可割之意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廷侍從臺諫
與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
京師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
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
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　陳康伯等言金
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
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
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
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

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虞允
文胡銓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曰此
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
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邊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
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
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
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
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
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
下憂之不聽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布薩忠義復以書來議和　二
月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
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
之望以幣還既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
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丙戌詔
張浚視事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

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是帝惑之會户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徐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絶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尋三官尋除名竄郴州　戊申八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鄂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試浚也浚晉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秋七月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準軍功賞典及撤海泗磨鄧之戍　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金人之不可與和彰彰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

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吊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敵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敵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内虚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毋一與敵和則中原絶望後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主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下親征之詔金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吊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

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陳師道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彼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金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吊者七也側聞金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三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金人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

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吊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吊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竊觀今日之事和決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講和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人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侄大宋皇帝某再拜奉千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亡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朴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布薩忠義及赫舍哩志寧　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丑穜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罔擢穜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罔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督　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

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赫舍哩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自夘至申勝負未決金圖克坦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成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闕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湯思退罷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

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戊戌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　癸夘遣王之望勞師江上　丙辰王抃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王抃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丙申以金人議和下詔曰比遣王抃遠抵賴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感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蠲租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

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
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棐愈
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
才傑詹起人人有敵愾意比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
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
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夏四月庚
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　十一月詔收兩淮流散

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
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
地及更定受書禮益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曰金先約
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
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檻前跪進帝
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

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
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
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閫外
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
起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為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
盟發兵何至害卿囓雪餐氈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
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
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貪同不可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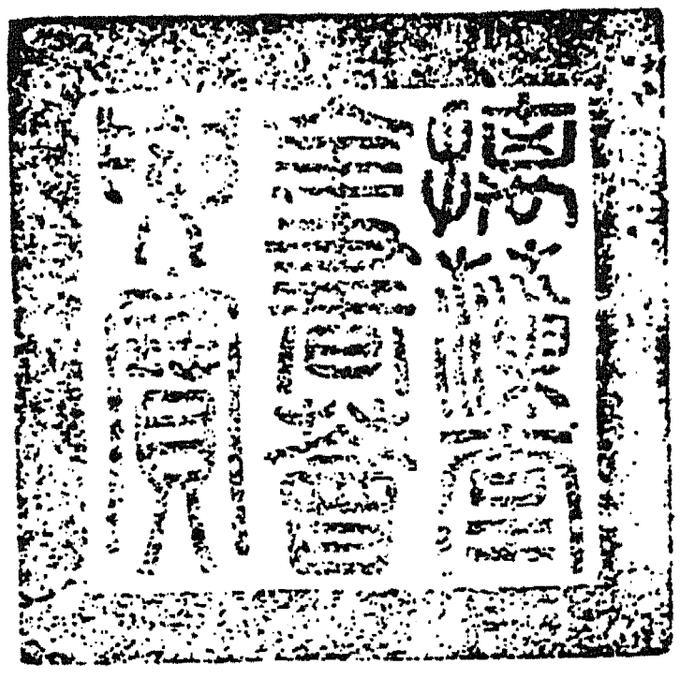
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
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
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
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之遠謀對君父
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
戍洲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伏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
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常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
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

本内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郎得之亦難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啓釁必須遣使則祈取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内事不足何暇事外通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賊盜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内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

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陽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益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絶金人不與通

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内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揩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揮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郎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宋史紀事本末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孝宗朝廷議

孝宗隆興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對垂拱殿先是帝卽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熹時監南嶽廟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

理義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於此因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以臣策之則議者所謂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

天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中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根本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蓋明矣臣願陛下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今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隙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上異其言至是召熹入對熹復陳三劄一言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觀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今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論國計者有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

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於一已之私也國家之與北敵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忽也三言先王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

時朝廷遣王之望使金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熹初讀第一劄上為動容聽納至第二劄論復讐之義上遂默然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召呂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日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論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親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

之處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起視前代遠過者尤當愛護而扶持帝善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丈武豪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

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搗其巢窠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讐恥又何自而雪耶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熹任

職如故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

著而汚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宂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庭之論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徵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

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竦聽熹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為七事以進上皆納之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

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九十有
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
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
雖遇歛年民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
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
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
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其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
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

還者有罰
十一年刪定官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讀
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
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
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
戚者太宗使温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為人臣不能
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
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

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
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間蠻夷君長帶刀
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
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
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宜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
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化恥未復生聚教訓之
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
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誦

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漸漬
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銷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
飛者在六翮臣以陛下無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
博求天下之俊碩相與講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
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其二曰臣少
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
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
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

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較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鸞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棄於人寄食出胯下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而坪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逾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廢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不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曰至之時陽氣郎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齏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

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為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舉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往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

藏奸伏匿使人不可致詰焉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治矣上反覆贊嘆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奸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遂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貪民兵增驛騎製馬橐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金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

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曰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曰吾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

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曰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日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變惑犯南斗通日鎮星犯端門變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兩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令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逕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

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荷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琪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見昭然早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左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佻讐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軍務邊事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

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崐凝之
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
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
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
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
可消於天變下可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
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
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
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為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
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於所以為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
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
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
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既正則
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
而惟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
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
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
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
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
也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
惡之嚴下謹覆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
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
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
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
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軍萬民
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
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
哉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
影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藉藉矣
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

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徃者淵靚説
扑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
臣所面奏者雖蒙陛下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
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
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
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
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
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
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矣至其納財之途則又不
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養軍
士本非得已而為將帥者巧立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其
糧賜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此既厭足矣然後時
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
於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
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
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

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据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
通乎其外之稱也匹夫以一家為私諸侯以一國為私
至於天子則窮覆極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
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
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
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内損經費之入外納
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
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
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
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
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
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
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
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
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夫以蜀之小而

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賢人終不得用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竊惟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嘗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遍知決非天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重而彼之自任亦輕以至庸

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盡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若是而猶曰不得其人豈理也哉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以陛下一念既未能去其私邪之蔽而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凡為不公不正者得以盤據窟穴於其間至其敗露則又未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容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紀綱既壞於上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務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蓋自朝廷以及閭巷十數年間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寧宣和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嗚呼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

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發於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士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如唐天寶之亂其將相貴戚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豈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此識者所以深恨於或者之言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臣皆已極陳於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皆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僅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愈至於不可為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慨然竟不能用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藉息獨亮以為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敵人庸懦政令日弛捨去其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外敵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敵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方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

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喻之父祖貿産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産吾安得言贖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六大計重六鄉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華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則財阜練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問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内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關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應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乘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横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横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

為術以乘其所之至論取進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
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
臂也秦敵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
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
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
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
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
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

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劒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
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
安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
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
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
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
旦金人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
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頴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

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便唐
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為固揚兵擣墨增陵深
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與雜耕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
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
間諜明斥候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鄧之間前為諸州
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
駕時一巡幸彼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
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

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寇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
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
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
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梧奔足而大軍兩道並
進以捷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
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應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
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
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

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垂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應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帥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日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心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葢以地下於西湖故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欝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反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金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

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葢陛下郎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腹誹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

崇高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
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
為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
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
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
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
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
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洩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
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
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
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
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
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
久不可一舉而遽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
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
苟安而為妾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便也自和

好之成益已有年九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
以坐驚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
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
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
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
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
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
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
至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妾庸兩售
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
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
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
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
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
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
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

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紓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采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

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辟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于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攬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

其上以理義廉耻攖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徽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嘗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廣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衆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卑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垂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立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寖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歸

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邑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簪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史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庭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

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令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來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為六飛所駐

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脩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

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乏下塲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

罰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
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
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
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
二百年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甲
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
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閒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
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

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
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
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
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
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
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
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
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
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耆委以荆襄
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
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廬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
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
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
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
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
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

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
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
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
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
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
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
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
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日之儒士自以為得

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吁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豎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為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讐不肯郎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齎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

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肯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仇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以易武

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使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肯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昵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緻狀以聞事下大理箝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帝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箝榜僮死而復穠者數不服又因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才援之

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蓋將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云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

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
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
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
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
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
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
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
英雄豪傑皆仰望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

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
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
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
此時而命東宮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
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尊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
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
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
傑靡然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
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
不必守敵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
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
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
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
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
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
習舟楫者之所畏敵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
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

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
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
京口連山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
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
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
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肘腋建業必有
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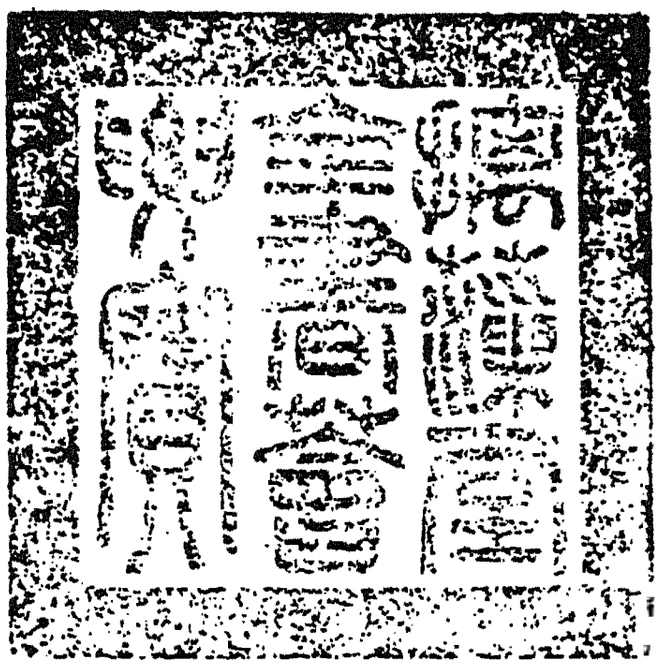
日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窩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九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金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金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裔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古達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擾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攄高臨下以乘正氣而

用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烏珠之上兩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以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目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蜀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諭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闕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益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金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

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敵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敵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愚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蹇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郎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制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大略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內禪不報由是

在廷交怒以亮為狂怪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校 總
校官編修臣朱 鈐
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一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道學崇詆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纂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高宗紹興元年秋七月丁亥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顧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而不疑反而浮偽之徒自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從之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復尊尚程頤之學至是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

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
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
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者非也
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一以
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
外使知朕意時方台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
所指云

七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台之安國聞陳公輔請禁
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

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
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
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
語孟皆發其微言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
文哉孝弟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
予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
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
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
故其道不行願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
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
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
安國學術頗僻安國遂辭台命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

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
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
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餘
怪驚愚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
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先是朱熹為浙東
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劾治
之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為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
之風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
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

賈為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未嘗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心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損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或詖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益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誠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

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為姦眞偽相亂爾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為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薦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獎諭甚渥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偽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絕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乘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

得言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益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刱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察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已愆扎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觧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益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蔡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詞無實謾言橫生良善受禍

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光宗紹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莫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指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

為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偽從之先是上在嘉府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先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人物先宗問為誰裳以朱熹對直講彭龜年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及上即位宰相趙汝愚首薦熹遂自

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時韓侂胄方用事熹意蓋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優人戴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遂出內批罷熹經筵除宮觀熹去侂胄益無忌憚矣其黨復為言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奸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亦被斥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被斥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事者即具奏言幸門一開其弊將不可復塞及至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時韓侂胄方用事熹意蓋指侂胄也侂胄由此大恨使優人戴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遂出內批罷熹經筵除宮觀熹去侂胄益無忌憚矣其黨復為言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奸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亦被斥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

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録其真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勵無敢飾詐以求售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廖師旦復請考核真僞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録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通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八月申嚴道學之禁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帝頗知其非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恐誤陛下之用人且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言則徒有嗟臍之悔願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致放肆從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殲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説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

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擁住進擬大理司直卻褒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七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原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卿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字撫州推官榮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十二月削

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蓍焚之遂六奏劄闕陛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頴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

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
楊芳項安世李壘沈有開魯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
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
田澮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
浩趙葦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任張
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
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徼幸之徒
倡為道學之名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
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
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
以元祐黨籍自比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
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盜名欺世
帝從之為下詔戒飭.

六年三月朱熹辛將蔡右丞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
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蔡會聚之問非妄談時人短長則
謬議時政得失乞下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二年二月弛偽學黨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張孝
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然之故
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言孔孟既沒正
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
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
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
名之臣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
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
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
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
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為禁十數年間
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禁十數年間
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
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

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為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卽雍程顥程頤張載

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常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為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惇頤嘗為合州會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惇頤所以施諸一方凡諸行事之一二耳

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呫嗶訓詁儁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決肌髓不可救藥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非溺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為不小臣愚欲望聖慈先將惇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益非小補詔下太常定議

十三年追謚周惇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從魏了翁任希夷之請也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紹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浩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惇頤為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彦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復親書朱熹曰鹿洞學規賜焉　按宋世道學之傳自周惇頤始惇頤授之程顥及其弟頤而其學始盛同時張載邵雍與顥兄弟實相師友雖立言各成一家至澤於仁義道德不求同而自不能異程氏之門人則謝良佐游酢楊時尹焞最著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受學於侗熹出而程氏所傳之學始發明無遺蘊其與熹同時而志同道合者為張栻呂祖謙特論異者為陸九齡兄弟今自惇頤而下畧採師友淵源所自以見一代道脉之大較云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焚餐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為人事窘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惇頤惇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程頤辯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極其德美非形容所可及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秉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心入於此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敵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卒也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字正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為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嘗作顏子好學論之略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斲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

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惜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益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益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者也今謂可學而至豈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頤所著惟易傳為成書尹焞謂頤踐履皆易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其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識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堙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

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非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心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子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游酢楊時從頤學一日頤坐而瞑目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出門外雪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也又訪之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熙寧中被召以事辭歸築室南山下弊衣疏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于程顥顥答書曰承諭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

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蓋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載得之大悅載所著有西銘正蒙而西銘最為一時儒者所服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顈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楊時嘗問程頤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頤荅曰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二本之弊私問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卻雍字堯夫范陽人

雍少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晦不就枕席者數
年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
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其求之至於四
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心
折裹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
學純一而不襍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
角其自得深矣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嘆
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自著無名公傳曰無名公
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
情已之淳十去其三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
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
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
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九矣五十求學于
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
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鄰安得謂之僻既
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
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
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終
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時也四
方之人遂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無名者不可得
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
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
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
者雖思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
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
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
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初見程顥受學甚篤後又事程
頤頤嘗指良佐謂朱公掞曰此人資質敏悟近思之學或
問良佐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
若不用則何止問子莫不用否曰是聖人便不用當初
魯叔此語被伊川一語壞却二十年魯往見伊川伊川

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大早再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是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語轉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語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善鍛鍊人既說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以文學知名於時程頤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名酢職學事酢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程顥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居仁嘗以書問之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速也然速安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尹焞字彥明洛陽人從程頤學頤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焞獨能力行之嘗言伊川教人只是專一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浩陵歸日往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堵當更無計較也那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可輕說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初舉進士得官間二程之學即往從之程顥見時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歸閒居累年沈潛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畜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學者稱為龜山先生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從彥嘗與人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徒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

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其議論醇正類此　李侗字愿中劒浦人初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絶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云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父松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三人者善松疾革命熹父事此三人且稟學焉子翬嘗告熹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者從事釋老之說皆非侗與人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如此者且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

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熹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所不究極而其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與張栻論之最詳其言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

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民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益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真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

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中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熹門人黃幹狀熹行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魯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益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赴斯文於將墜

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栻頴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從胡宏仁仲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以書質之宏宏喜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晝夜觀省以自警策為人表裡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熹每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其之傳長從汪應辰林之奇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搭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永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晝

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祖謙嘗與朱熹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絶利之原凝聚停畜方始收拾得上又與張栻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畜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説有餘其自克治如此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陸九淵字子静金谿人少有異稟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説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為然詆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熹書為申其辨畧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名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

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熹言為是再書辨之詞加憤厲熹益以為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倏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

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顖悟父發博覽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遂沫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吕新書行於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之數天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窮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有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虚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

惟太祖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六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大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北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乎其竊道州也郡縣逮捕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堪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逆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于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意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

辛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寧宗 廟議陵議附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救　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擗踊謂宰臣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曲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

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
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
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
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
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
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袁工議如
初遍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
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

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不許戊子
帝袁絰御素輦還內 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
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袁絰而杖如初因詔
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
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
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
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
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慰辭

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
德壽宮禪祭百官釋服甲辰群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 三月
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
宗用翰林學士洪遵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
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功請用
沒配享不聽 丙寅權攢高宗於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
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
下令欲袁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
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
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帝自
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
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奠大子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
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

詔專以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為首相

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為重華宮　二

月壬戌下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帝素服退居於

重華宮辛未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

后為聖壽皇太后大赦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

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

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

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性悍妬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

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

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

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三月己亥子擴進

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

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

帝得心疾壽皇聞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

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

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

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

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

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覘宮

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啟之則宮人兩

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

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

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

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

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三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辛巳帝疾

稍愈始郤延和殿聽政以子濤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

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

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

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為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

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須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頃盖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貢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不亦韋歟

龜年又以書誚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沕

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慮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

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以為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為第一　秋七月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

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后寢與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遷也上怒思出知紹興府　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帝卻之彥逾等復上書曰陛下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數日卻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救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

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
朝重華宮皆不報　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
宮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
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
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
言以生疑惑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　夏四月壽皇疾浸革詹
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
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
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
右之人自此讒間逐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
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
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
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
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
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
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
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
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毯帝曰素知卿忠
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
頷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
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
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
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
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
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　五月壽
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
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
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
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痛
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
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

憂甚侃曾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令乃出都門請自
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
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
引辛毘事以謝且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
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
重華宮問疾許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戊戌夜
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於宰執私第趙

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
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晨不出太宗
正丞李大性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
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為
衰者聞子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路為之衰
蓋言成人畏子路之來方為制服乃于路為之非為兄也若陛
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
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

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
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
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
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
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
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
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
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

恢復重遣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
乘然易衰為書正敵國禮減去歲幣以定隣好金人易
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
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
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官庭之孝未有
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郤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
宗其無愧矣

乙巳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儲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傔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詔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　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誚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

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
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
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楷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
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
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
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
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
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
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擾可即皇帝位尊

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
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
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斷
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揚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
遂白辭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
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
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

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
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
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
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命聖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
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即喪次召還留
正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
晏然汝愚力也　乙亥侍御史章頴等劾內侍林億年
陳源揚舜卿詔奪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撫州居住

冬十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為壽康宮　閏月庚申詔
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
復皆請併祧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
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
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受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
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
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
則是以子孫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

為物宜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可觀者及夫宮闈妬悍閹寺交搆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韓侂胄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即位　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己巳以趙汝愚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己亥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趙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寧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仆丹

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與知閤劉弼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張山陵不合侂胄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愈憤羅織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九月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守章惇附和視正士如讎譬衣冠之禍自此始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攻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襲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僭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復內批罷侍講朱熹　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

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母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恣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寧大觀閒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令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　十一月庚戌

以韓侂胄蕪揜察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悉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闕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托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托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蠹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逐去此小人毋

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閹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舊僚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次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已已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

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振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鐘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跋疐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鐘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彭龜年劾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振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鐘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跋疐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鐘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

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彭龜年劾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振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鐘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時彥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跋疐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鐘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

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閒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普御於點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為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吕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熹錮黨敵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之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洛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志乎童顓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遣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

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固陛下之
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
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
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
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
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留之不聽是日有旨李沐
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
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時天下號宏中等為

六君子　秋七月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　十月
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
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
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
軌乘龍授舄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
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
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
是命侂胄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
拒之及之大窘會閘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
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是月以趙師㒟為工

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
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部侍郎師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俯觴啟之乃栗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諱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鬼四枚於韓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鬼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小庄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嚴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六年私七月以陳自強僉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儀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累及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

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令之有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蕪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郤史施康年以為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為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偽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閽自薦以覘召用抹粟言偽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為少保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押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皆附韓侂胄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蕪師旦蕪樞密都承旨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寵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擢勢日盛所屬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自韓侂胄中宮未有

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佗胄有怨矣　加韓佗胄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受允中上書請依文彦博故事以佗胄平章軍國重事佗胄以為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佗胄欲以勢利盛士大夫之心薛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肥節以規榮進政府樞臺諫侍從皆出佗胄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佗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薰灼

三年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韓佗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與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笆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几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緘于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佗胄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佗胄喪完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佗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佗胄繫銜比呂惠卿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彦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佗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時佗胄專政既久黨與徧內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考宗疇昔思政之所儆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流涕顏槭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巽乞置平原府官屬佗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北伐更盟

寧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鞬靼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椿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妥豐守臣屬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盟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

盟完頻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布薩揆會兵於汴以備之

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布薩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將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精窮戲饑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丁未韓侂胄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侄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

委曲含容恐徑采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
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丘密為
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
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武戰
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
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
絶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
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
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
侂胄不悦　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
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賤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傑
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金使不報語
使人更以正旦朝見　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
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謚繆醜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
取唐鄧復命布薩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
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几宋宗族
所居有司提控之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
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先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
月辛巳陳孝慶復虹縣　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
新息褒信頻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璧草詔下伐金
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
不報之仇頃以強鄰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
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
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彼運之將傾兵出
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泊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
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
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
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
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
命璧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
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
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興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

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丘壑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
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壑代之駐揚州壑至鎮部署諸
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
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壑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
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壑欲全淮東兵力為
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
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
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
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　秋七月韓侂胄既衷
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
事壁微揭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
負謗非竊謂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
旦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　八月丙子金布薩揆分
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
出唐鄧赫舍哩子仁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兵一萬
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舒穆嚕仲兵五千出鹽州
完顏璘兵五千出永遠　呼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
楚州　十一月甲申以丘壑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
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果將兵駐真州以援之
又以壑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壑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壑
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
增兵防守　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
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
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布薩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
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郭倬下蔡聲言欲渡守
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
遣薩布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
潰走自相踩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
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
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十二月

金赫舍哩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没於金　時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丘宻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宻使畢其説始露講解之意宻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靚既回宻得金行省文字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宻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宻乃遣陳璧充小使持書於揆願講和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宻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且言金人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宻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蒙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丘宻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宻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首謀若移書宣諭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宻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無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

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是月金布薩揆
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
汴至是揆卒　夏四月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
金軍時韓侂胄慕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
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
詰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
以行　九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
止之於獄露丐環守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
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
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
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
舍宗浩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
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
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
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
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
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
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
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
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
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匹犒師銀
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
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
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
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
師以口舌折強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
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
柟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王倫之孫也　辛卯以趙
淳為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
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巖巖
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
十一月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

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璧璧謂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即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象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揚侂胄罪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去丁丑貶自強永州居住己卯斬蘇師旦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請稟韓侂胄首於兩淮不報　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謚

己丑王楘自金軍還初楘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侄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

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楘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楘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楘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楘曰己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楘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楘還索侂胄首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蘇師旦首付王楘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六月王楘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胄與其他權倖沒入

之田及園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九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　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吳曦之叛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丘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以興州都統制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寧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曦時為殿前副都指揮使欝欝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規求還蜀陳自強為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曦至興州因譜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亦不省　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固持重捄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遣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

以堅伀胄之心金人聞曦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慘可不畏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決今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吴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將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困焚河池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　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吴曦聞金兵至因撤蕃關之戍金人由抜開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口完顏綱遣張仔會遺馬良顓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駸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吴氏譜牒於金金完顏綱和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吴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紿言當得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劒亟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泥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三年春正月辛卯吴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

社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祁等成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為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晛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泰自薦其目李道傳鄭性南楊泰之悉棄官去　二月己未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遂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遷書痛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劒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叛雖迷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俾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美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椿棄成都而去　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

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病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警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肆逆之謀邦有常刑罪在不赦　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戶內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攝四川宣撫使巨源攝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逮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珠赫哷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某王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還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箚鼓競奏驎載雜劇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

揚鞭而撻之其人亦楊鞏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睨舉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丑斬倫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為宣諭使　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為蜀要害盡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巔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忠銳撤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寧以朽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撰丙遂以忠銳附倫表聞於朝　丁卯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吳曦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號慟如私親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　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為首倡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為首實則獨後二人及獎諭詔書至汚州巨源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敵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啟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慙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柵容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械巨源收送

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援刀取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翻外士人張伯威為文以吊其詞尤悲切丙以人情洶洶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嘉定二年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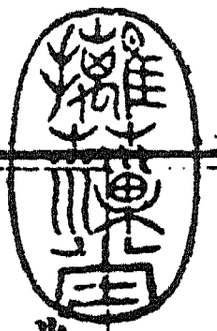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 朱 鈐
校對官臣 孫希旦 編修
謄錄監生臣 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蒙古侵金

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却特特穆津稱帝于鄂諾河特穆津之先有曰勃端察爾毋曰阿倫郭斡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勃端察爾拉特泰曼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諜于鞮靼至伊蘇克依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還次于特里衮布達拉山而生子因以特穆津名之伊蘇克依死特穆津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楚特部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楚特等敗因得少安時泰楚特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楚

特部遂微未幾塔塔爾部叛金特穆津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封特穆津為察哀圖嚕猶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奈曼部于特黙格川議伐奈曼奈曼迪掠之特穆津乃大會屬部于特黙格川議伐奈曼奈曼反侵延汗營于杭愛山與黙爾奇斯諸部合兵勢頗盛特穆津與之大戰擒殺迪延汗諸部悉潰特穆津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拉吉哩寨經婁斯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即位建九旂白旗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青吉斯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特穆津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特穆津聞而憾之

奈曼滅之執伯嚕克汗以歸

嘉定元年冬蒙古征托克托及楚察里汗時斡伊喇等部遏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討黙爾奇斯部滅之托克托中流矢死楚察里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

二年三月禪和爾國降于蒙古禪和爾即唐之高昌也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為誰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嘆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工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也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侵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絶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塔萬珠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萬珠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益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懾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

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遼破大水潦以進金主始恐乃釋遼珠之因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通吉遷嘉努參知政事完顏和碩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八月金通吉遷嘉努完顏和碩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呼沙呼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卓帑特察罕台諤格德依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紇堅監軍完顏鄂諾勒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和碩率重兵為後繼或謂紇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紇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獾兒觜紇堅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紇堅等戰金兵大敗入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和碩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和碩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

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逆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珠赫哷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和碩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十一月金圖克坦鎰初為工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鄂吞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鎰工言曰自國家興鞾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

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鍔曰如此是自虧境土也金主從鍔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恥哉　呼沙呼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凍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州呼沙呼不悅五年三月金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墻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圖類與齊勒

濟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紫荊關蒙古主復用呼沙呼為右副元帥六年五月金主永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與其黨完顏綽諾富察坪爾錦烏庫哩道喇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屏闊而呼沙呼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此闔已絕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圖克坦金壽石圖克坦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錫古納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呼沙呼至東華門護衛色坪默和爾等納之呼沙呼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圍

守之呼沙呼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竪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瞋目不語黃門乃還呼沙呼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圖克坦鈐時以隆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守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鈐乃還第呼沙呼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鈐人望乃詣訪之鈐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顧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呼沙呼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呼沙呼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驍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圖克坦鈐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子守忠為太子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後追複衛王諡曰紹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珠赫呼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克塔布扎爾等蹟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荊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扎巴爾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古北口與克塔布扎爾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哥爾台哈斯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皂河欲渡高橋呼沙呼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翊日再戰呼沙呼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呼沙呼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為呼沙呼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呼沙呼之第呼沙呼誾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時蒙古穆呼哩統兵侵金所向殘破

永清人史秉直聚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户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蒙古主留哥爾台及哈斯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通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鞨靼兵為三道命其子卓齋特罕罕台誘格德依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部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布札爾等遵海而東破濰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圖類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濱棣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工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遣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秉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餌我諸將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入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永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　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闕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五月金主珣以國威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左丞相圖克坦鋭諫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

暉左丞穆延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
行蒙古主聞之恕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
以解和為款我之計耳復圍南侵金主至良鄉命庶衛
紇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紇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
索衮而推卓達必什哷勒扎拉喇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
暉聞變以兵阻盧溝卓達擊敗之遣使乞降于蒙古蒙
古主遂遣明安援卓達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
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蘇哷以為不可平章珠赫哷
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蘇
哷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隅有守
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
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九
月蒙古將穆哷哷哩進兵攻金北京守將伊木沁帥衆二十
萬徼於和託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錫喇高德玉
等殺伊木沁推音達琿為帥穆哷哷哩命史天祥等趣兵進
攻音達琿遂舉城降穆哷哷哩恕其降緩欲坑之蕭嶺森
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宜有降者乎穆哷
哩從之奏音達琿權北京留守以烏葉爾權兵馬帥府
事於是金順成懿通州相繼降於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穆延盡忠
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蠟寫
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
庫哩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
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富珠哩調遣繼
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素無紀律三
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芻死
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絶內
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
恕即起還第然兵柄既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
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
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
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

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受誼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說被洞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僞二字投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痊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縛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

金好之絕

寧宗嘉定四年六月遣金崧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

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使謹飭邊備

七年三月金主珣遣使來聘歲幣　五月金主珣遷都于汴遣使來告　秋七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盍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致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彼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彼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常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為規模則

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小僅存不能無外憂益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悔之形是堂上名兵戶內延敵也徵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綸等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真德秀復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鞏洮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于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鑑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弱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中國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起禍之由其失有十曰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工心奢靡盡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球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

政宣之失災異數見火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證此工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斂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說以冒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

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論逐排沮挫抑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瀾繼尸宰柄卞攸滔廁樞庭其翔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巔為蒙蔽以欺工聽劉法啟死西陲而東南六郡而王瀾匿不以告鄜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伐而大臣諱晦于中工下相蒙稔成大患至敵兵濟河而朝廷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瀾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

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瀾匿不以告鄜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伐而大臣諱晦于中工下相蒙稔成大患至敵兵濟河而朝廷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擾浙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瀾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

事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凜畏庸懦不武敵師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諤頊其為猾怯又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蔉爾之鄭峙喔強國間區區一璟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邦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

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麼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益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不當徇其欲方女真欲遼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避吾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

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欲
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酌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
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于
境上矣益强鄰窺伺本無厭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
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惟以納叛毀結余覩為造釁
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徵結納之事其能
係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
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
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
嗟灾異頻仍修省之實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
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
諂猶或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也其於內
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
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
亦以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益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
今獨不能還我河南之地以覩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
而伯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
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早詞遣使以觀吾之所啟
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
藉口以開釁端臣揣其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
之也昔五季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
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啟吞晉之
謀元魏已併諸國遂萌飲江之志今新國方張盡有河
朔楊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季角立之勢殊未可為
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强大之魏
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厲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
江漢為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忖安危
於度外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為獻一曰宗社之恥
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人益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
值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
亡彼國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

以遺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舊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時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金者畏名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名怨於亡金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艮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人之存亡為我欣戚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敵存為喜敵亡為畏則大勢舉矣

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

國之元氣也元氣痞塞不可以為人公論堙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工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精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復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傲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十年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交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也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珠赫哷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萬慶分兵犯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犯棗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置制使趙方李

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
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迹不宜用兵
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
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
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
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
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五月金人犯襄陽趙方
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

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覲往
襄陽檄鄧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
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圉山勢如風雨再興等
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
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
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山遲明抵棗陽馳突
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
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
乃去　六月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罪曰朕勵
精更化一意息民金人跨我中原者久矣彼既失其故
土又競爭之宣不知機會可乘譬恥未復念甫申於信
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
遂傳檄詔諭中外官吏軍民　十二月金完顏賛以步
騎萬人犯四川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
堡破之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
十一年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復破皂郊死者五萬
人　戊辰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覩事

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
城壍簡閱軍士完顏薩布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
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
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鉤鈐自
警鈐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
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
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

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汧州都統劉昌祖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顒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兵合長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吕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布薩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十二年春正月辛卯金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彦吶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還　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于黃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林關都統李貴遁還　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趙希旹棄城走

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圖嚕安金人乃遁去　金完顏鄂和復大舉圍棗陽墜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計其空窠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虗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婁為後殿　閏三月癸亥金人圍安豐軍及滁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巴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滁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真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貫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虎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滁州季先蒿平楊德廣趙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要赫德　駙馬阿哈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

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于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觀王者賞承宣使殺尉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尉馬阿哈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哈實不死也　秋七月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時金帥完顏鄂和擁步騎傅城宗政糞糠盛沙以覆樓櫓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鑌石工晝夜攻城運菑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外掘深坑防地道敵戰棚防城隙穿穽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斫路以刳土城顛樓腦宗政撤樓益薪聚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戟勁弩備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帥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漺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目睛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鄂和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道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賑之給田赦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濟其傍甲燬其城堞空其貲糧而已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棗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孟宗

政復敗金人于湖陽　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衆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絶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寧子寧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趨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質俊李實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陳昱出工津庾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會夏人於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引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于西和罷張威官

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　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衆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絶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寧子寧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趨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質俊李實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陳昱出工津庾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會夏人於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引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于西和罷張威官

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　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衆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絶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寧子寧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趨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質俊李實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陳昱出工津庾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會夏人於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引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于西和罷張威官

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圍黃州急詔馮楫援蘄黃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而敵兵已集大節竟自沉於江而死金人復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　癸丑金兵退扈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絶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都監鄂和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頼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攻固始縣破盧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侄青受宋詔與全兵相距全匿其事五月鄂和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鄂和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

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壬辛皆覆沒金
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十七年三月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
而復遣樞密判官伊喇豐阿拉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
不南侵

李全之亂

寧宗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
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

自名楊安兒金泰和中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
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
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金人招鐵丐敢戰軍得千
餘人以唐古哈達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成邊安兒至鸜
鵒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

吏山東大擾

七年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
頭蓬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槍人號李鐵槍
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斂益橫河
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設招掠州郡皆衣紅衲
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
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
之
八年二月全布薩安貢敗楊安兒於益都安兒奔登州
刺史畋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
萬安貢復與山東行省完顏璹經歷黃國等將花帽軍

討敗之殲其衆安兒秉舟入海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
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
收餘燼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
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貢復遣瓜爾佳
錫爾格破劉二祖斬之餘黨稱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
夏全時青襲淵萬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十年秋七月知楚州應純之以山東羣盜來歸置忠義
軍時李全等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

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
倍應純之僨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
歸銅錢為名勉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
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
常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
死先至山陽寓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
意純之命先為譏察諭意群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
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兵五千人附

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
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瀕歲小稔朝野無
事丞相史彌遠壅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純之慰接
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
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焉　十一月
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
總管　五月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國安用來降

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十二年九月以貫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
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
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乞預借兩
月糧然後率所部五千併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
不許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
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

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
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
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
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以逆
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減濠之役分
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屯又用陝西義勇
法湟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湟者不滿六萬人正
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容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
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是月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

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功為治中先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十二月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俾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救炬數百齊舉遲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特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十三年六月壬午賈涉誘殺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初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季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使吳覬使誘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於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連水忠義軍統轄　八月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于清崖嶼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清崖實因求內附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乃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

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呼爾噶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營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工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將鄂博台盛兵出旁有繡旗女將駝槍突鬬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擄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冬十月金以時青爲濟州宣撫使初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復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十二月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自以入漣水非費涉本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於

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於淮安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枝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却遂以付全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　十一月京東安撫張林叛降于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誘鳶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舡艦與舟謀爭舟楫之利勝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凡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猶重南貨儥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懿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

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悖恩耶待與
都統提軍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
遂以京東豬鄆降於蒙古將穆呼哩福狠狽走還楚州
林猶貽賈涉書言非己叛實由李福也
十五年二月李全復泗州　夏四月知濟南府种贇討
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
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
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
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十六年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置力請
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
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
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
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過出軍必請
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
前亦頗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
曰忠義為合尺籍固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
制閫一留全所底功過有考請給無獎壽邁從之全乃
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八月李全攻邳州不克復還青州　十二月以許國為
淮東制置使初國為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
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奸謀益
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驚也遂易國文
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
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及聞國用乃註釋國疏以寄全
全不樂
理宗寶慶元年十二月州軍作亂初許國至鎮李全妻
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
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千損八九全自青
州致書于國國訪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
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
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

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工謁甯賛成全曰節使當庭參劄使必免禮及庭趙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恕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費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勳業一朝位我工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韋夢先夢先令隔幕駡咄慶福亦恕既而全欲往青州恐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也更折節為禮因會集閒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敘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訖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服此虜矣全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為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為亂適湖州潘壬事敗全黨孟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紉肝胎四將為應肝

胎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報其辱明日國磁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睎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數心乃授睎稷為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自青州還楚仍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閔斬數人工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印于濟卒中以授睎稷睎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睎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睎稷至以恩甫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五月李全據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

曰逆賊背國厚恩橫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思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岡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覘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徒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慰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工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正人之事也責范者天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事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思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岡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覘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徒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慰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工自一人下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無不知禍賊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晞稷者正人之事也責范者天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事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罪銷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彌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不聽　六月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博勒和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　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博勒和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

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博勒和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黃之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二年六月蒙古圖李全于青州全北副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枸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九月徐暉稷罷以劉瑋為淮東制置使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暉稷畏懦謀易帥劉瑋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忙延譽忙亦垂涎代瑋從吏尤力故以瑋代暉稷忙代瑋知盱眙　十一月劉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其狡不許彭忙自以資望視瑋更淺曰瑋止夏

全是欲遺患盱眙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瑋懦懼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傅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氏滅夏氏寧獨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即孤死兎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城飾出迎與接行營壘曰人傅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臧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罷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楊州借兵自衛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趙盱眙欲為亂盱

胎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
聞之大恐琦自劾未幾死
三年春正月以姚聊為淮東制置使朝廷以聊嘗與李
全交歡故命之聊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
見李全妻楊氏用徐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聊入
城聊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三月趙范工書史
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
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而數千
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
彼款兵之計或謂飲兵退屯可以護賊而不知成彼深
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為合而浪戰或以
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
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
不勝悔者矣夫有過冦之兵有遊擊之兵有討賊之兵
今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
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
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
欲深入而畏吾之掎其虛此過冦之兵也盱眙之冦素
無儲蓄全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
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遊擊之
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
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
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
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
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全全無餘力及
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全人矣或謂揚
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
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
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
帥閫以張軍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
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名范稟議復

令知池州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己曰譬如為木有身愁無柚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己為厥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乃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李福偽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稟籍籍謂福所致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機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縛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翳贊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覺姑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遣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令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安國用閻通數曰我曹來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閒貳今歸于此宜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貴帥恨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救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氏亟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八月檄知盱眙軍彭忬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忬輕儇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

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審遣人報全於青州遷延
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已乃歸盱眙設燕
邀忙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　李全得時青
報慟哭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
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
得專制山東威福全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
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
聞其至遂留楊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

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　十二月金封李全為
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顏鄂和于龜山故也　李全
誘殺時青併其衆
紹定三年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五月以李全為武定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
命初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
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
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
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奸姑事
苟安不之詰及全糾麥舟過鹽城知楊州翟朝宗喉尉

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殫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廷倉皇遣幹官王節慰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黏板煉鐵錢為釘熬囚脂搗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紿趙敬夫以衆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圖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即擲書不受敬夫恐亟迎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遂以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至平山堂以

俟三城機便全攻東門綦親擣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
綦出綦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
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綦曰
不絕汝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
抽矢向綦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
工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取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
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蓄
且儲畜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纂長圍三城自困全乃
悉眾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
俱絕范綦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
兵衝擊殲賊甚眾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
復薄城全張益綦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
輕兵牽制覘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
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官兵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
大戰獲全糧數十艘綦亦力戰敗之

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綦大敗李全於楊州時全沒
圍城壁范綦遣諸將出楊州東門掩擊全走上城官軍
躡之蹂溺甚眾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綦曰賊俟我
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
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
自東北馳至范綦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為三迭陣
以待之自已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
賊背而綦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謀反
已成然多顧忌且憚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
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綦用事
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
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綦
夜議詰朝所向綦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
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壁塞西門全置酒高
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擐壺雙拂為號以告范范
喜謂綦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

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鬬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婁覩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婁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威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剌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鞮甲併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

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婁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婁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詭婁進取有方慰籍殷勤故能成功

五月趙范趙婁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振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營柵萬餘家潰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旻趙必勝全子才等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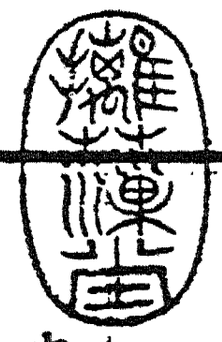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史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明馮琦撰

陳邦瞻輯

史彌遠廢立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慇於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為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惇又更名詢

嘉定十三年八月癸亥皇太子即皇帝位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以宗

室子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興宮燕懿王德昭之後
希瓘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余天錫
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
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
沂王無後宗室子賢
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漸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
保長衆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
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也曰者嘗
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訔次曰與芮天錫因
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名二子來保長大
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
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
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名之
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
最貴宜還撫於其父衆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

乃補與訔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
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
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
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
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
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
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
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
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秉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
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
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録鄭清之
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
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
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
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

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閭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曰姝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

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荅一語則清之將何以荅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以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

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哄哭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遥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尊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

棘佽宵蓄養群奸指正為偽外挑强隣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瓘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理宗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寘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餘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宮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幸官屬入賀壬子夜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顧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卹孤故事與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事處置盡善臣二千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

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瞽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五月卽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

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惇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綱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清明天日而以此身受此汚辱也盍亦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於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

也威重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樾其爪牙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亮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威也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

敢偪强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故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旦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　秋七月罷

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故也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閫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金河北山東之沒

寧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僧格巴圖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碉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永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辟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兎盍遂舍之薩木哈恥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二月

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呼爾撒爾必南征鯨懷反側穆呼哩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

廣寧等州下之移呼哩帥先鋒蒙古布哈權帥烏葉爾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嚕阿嚕岱圖克坦拜札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布薩薩固珠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闕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闢嵫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絶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闢與阿里布遜為特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珠赫呼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北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甚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葉爾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闖溜石被圍以兵救蒙古布哈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穆呼哩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穆呼哩殺之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闢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道潤有勇畧敢戰鬬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左監軍

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

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尼格迪音郭文振及威州
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
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
事　十二月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
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鴻吉哩等十軍及蕃漢諸軍
並隸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
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
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呼哩怒將屠其

城時州人趙瑨從穆呼哩哀懇切至穆呼哩義而許之
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亦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寨等州而去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張柔檄召
道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荊闕柔遇之逐戰
于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
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
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為河

北都元帥　八月蒙古穆呼哩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
帥烏庫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
却三登矣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
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
參政李革守平陽平陽兵少援絶城陷或謂革宜上
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
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恩徹瘦守汾州元帥右監軍
納哈塔富拉搭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珠赫呼高琪請修南京裏

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
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覺五十萬者
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左廂譏
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覺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
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
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卿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
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

功于會朝門　蒙古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瑀進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完州復敗仙將葛鐵槍于新樂遂南掠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于

河朔

十二月金殺右丞相珠赫哷呼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薩

布殺其妻因歸罪于薩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糺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搏多厚撫糺軍而搏多輒殺人且勒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卓達之難而中都以亾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搏多二人也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圖克坦鎬等言制

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西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伊喇先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萬鍾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

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同時九府惟武仙號富强　秋七月金使烏庫哩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蒙古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閣適金恒山公武仙遣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吊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穆呼哩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冬十月蒙古主遣達呼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闕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襄陽唐鄧圍以攻蒙古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呼圖哩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磨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

十四年夏四月金東昌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呼圖哩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事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磨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昌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呼圖哩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事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磨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昌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

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呼圖哩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事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磨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昌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呼圖哩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事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磨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昌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

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呼圖哩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事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磨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昌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呼圖哩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事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磨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昌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

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呼圖哩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事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磨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昌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穆呼哩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穆呼哩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蘇呼圖哩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事謂千戶薩里台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磨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所殺十四年夏四月金東昌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穆呼哩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峴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襲穆呼哩于濟南穆呼哩迎

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穆哩以石天應守葭自將兵攻綏德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攻延安金元帥哈達與納哈塔遏珠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追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堅難猝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州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穆呼哩狗青龍堡天作遂降　冬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穆呼哩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以石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穆呼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穆呼哩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僕散孝順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穆呼哩以天應子翁科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嚕岱守河中阿嚕岱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嚕岱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嚕岱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詔入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

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穆呼哩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岱遜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　是年金主珣殂太子守緒立

蒙古取汴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金使請和于蒙古　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睍歸　十二月蒙古入京兆闕中大震復以兵破闕外諸隘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闕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崔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　蒙古主特穆津殂于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禅華善為前鋒禅華善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蓰自有蒙古之難二千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穆昆忠孝一軍皆回鶻奈曼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驁狠難制禅華善馭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伊喇豐阿拉敗之慶陽圍解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于汲先是武仙既降蒙古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天澤屢擊敗之復真定仙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仙後仙走屯胡牒關　冬十月蒙古訛格德依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翁郭羅至陝西議和金行省伊拉豐阿拉赫舍哩要赫德等懼其泄事機

留之及豐阿拉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翁郭羅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郭羅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圖類帥衆入陝西剽掠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原政事完顏哈達及伊喇豐阿拉行省事于閿鄉以備潼關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哈達豐阿拉逗遛不進金主遣近侍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豐阿拉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人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哈達豐阿拉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哈達豐阿拉還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慶善努戍之　金完顏禪華善敗蒙古將蘇布特于倒回谷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圖類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先趨寶鷄綽布干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秋七月綽布干至汚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圖類聞綽布干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圖類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于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汚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鱉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善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鄂和元帥板子鄂和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巷戰火鄂和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鄂和在鳳翔為監戰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鄂和

奉御祿爾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祿爾遂諸鄂和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鄂和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十一月蒙古圖類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　十二月哈達豐阿拉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禪華善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圖類將兵渡漢江哈達豐阿拉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阿達茂皆曰

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內空虛必為所潰豐阿拉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哈達豐阿拉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列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覘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豐阿拉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富察鼎珠力戰始退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豐阿拉曰江路已絕黃河不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遂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運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豐阿拉乃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哈達豐阿拉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豐阿拉乃入鄧州城懼軍

士遂路鳴鐘招之哈達豐阿拉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游騎突至多被俘獲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博索不從而遣瑪辰楚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爪𦬇佳薩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實克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圖類以師來會爪𦬇佳薩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至瑪辰楚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鄭州遣蘇布特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珠赫呼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兢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曰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

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

林中遂走寨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
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豐阿拉已失所在哈達遂
與禪華善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圖
類與金相持遣琨布哈齊拉衮等赴之至則金軍已
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墜其城哈達匿窯室中城破發而
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
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禪華善趨避隱處殺掠稍
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

騎夾之詰圖類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禪華善也
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
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
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
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撞踶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
生當令我得之豈阿拉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圖
類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
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
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圖克坦烏登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圖
克坦拜札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
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阿
里哈傳旨召烏登援汗烏登遂與潼關總帥納哈塔赫伸
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
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
闕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
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游騎

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
兵遂長驅至陝烏登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
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
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
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廂欲戰而饑憊於是重
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烏登赫伸從數
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圍
歸德府金行省什嘉鈕勒綽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

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薩布為左丞相薩
布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
平章政事博索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
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薩布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
諸帥　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陽城中惟三峯清卒
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薩哈連疽發於
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
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强伸為府佥事領所有軍二千
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
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
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
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銅鞭發之又創逼砲用不
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
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
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
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宜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

伊喇豐阿拉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
郭和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
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為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
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
驅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
博索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
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
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
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
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
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
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
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
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
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
不然破大磴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

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稭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燔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博索命築門外短墻委曲陿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鑵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

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破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思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蘇布特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趙秉文為巳守城為巳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豈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究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飲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

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薪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僧道醫師驚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秋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金恒山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呼沙呼合兵入援仙至容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避嘉喀齊喀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喀齊喀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佥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顙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

內族哈準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準為佥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哈準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粞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玖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自經死白于李蹊蹊顰戚曰白之佥政及白哈準哈準曰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東手待斃而已遂至入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錫瑪喇愛錫噴曰與其食之寧如留勿奪為奉御博諾所告金主怒送愛錫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　十二月金

汴京糧盡援絶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鄜或言設欲入鄜蒙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鄜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鄜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

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激三軍之氣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富察固納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鄂楚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固納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平章博索右副元帥鄂楚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坦拜札等帥諸軍扈從參政訥蘇肯樞副兀知開封薩尼雅布棄城四面都總領珠赫外城元帥東面巴薩哈南面珠嘉約爾珠西面崔立北面富珠哩滿努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問閑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自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

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呼沙呼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博索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現敦綽斯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

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博索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感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什嘉鈕勒繩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糾爾古納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德希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滜麻岡遣博索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博索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博索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博索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陘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阿里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珠嘉塔克錫布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

諸軍怨憤金主乃暴博索罪殺之初濒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見富察圖納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博索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提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蘇布特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

皮器物皆煮克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乘以騎兵踵其後西南元帥崔立性淫姣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薩尼雅布曰自車駕出京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問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不答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

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按劒指完顏訥蘇肯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訥蘇肯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爾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宫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台從恪至以太后詔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

師都元帥尚書令樞密使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蘇布特軍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宫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為

已私第取内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虚為文若虚私謂好問曰今名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虚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

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為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夏四月金崔立以天子衮冕后服進于蘇布特又括在城金銀搜索熏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壍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宫兩宫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

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
皇后圖克坦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
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行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
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
妃等于和林在道鄭楚萬狀尤甚于緻欽之時蘇布特
入汴城五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
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
屠之汴京既陷蘇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
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
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
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
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
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
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會蒙古兵滅金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

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
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
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鄧伸之往報蒙古俟成
功以河南地來歸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什
嘉紐勒綽懼不能給白于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
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富察固納忠孝
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於城中諸軍既出城
金主召固納謂曰紐勒綽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固納以
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
台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誅圖用時蒙古特穆德克圍亳州
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固納請北渡河再圖恢復
紐勒綽沮之固納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
海州金主不從固納積忿異志益定孛啰以聞金主深
憂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
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固納金主復懼固納馬用

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固納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于都水瑪哈尼宅以兵監之驅紐勒緷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博諾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劒於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固納因大殺朝官李暹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固納提兵入見言紐勒緷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紐勒緷罪而以固納權參知政事　夏四月金唐卿行省武仙一鼓挼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節州守將伊喇瓊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走馬曜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伊喇瓊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富察固納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瀆固納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固納因其母以計請和固納乃密與特穆德克言欲劫金主以降特穆德克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固納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固納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固納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特穆德克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固納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特穆德克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固納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富察固納既敗特穆德克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熙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益悲

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鈕祐祿温綽烏克遜愛錫等密討固納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固納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固納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賜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固納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台宰

相議事而令温綽伏于照碧堂門間固納進見温綽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劒斬之固納中創投城下以走温綽愛錫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温綽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先是金主以强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叅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

思烈命左右射之閻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凌噶瑚圖克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曜而射之韓奔還陳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斡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强多以輕騎攜妻子出奔蔡州

於是鷹揚都尉猰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項南面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

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呼沙呼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富珠哩小洛索僉書樞密院事呼沙呼有文武材事無鉅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

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為游息之所呼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呼沙呼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録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固納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閫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庫哩鎬鎬不能繼日夕交譖于金主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遂疎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跑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屺山三砦敵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屺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大提未幾丁順復破默佞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屺山絕

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烏色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台文彬等授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機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代唐州金將烏庫哩和歡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曰衆息州刺史烏庫哩瑚噜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衆知政事穆延烏登僉書樞密院富珠哩中洛索卽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由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瑚噜畏縮命仆爾佳玖珠代之塔齊爾博勒呼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固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固岱至朝廷不許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躍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奉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圍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呼沙呼曰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台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富珠哩中洛索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洛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呼沙呼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呼沙呼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已時金徐州節度使郭蘂嚕約源州

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訛扎剌薩布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端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噭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

枚分遣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永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合理博之後博索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絶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已而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俄頃四面鼓譟爽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門洞開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呼沙呼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呼沙呼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汝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叅政富珠哩小洛索烏凌噶瑚圖克總帥元志元帥裕色爾赫舍哩栢壽烏庫哩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僉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寛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葬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京錫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

天網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網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倦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挾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夏四月詔遣宋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荊襄以兵五十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哈拉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修大

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蓋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修因人之獲使遽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頷之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台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三京之復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欲

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叔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

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頹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不應刀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之而不應刀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僨事直前之士

畜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併饑寒之訴常欲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乘時而報怨恭鹽之寇嘗欲伺閒而竊發蕭墻之憂凜

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
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
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
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出師非止一途陛
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
以備馳驅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
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
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

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
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
饑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不已至於累
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磬
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幹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
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
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
欲勉強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
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踩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
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
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
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道
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
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
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
人既滅與北為隣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
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
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荊榛之區
獲俘不過暧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
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策可謂俊偉然
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
而為變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執政不能從
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

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閻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大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爾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薩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强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我七月徐敏子啟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夜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城下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

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喪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自効　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楫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等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總校官臣朱　鈐
校對官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蒙古連兵

理宗端平二年春正月丙辰詔孟珙屯黃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為襄陽都統制 六月蒙古主命子庫騰將塔海等侵蜀特穆德克張柔等侵漢口現布哈及察罕等侵江淮 秋七月蒙古將口現布哈冦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而還 冬十月蒙古庫騰入蜀次鞏昌金總帥汪世顯降時金亾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庫騰至世顯幸其衆持牛酒迎謁庫騰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責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庫騰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　十二月蒙古庫騰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庫騰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彦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仓兵退守内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彦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抹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彦呐至蜀口撤帳前總管和彦威以軍還沔仍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彦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隘人關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洪山張順躬成大等以兵捍禦蒙古將特穆德克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　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兼勝劫掠城中為之一空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失於撫御削三官仍舊職任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急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革事宜泳從其言草詔進略曰數年之間多難

已甚屬讐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興隣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滅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是月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　八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九月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友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閣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彦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彦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鶏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已圍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攀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裹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沒西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　丙午蒙古庫騰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鄰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鄰

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十一月蒙古口琨布哈入淮西斬舒光州守臣皆遁口琨布哈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蒙古特穆德克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救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驚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名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二年春正月己未詔史嵩之趙葵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　二月蒙古再遣王楫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聞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

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為猥燼又於串樓內立舵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吕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冬十月以孟珙為荆湖制置使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三年三月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耳襄陽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

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八月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閉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監采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而伏蒙古遂取漢州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遂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十二月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逐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分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户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掩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破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

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便珙遂興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

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勒巴圖魯為飛鵰軍聾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稱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以孛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夏四月蒙古復使王機來機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晳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為蒙古所屠　十二月蒙古伊拉瑪斯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拉瑪斯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當誓死無辱吾君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爾貸伊拉瑪斯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二月蒙古伊克那顏耶律珠格自京兆取道商虢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狥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守將杜霆棄城遁　十

二月蒙古兵攻欽州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秋七月蒙

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力戰却
之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四年五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諸軍禦之　六月
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
復其城　十二月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
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
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崩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
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達城北入
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隄畜洩三百里間
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千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五月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
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　七月蒙古察罕
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六年十一月蒙古兵寇荊湖江淮之境攻拔虎頭關遂
至黃州

余玠守蜀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以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
玠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嘗作長短句謁淮東
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拔
沐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
彥塲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麤人斥之
為傖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
必至於激爭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
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
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
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實
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二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
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
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
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
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玠至築招賢

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遣謝之播州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閽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常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弈以墨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餘請見玠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

之諸君無預也率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汚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師搗興元不克玠憮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數年之間建城堡築閣隘增屯堡邊

警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搗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二年二月蒙古將汪德臣城汚州未幾又城利州自是蒙古且耕且戰蜀土遂不可復　冬十月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命興元用等夜閒鼓力戰始解去

寶祐元年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

又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初玠帥蜀至嘉定夔帥所部迎謁絕贏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弊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恐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一日曦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殽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印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會戎州即欲舉

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將代世安世安閉閤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朝夕有變又陰啖世安寀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欒欒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兵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秋七月余玠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於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閫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康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故人多

懷疑懼至是聞名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
莫不悲之　薛應旂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者纔
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世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
相容迄於南渡曰甚一日追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
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為一木之支而謝方叔
徐清叟之徒必為疑問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
蜀非宋有而國祚亦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
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二年八月下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大理獄余晦帥蜀奏
惟忠潛通北國遂下獄竟斬於市　九月追削余玠官
秩奪其子晦告身先是侍御史吳燧等論玠聚斂罔利
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
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緡之累年始足

真魏諸賢用罷

理宗寶慶元年八月罷直學士院真德秀先是嘉定中
德秀為起居舍人兼東宮講官言事不避權貴知宰相
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
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帝初即
位自知潭州召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對勸帝以容
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頗納之時又召魏
了翁為起居郎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諫開邊
事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
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是
與德秀同召而洪咨夔亦入為考功員外郎咨夔言事

尤剴切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
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
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默謁景靈宮而已臺臣
深銜之會上書言濟王事者甚衆彌遠以為患有梁成
大者以知縣秩滿待遷詣事彌遠家幹萬昕昕一日言
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
語遂擢監察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等論德秀所
主濟王賜典非是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鐫二

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
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
凶又目成大為成犬　冬十月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
祠祿初胡夢昱以論濟王事逐了翁出閫餞之李知孝
逐指了翁首唱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
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
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訟誣
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
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
奏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鶩或立異以自
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
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
達變謀不中機或強辨以為能或詭計以市直或設奇
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
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
翁雖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
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賑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
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
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
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
九經要義一百卷訂定精窓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
蒲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
者執此以往
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為文華閣待制了翁應詔
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
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
以重省府四曰復待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
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
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
衛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
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爛若白黑上讀之為
感動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

洛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康陛一夷網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人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

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究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時樞密院編修官陳塤亦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允所任不過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庭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益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塤曰吾甥紹定初嘗言乞去君側之蠹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益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塤曰吾甥紹定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不好名耳遂力辭職直聲動一時

端平元年春正月秘書郎兼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訕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曰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重珍每草奏必齋心盛服有容啟手書削藁帝嘉其忠實　冬十月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帥閫有進取中原之議德秀上封事言移

江淮兵甲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
廢壞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
進德秀為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
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惟存乎敬而已敬者德
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
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夫天命佑德久矣陛下儻能敬
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
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
之辨以為進退人材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
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
於上躬者又言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
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
嘉納之　時又名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
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僑衣履垢弊愀然謂曰
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
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
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
軍怨於掊尅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
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羣榮
誕為二豎以胺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
下不此之慮而躭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
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及
之帝為之感動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飭
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
甚厚僑固辭不受

二年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言息民講武工嘉納之　五月
真德秀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
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
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皆頌都城
人時驚傳頃洞奔擁出闕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

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宗之晚年帝始有意向用而德秀遽殞天下以為恨

十一月以魏了翁同參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與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三年二月召魏了翁還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再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夏四月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之謚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材曄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顧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帝時又名崔與之以為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推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興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愈於此益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則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教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進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于敢諫之臣忠

於為國言未脫口斤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叅與名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咸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獻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禆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咸畧舊寮凡有絲髮貪緣者執不乘間俟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揀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問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能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於十三疏不許

三年九月鄭清之喬行簡罷台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十一月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未幾了翁卒

史嵩之起復

理宗紹定五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端平元年六月以入蔡功加史嵩之兵部尚書　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

三年二月以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嘉熙二年二月詔史嵩之以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荊湖

南北路江西兵馬置司鄂州
三年春正月以吏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
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
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
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
迹已形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
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興喬行簡李宗
勉並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

淳祐四年六月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挾邊功
要君植黨顓國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
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
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
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
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
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為君
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

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
夫之術舉朝皆受其籠聲譽鮮有不為其所欺也於凡善
則歸己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惟窺測上情承順
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斡
旋也是嵩之要譽於下而陛下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不報　九月
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遠卒詔史嵩
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
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閽上書曰臣等

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予之
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暮
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亡之病
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

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亂臣賊子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哀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襲者開督府以和議惰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稟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徘徊牽引彌縫貴戚冒嘱貂

璫轉移上心簠緣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鐺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為邪禮子問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揣尾乞憐暨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幣者已無遺算國

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本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為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必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居為十七字之誣也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

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堂堂中國豈無君乎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乎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洋泣裁書適覩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

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馳之騎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旬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謂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趨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禽獸為類矣惟陛下裁之不報武學生前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為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通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靖康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

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嵲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黨去趙與懽以才名軋己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專柄去王

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隨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為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逮其去竊閩其時太學九士扣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于宸旒之聽而親管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即今同寮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于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于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畧曰肅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裹狄能運掉三邊能發縱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為陛下之喉舌也嵩之而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苦堀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圭旄節魚鱗雜龍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懽逐遊士諸生闔之作拯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行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烺烺奎躔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絨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孑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

而不為當行已而有恥苟為飽煖忍貪周衆之羞相與携持毋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愚愚納忠何敢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頌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為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名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蚤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

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寃紹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於應辦輦金帛輸芻糧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江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勝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坐使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恐江陵之勢既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荊湖之

路稍警則江浙諸郡馬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直几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為今日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幾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理宗寶祐三年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强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

及謝堂鷹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實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氏列憩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謂國有綱紀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於供膳羞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通逃之渠兌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

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遂出方叔提舉洞霄宮

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帥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畢三者不去政且日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

大全方謐事內嬖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楫楫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楫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楫短楫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楫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楫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刀圍楫第驅迫之出紿令輿楫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棄楫罵呼而散楫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楫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楫益恣橫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左司郎中陳宗禮見大全擅柄以言為諱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無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不納　十一月章鳳翥施於郜藏之催科實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六年夏四月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開慶元年春正月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

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竊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而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未聞有死封疆戰陣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表玠沈炳張鎮吳衍翁應龍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迂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群然胥怨曰名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念及此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强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敝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

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菽粟而菽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

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撓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帝從之按方叔此疏蓋置公田之漸故載於此

景定四年二月賈似道當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宋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虜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同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可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訁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

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封還詔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荊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憒十八界會子四十五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詔准三十楮將仕郎詔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詔准萬楮承信郎詔准二萬楮安人誥准四千楮孺人誥准二千楮民失實差而得虛誥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訾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甥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燧劉子庚鎮江則章坰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仲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為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

五年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

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稍輸之官倉時興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　秋七月甲戌朔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疏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罷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益困

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工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

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令閱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遲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

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
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額重而納亦
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為侵
漁之計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歲幣重大
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
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
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
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
欲省和糴以輸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
遺患猶不息云

總校官編修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六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明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蒙古諸帝之立太宗　定宗　憲宗　世祖

馮琦撰

陳邦瞻輯

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蒙古主特穆津卒於六盤山在位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卓齊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罕台三曰諤格德依四曰圖類至是圖類

監國

紹定二年八月蒙古主諤格德依立諤格德依聞太祖之喪自和博之地來會那律楚材以遺詔名諸王畢至請立諤格德依時圖類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即位于和林東奎騰阿魯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

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絶之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諤格德依卒廟號太宗諤格德依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絶第六皇后鄭瑪錦氏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因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

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至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烏特古呼蘭諤多拉哈瑪爾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諤格德依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以孫錫哩瑪勒為嗣錫哩瑪勒蒙古主第四子庫春之子也至是后名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三年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鄭瑪錦氏稱制諤多拉哈瑪爾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自有憲章令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諤多拉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為相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

知其何如耳　時蒙古諸王圖類第四子呼必賽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恵英爽不羈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為僧往來雲中會呼必賽名他僧遂邀秉恵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恵于書無所不讀尤遂於天文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賽大愛之秉恵復薦張文謙名為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蒙古主庫裕克立庫裕克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庫裕克乃即位于昂吉藞默托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年三月蒙古主庫裕克卒于杭錫雅爾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内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貔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烏拉立海額錫抱庫春子錫哩瑪勒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十一年六月蒙古主莽賽扣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及大將烏特哩哈達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瑪勒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瑪勒固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烏特哩哈達等不聽共推莽賽扣即位于奎騰敖拉之地追尊其考圖類為帝廟號睿宗錫哩瑪勒又諸弟心不能平莽賽扣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賽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呼必賽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

呼必賽遣趙璧召之樞至待以賓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次及救時之務為條三十呼必賽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呼必賽曰今土地人民財

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賚從之樞又說呼必賚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皆列障守之

十二年二月蒙古主以諸王嘗欲立錫哩瑪勒乃徙太宗后于奎騰格拉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定宗后及錫哩瑪勒母以厭勝並賜死禁錮錫哩瑪勒于默多齊之地六月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於汴京闕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闕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呼必賚遂請于蒙古主蒙古主曰闕中户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闕中河南之地呼必賚與姚樞夜燕樞因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呼必賚喜曰吾能為之樞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莽賚扣卒于合州城下莽賚扣沈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信巫現卜筮之術凡行事必叩之殆無虛日廟號憲宗

景定元年三月辛卯蒙古主呼必賚立初呼必賚自南伐北還廉希憲聞阿里克布克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闕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哈丹穆格塔齊爾俱會于開平轄魯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克布克不至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呼必賚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勿克終肆予沖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為此懼驛騎馳歸

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輯良規不
意宗盟輒先推戴在右萬里名王巨臣不召而至不謀
而同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
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
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
可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予能祖訓傳國大典于是
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
請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
淵冰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
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
飢渴所當先務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勲親斯
托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
戚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誕告
多方體予至意　夏四月蒙古阿里克布克闡呼必賚即
位命阿拉克岱爾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
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

渾塔噶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琿塔噶
復分遣人約成都密喇卜和卓青居奇塔特布哈同舉事阿
里克布克遂自稱帝于和林　五月蒙古劉太平霍魯懷
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拉
克岱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
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倅引一急
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琿塔
海密喇卜和卓奇塔特布哈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
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
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于成都汪惟正誅奇塔特布哈于青居
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塔海良臣以未
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
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檄蜀卒
四千命蒙古將巴崇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
憲命赦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塔海知京
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拉克岱爾自和林帥兵適至遂

與揮塔噶合軍而南時諸王哈丹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統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搏其前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揮塔噶齊阿拉克岱兩閧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擁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賦參知省事

二年冬十月蒙古主呼必賚以阿里克布克遣命自將討之與戰于錫默圖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搭齊爾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呼必賚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擊之其部將多降阿里克布克北遁呼必賚引還

五年秋七月蒙古阿里克布克自錫默圖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隴哈什阿藐岱錫里濟及其謀臣布拉噶托里齊托郭斯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布拉噶等伏誅

蒙古立國之制

寧宗嘉定十五年五月蒙古主特穆津會諸將於可溫寨以西域漸定始置達嚕噶齊於各城監治之達嚕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

理宗紹定二年十二月蒙古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三年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咨

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肇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弗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

上不可以為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四年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楚材奏請諸
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
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人舉鎮海尼哈與之同事權
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鈐穆魯伊達巴激怒宗室烏爾沁使
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
必欲寘于死地鎮海尼哈特蒙薩等懼譖楚材曰何為殊
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
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烏爾沁之誣
逐其使者已而伊達巴為人所訴蒙古主命楚材鞫治
楚材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
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舊惡真長者汝
輩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
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
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太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大
小悉以委之

端平三年夏四月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蒙古
唯事進取所降之戶皆以與將士凡一社之民各有所
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呼圖克領之民始
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
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
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
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
楚材之議及呼圖克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

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
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
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
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
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
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
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
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

嘉熙元年二月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實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八月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立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三年十二月蒙古以諤多拉哈瑪爾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諤多拉哈瑪爾請以二百二十萬兩責之楚材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及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搏鬬邪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特穆津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且聲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蒙古主呼必賽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

慰廉訪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秋七月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赬川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嚴私鹽酒禁　二年夏四月蒙古主命宣

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污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秋七月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　十二月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四年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潼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卓齋特察罕台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度宗咸淳元年春正月蒙古併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戶工仍各為一部

二年春正月蒙古立制國用使

三年三月蒙古安圖言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議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從之　夏四月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五年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帕克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六年春正月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令掌之

七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戎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亙名夏大以啟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善而制稱為秦為漢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繇以至

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
圖四掇天聲大慴土宇興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
請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于鴻名在古制
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益取易經乾
元之義蓋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
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嘉與數
天共隆大號

北方諸儒之學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十八

初蒙古破許州得金軍資庫使桃樞時北庭無漢人士
大夫太祖見之甚喜特加重焉及庫騰南侵俾樞
從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
及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
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
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復從之樞於是獲覩
周程性理之書至是惟中與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
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
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淳祐二年夏四月蒙古姚樞辭官隱輝縣之蘇門山作
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
刻小學四書併諸經傳註行於國中
寶祐三年二月蒙古呼必賚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衡懷
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
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六 十九

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
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
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
踐之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
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
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
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

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泰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名實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名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達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名

二年五月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實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言

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實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默為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慷慨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遲懷孟

度宗咸淳七年六月元主復名許衡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

敵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九年秋七月元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事宜勿聽其去元主復命諸大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蒙古南侵

理宗寶祐四年八月蒙古諸王伊遜克駙馬約索爾等請伐宋蒙古主命諸王阿里克布克居守和林阿拉克岱爾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呼必賚攻鄂趨杭州塔齊爾攻荊州又詔烏特里哈達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璮進攻海州連水軍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

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穆格由洋州趨米倉萬户布爾察克由潼關趨汚州六年二月蒙古耨坡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都固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耨坡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耨坡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劒門及靈泉山自將兵救成都會阿都固死耨坡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擇之軍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冬十月蒙古渡嘉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正造浮梁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守將張實死之　十一月蒙古進兵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城降佐死之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俱降于蒙古　十二月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烏特里哈達自交廣引兵迎蒙古師戰于房州敗之　蒙古主取隆雅州又取閬州楊仲淵以城降

開慶元年春正月己酉蒙古兵攻忠涪州漸薄夔境詔
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以賈似道
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
使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軍馬　蒙古軍破利州隆慶
順慶諸郡　蒙古烏特哩哈達率四王兵三千蠻焚萬人
破橫山徇內地乘勝破賨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官軍
斷其歸路烏特哩哈達潛出官軍後命其子阿珠橫擊于
前官軍退走遂壁潭州城下　二月蒙古主遣降人晉

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殺之蒙古主遂命大將鈑塔
噶以兵二萬守六盤奇塔特布哈守青居山又命耨坪造
浮梁于涪州之簡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難爪灘渡直
抵合州城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六月四川制置副使石文德帥兵攻涪浮梁力戰得入
重慶遂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
為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
首二月至於是月守將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

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
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
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
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莽賚扣卒于合州城下或
傳中飛矢死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槥負之北行合
州圍解捷聞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呼必賚
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荊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山經

言于呼必賚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
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
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
取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蹴躠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
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靡遺殆欲殲盡
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
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
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于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數
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

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于危
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酌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
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
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都一軍出壽春
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
使戎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
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
力一向則莫戎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
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
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
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
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
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
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
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
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
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後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
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呼
必賚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
呼必賚得沿江置制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
取黃陂民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呼必賚曰此
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
九月宗王穆格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呼必賚
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
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
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滸黃洲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
甚盛董文炳言于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
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
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叫呼畢
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
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
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

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衆古兵遂入端州知府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衆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報日急臨安圍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衆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衆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衆古乃復進攻遣哲

辰巴圖嚕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哲辰巴圖嚕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雜於其門呂文德譎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衆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至巔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筋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送入黃州　十二月己亥賈似時衆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衆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赛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踵急流走鄂以衆古訃聞似

道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拉克岱爾等謀立阿里克布克遣托郭斯括民兵因名聲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齊爾輅魯諸王藐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克布克已令托里齊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送大行靈舉收皇帝璽遣使名轄魯阿里克布克穆格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精吉木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呼必賚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

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烏特哩哈達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蒙古烏特哩哈達攻潭州甚急向士壁帥潭極力守禦既罷飛江軍入募斗箐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呼必賚遣默德賚將兵來迎烏特哩哈達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烏特哩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新浮橋進至白鹿磯殺卒百七十人卒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壁合劉雄飛兵逆戰于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　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　夏四月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社稷臣朕之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

同於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奬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已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實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進倡優倪儡奉帝為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郝經之留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以郝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荼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徼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

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于真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葺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遣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畧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飾兵兌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于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周可以為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

玉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坐擁強敵苟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邊徼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于邊郡蔽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邪或者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

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畜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為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覬覦太武敏戎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為羣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于強國矣而卒莫能強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于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敗師徒漫不收攏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于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強瞽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為玩本朝立

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窮徼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強若是者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疎闊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且要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至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別有所韞蓄邪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于北而終于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于午動本于靜陽本于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鎬國岐而都豐鎬至于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慶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祁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鷙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觀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于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于閩越戶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于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

也是亦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責朝然至責朝而始盛自國初啟運剗平僭偽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困棄都邑高宗南幸墮譬崇好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為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于責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為國者責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為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于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為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絶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主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置而不問是殆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舉皆中圖維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逐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為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亦宜明白指陳不宜擯而弗問陳說不荅表請不報嘿嘿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桉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逮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徇儻以交鄰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詰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

奏蒙古使者久留荊州亦為似道所格不報

李璮之納

理宗景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璮李全子既降蒙古為山東行省蒐舊海城將窺海道已而陷海州連水軍枝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自蒙古主蒸賚扣卒呼必賚立璮始萌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愒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名其子彥簡于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獲蒙古戍兵以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州縣請贖父過

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連水為安東州 夏四月李璮引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入淄州 五月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總諸道兵擊李璮璮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諸將皆受天澤節制天澤至濟南謂哈必齊曰璮多詭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

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六月朝廷聞李璮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

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八月蒙古主命史樞阿珠各將兵赴濟南李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盛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也都自取死也田繼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羞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

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瓊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瓊兵有沂速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齊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齊曰彼為瓊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齊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瓊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悦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瓊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瓊之變由大籓子弟盡專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總校官編修臣朱 珔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明 馮琦 撰

陳邦瞻 輯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初理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為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為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吕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例節理以示

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被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積懟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克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

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堂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于建昌軍籍沒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押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鬬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

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策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過逢鸞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遂還朝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珠經略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遣使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

以為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
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汚蠖置之罪乃行打算法於諸路
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
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死劉整時為潼
川安撫使亦以逾費為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有隙
自遣使訴于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
三十萬降于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
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為虞時呂文

德守鄂有威名整言于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
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
請于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于樊城築土墻于鹿門山外
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
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為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于
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
宋得竊築為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
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略取襄陽阿珠
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
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
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
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
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適去耳識者竊笑之
四年九月蒙古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
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
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
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五年三月乙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己未詔浙西
六郡屯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
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圍敗績　秋七月夏貴
襲蒙古阿珠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
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
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
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

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為阿珠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灘子灘亦為阿珠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閻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欲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嬰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弘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灘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軍於鹿門自是

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　七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音諾德齊展斯迪音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鼐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扎拉布哈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珠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八年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新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賫蠟書於髻藏之泅者遂被擒文煥以蠟書示之用泅者遂被獲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剪郢救援至隘口元守辛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燎之用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偵知襄陽西北一

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圌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銃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而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纜攢

艘數百轉戰百二十里至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鏃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將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檝星椿雖魚鰕不得渡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捷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纜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

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于檣門闕阿珠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

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時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荊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朝廷從之遣永寧僧齎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誅僧且令整移書來責

執政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卻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爾哈雅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珠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鐵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為固至是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

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令朝廷以襄急故遣達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縱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爾哈雅帥總管索都等移

兵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磯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
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
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
煥以快意阿爾哈雅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
諭文煥認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
宜也然勢窮援絶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
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
先納筦鑰以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為先鋒阿珠

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降命如
認遷擢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
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
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
不問　三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襄城既失賈似道復
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馳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
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
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夏四月宣撫司
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錢漢口岸曰城荊門軍
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
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荊
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
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
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
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
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

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
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余與父子文虎以
三衙長閫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
少贖其愆與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
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雖寸斬未足以
快天下之忿乞賜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
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
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裨將救兵也君

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念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赧責之辭少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翰館鮮有識之人吮脂爇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末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曰近覓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慆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眯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閫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喙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厲凉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歷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元阿爾哈雅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珠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圖已延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巴延可以任吾此事矣阿爾哈雅固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會軍十萬人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

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
職奉命南伐彼實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
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
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
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
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
汝等水陸并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
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

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罷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
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
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
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
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析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之
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
實外禦等兵悵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
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
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
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
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
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
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
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
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

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
曰瞎賊狂言敢爾益立信立信一日徵耶云尋中以危法廢
斥之　是月元巴延南攻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
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九月元
呂文煥以巴延趨郢州劉整以博囉千趨淮西巴延分
大軍為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
舟師為前鋒博囉千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
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索都將一軍由棗陽

哨司空山罹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狗荊南而自與阿珠帥阿樓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丁巳元巴延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巴延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城在漢南橫鐵纜鎖戰艦密植樁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珠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滕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嚥不取恐為歸路患巴延不從遣總管李廷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溫舟由滕湖入漢巴延阿珠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巴延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戩于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鈞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援劒自殺不死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馬巴延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　十二月元巴延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巴延使覘

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巴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巴延乘間遣阿樓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巴延因密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令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遂遣阿爾哈雅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珠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逸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珠遂登沙洲扳岸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珠獲其船千餘艘阿珠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令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珠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黄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巴延遂趨鄂州 已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恃漢陽為敵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艦艟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

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爾哈雅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荊湖而自率大衆與阿珠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椿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闕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詔天下勤王　庚午元巴延進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吕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帝昰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　己酉吕師夔以江州降元巴延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狥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閶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巴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興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初元人南侵吕文煥與劉整為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擒也巴延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吕文煥入鄂擢至失聲曰主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于無為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于巴延通判夏琦仰藥死　是月賈似道出師江上夏責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行及聞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請于蘄州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

決大事則闔白于帥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覽首而已　二月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江淮以援江上州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孰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瞻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令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巴延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

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珠謂巴延曰宋人無信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令夏貴追之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襄嘉特歸報京亦還　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季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瞋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諸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　賈似

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黃雪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鬬志會巴延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採新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巴延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珠與虎臣對陣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遁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卒分卒合阿珠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巴延以步騎左右挾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當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兵敲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媟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欵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敬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柳州守趙崇梂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劒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

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燾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

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闕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海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

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哈雅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　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閩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數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元博囉

巴延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兵駐揚州與博囉千達春絕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臨安命浙西提刑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　乙亥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　丙戌知廣德軍令狐縣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孝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庚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魯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無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僉書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過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貢國葉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巴延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後之魯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教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

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爾哈雅入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狥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夏四月元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　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萬炎等遂出降阿爾哈雅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岐郢復澧辰沅靖隨常

德均房施荊門諸郡相繼皆降阿爾哈雅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勇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厲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　壬戌阿珠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觜敗績庚午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佯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楊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才軍遂潰阿珠

與弘範追之自相踐踐俱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
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
進薄揚州南門　五月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
助姚害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
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
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
為方碇江中流非有騶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
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弩者千人
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
逢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
張文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
弘範追之獲白鶴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
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是月元主召巴延還至上都面
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
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
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萬户孫多爾岱及呂師夔李恒等
取江西　八月丈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
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
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
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
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
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
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
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

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
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
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先是臺諫三學生皆上
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
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
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劒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
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
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

子與妾于別館即厠上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為陳宜中
所殺　冬十月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為三道阿剌罕鄂
囉齊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松闕董文炳范文虎將左
軍出江入江陰軍巴延將中軍入常州　十一月甲申
元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
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不聽巴延怒命
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壬至併人以築之
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城中

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巴延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
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
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
兵至死焉巴延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
師勇以八騎潰走平江　丘濬曰作元史者謂巴延下
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
城臨敵但以一矢相加遺者得即屠之巴延前此潛兵
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

總校官編修臣朱　珔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宋史紀事本末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明 馮琦撰

陳邦瞻揖

元巴延入臨安

帝㬎德祐二年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先是元軍既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巴延於

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侄納幣不從則請稱侄孫且救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於平江巴延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烝嘗且約巴延會長安鎮以輸平 時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耳甲申元巴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巴延乃進次皋亭山阿樓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巳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㬎謹百拜奉表言㬎渺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㬎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㬎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㬎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絶令

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巴延受之遣使詔宜中出議降事而使翼嘉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温州之清澳成子命文天祥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巴延於明因寺天祥因說巴延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熟後議歲幣與金幣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以北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户蒙固岱宣撫索多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二月丁酉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曉殿望元闕上表乞為藩輔元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固岱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

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巴延進屯湖州復令呂文煥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孤衛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巴延令張惠阿樓罕董文炳張弘範索多等封府庫收史館秘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以賈餘慶劉岊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元巴延引文天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慙恚巴延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巴延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屬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

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持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仍命巴延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珠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爾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巴延曰頃毋貴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於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于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丁丑元巴延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

峰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巴延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巴延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縶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忽自宮中以疾留內與苪及沂王乃獻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同赴井死　元巴延引兵北還以蒙固岱鎮浙西索多鎮浙東董文炳阿剌罕經略閩浙未下州郡閏月帝及太后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元兵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珠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五月丙申元主呼必賽廢帝為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社稷帝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元主尋命帝為僧全太后亦為尼於正智寺時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忽自宮中舁其床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芮亦降封為平原郡公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皆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　元巴延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為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滕州戶六千為食邑　秋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珠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

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囉干又攻掇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珠使巴延徹爾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珠請元主降詔赦庭芝庭芝誅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

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末幾真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爾哈雅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

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偏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纘明劉孝忠以城降阿爾哈雅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二王之立

帝昺德祐二年春正月癸未進封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

辭不就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克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戊子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櫟從行以元軍將入臨安故也二月元巴延遣范文虎以兵追二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至遂同走溫州三月文天祥自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脫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州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

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爪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審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為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闖候門者詰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等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糞行入板橋元兵又出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擔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檡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托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五月乙未朔益王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貴妃為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

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弟昺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蘇劉義主管殿前司詔以趙溍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鄧淵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募兵於温州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於隆興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推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適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吳浚聚兵於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元兵降　秋七月丈天祥開府南劒州經略江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以已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遂不從天祥請而命開府南劒八月秀王與櫟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櫟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櫟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皆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櫟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府以隆國本譜者益急卒遣之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劒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恪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樓罕董文炳及蒙古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吕師夔李恒等以騎出江西東党民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溍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去遂復韶州

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時知邕州馬塈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爾哈雅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退保靜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於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櫟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璚察訪使林温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兵入建寧府邵武軍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劒走行都遣人納款於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帝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併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蒲壽庚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降將王世強及王剛中導元兵至福復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樓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

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
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
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
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子
為收葬之　元阿爾哈雅破靜江馬墜死之先是阿爾哈
雅為書許馬墜為廣西大都督墜不聽又請元主親降
手詔諭之墜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爾哈雅乃
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洞其隍

城遂破墜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墜率死士巷戰刀傷臂
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
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騏以城降獨墜部將婁鈐轄猶以
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曰是何足攻圍
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
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
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啖立盡鳴
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被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

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壞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
驚死者火息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爾哈雅盡玩其民
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
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駐于惠州之甲子
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索多命其子伯嘉努偕宙
赴燕

端宗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闕文天祥欲據城拒
敵汀守黃去疾閉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

漳州時趙孟濼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
元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吳浚既降元因至
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兵引還留潛
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
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三月
文天祥復梅州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
兵誅林華復其城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

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六月辛酉文天祥貶元軍於雩都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畲賊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支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先潰恒追天祥至萬石嶺及之擒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此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兵潰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溮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九月戊申元將葉特密什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元主詔達春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蒙古岱索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餘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於索多至是索多求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元遣昂吉爾

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傳高燮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冬十月以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甲辰元索多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索多臨城攻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十一月元將達春初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索多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索多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達春遂夷廣州城元將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適入占城遂不反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三年二月帝舟還廣州元將達春令索多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填壕造雲梯檑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索多屠其民　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達春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索多蒲壽庚行省事於福州鎮撫瀕海諸郡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於麗江浦都統淩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　帝遷駐碙洲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碙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

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
陰不見工夫行皇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
宜中入古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
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於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
手雖忽遑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改
是年為祥興元年乙酉升碙洲為翔龍縣　遣張應科
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利用因降元
六月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悉眾圍城城
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潽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
之世傑引還　帝遷居新會縣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
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
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
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
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
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

至十月始罷　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　元張弘範言
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
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
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元主復命達春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
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者不下
數千元主命阿爾哈雅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
等舉宗及餘兵奔恩州為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
爾哈雅畧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
黃之傑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
援兵不至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番羅甸
諸蠻皆附于元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
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工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
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曰天子幼冲
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詆會軍

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毋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於厓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由海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爾哈雅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舟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幸兵徵之　十一月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于元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淩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弘範　十二月王道夫淩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溮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溮自剄劉子俊自說為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偽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获屬被俘者還之

帝昺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櫓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荻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壞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

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糊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合恒守厓山北　二月都統制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巖厓山潮至必東急攻之闇吾樂作乃戰違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袖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淩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

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兒又慮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赴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舟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史臣曰宋雖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垂其方馴致夷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固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初元兵入蜀惟重慶久不下張珏自合州遣兵復瀘涪合二州數與元兵戰元布哈汪良臣等既陷重慶命李德輝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布哈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伊遜岱爾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布哈遣舟師邀之被執至西安解弓弦自經死

文謝之死

帝昺祥興二年二月厓山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囉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擒北之跪子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囉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於此願丞求死博囉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汎論博囉曰次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

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以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倫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國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工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工都疑丞相為天祥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

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天祥為人豐顧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于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

至是兵馬司籍所存工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為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遑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沈家亡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伸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耳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裸將膚敏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

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二十五年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

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杭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那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杭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叩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工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黼起復為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杭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既而留夢炎亦薦之杭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呂餡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遜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慊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荷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黯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邀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

十四年襲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通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衆石惟茹少蔬累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閱太后榻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于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獲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輕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富貴貧賤一之德之者則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總校官編修臣朱 珔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龍圻

缺　页

元史紀事本末

〔明〕陳邦瞻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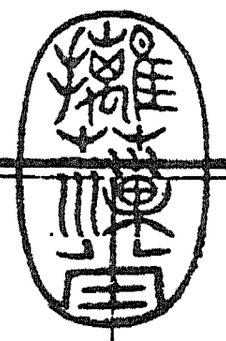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史部

元史紀事本末卷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元史紀事本末

提要

臣等謹案元史紀事本末四卷明陳邦瞻撰凡列目二十有七其律令之定一條下注一補字則歸安臧懋循所增也明修元史僅八月而成書潦草殊甚後商輅等撰續綱目不能旁徵博采於元事亦多不詳此書採掇不出二書之外故未能及宋史紀事之該博又以燕京不於元明間事皆以為應入明國史遂於徐達破大都順帝駐應昌諸事皆畧而不書夫元初草創之迹邦瞻既列於宋編又以燕京不守元帝北徂為當入明史是一代興廢之大綱皆沒而不著揆以史例未見其然至至正二十六年韓林兒之死乃廖永忠沈之瓜步洪武中寧王權作通鑑博論已明著其事不

過以太祖嘗奉其年號檄於項羽義帝之事
歸其獄於永忠耳邦瞻更諱之書卒尤為曲
筆庫庫特穆爾自順帝北遷之後尚為元盡
力屢用兵以圖興復故太祖稱王保保真男
子以為勝常遇春後秦王樉妃即納其女邦
瞻乃以為不知所終亦不免於失實特是元
代推步之法科舉學校之制以及漕運河渠
諸大政措置極詳邦瞻於此數端紀載頗為
明晰其他治亂之迹亦尚能撮舉大槩攬其
指要固未嘗不可以資考鏡也乾隆四十九
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元史紀事本末卷一

江南羣盜之平

明 陳邦瞻 撰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都
元帥旺扎勒圖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
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旺扎勒圖及副帥高興討
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倡獗旺扎勒圖先引兵壓其境
華驚懼乞降旺扎勒圖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
咨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至
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爇薪焚山斬
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畬洞
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衆
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遂帥其黨來
降詔流桂龍於邊地 十二月獲福州叛賊林天成戮
于市

二十年三月廣州新會林桂方趙良鈐等擁衆萬餘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擒之　九月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聚衆剽掠海上哈喇台等招降之凡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復反聚衆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詔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盜起邕州賓州梧州韶州衡州民黃大成等相延爲亂命湖南宣慰使色勒敏將兵討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訛爾根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繫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故有是詔　十一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雲丹密實討潮惠二州盜地誅黎德以狗以德弟黎浩及偽招討吳興等檻送京師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雲丹密實討潮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一十人請將所獲逢貴等入覲面陳事宜詔許之　秋七月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殲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伏誅　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誅　十一月詔議弭盜僧格伊蘇特穆爾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貴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倒以三年轉從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呼圖克特穆爾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十二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民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西行省丞相蒙固忒行樞密院副使雲丹窓實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然禍未已也御史大夫伊噜勒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雲丹窓實屢以捉聞蒙固忒已往卿毋以為慮

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為兵五月明亮率衆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　六月雲丹窓實請以降賊明亮為循州知州宋士賢為梅州判官丘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　冬十月雲丹窓實以丘應祥董賢舉歸于京師丙戌明亮復反以衆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甚詔雲丹窓實復與福建江西行省合兵討之且諭旨雲丹窓實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　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布琳濟達將兵討之　十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　三月建昌賊丘元等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衆百餘人寇寧國皆擒斬之　五月雲丹窓實與江西行省管如

德合兵討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留明亮等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　六月敕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珎建平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皆伏誅　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布琳濟達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初巳延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蒙古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萬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從之　是月興化路仙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衆萬餘人寇温州平陽

二十八年秋七月遣哈克織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九月治書侍御史裴居安言雲丹窓實言江南豪右多庇匿延誅平民詔台院遣官雜問之

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雲丹窓實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為首者餘徒内縣從之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澈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為衆寇者于是民爭出自効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

稱其不伐

北邊諸王之亂　納延　海都　都勒幹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諸王納延反納延烈祖第五子伯勒格特之曾孫伊蘇布哈之孫廣寧王卓多之次子也始納延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羅壘特穆爾母輒發或告納延反帝遣巴延往覘之巴延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納延謀執之巴延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

脫馳還白狀至是納延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為憂宿衛使阿實克布哈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延曰大王聞納延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納延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納延外應今納延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延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　五月遣額森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納延所部者禁其往來毋會乘馬持矛矢時將校多納延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少戰而瞰大軍斷其後以示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納延堅壁不出司農卿特爾格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特爾格進酒塔布台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陳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塔布台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伊實特穆爾將蒙古軍並進納延敗走追執之　秋七月納延黨諸王齊都爾犯咸平遼東宣慰使托爾楚遣使馳驛以聞帝命領軍一萬與皇子阿雅噶齊同力備禦之時女真碩達勒達官民皆與納延連結托爾楚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納延黨達達春巴圖魯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特爾格徹爾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遼水身與納延兵接戰轉鬬而前射其酋特爾格仡中其口鋄出于項墮馬死遂軍懿州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托爾楚曰今日之事上賴至實喇圖嚕之地納延黨金嘉努塔布台擁衆號十萬進

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又追納延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嘉其功賜明珠虎符充蒙古軍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諸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祖之孫哈沙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元初即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為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平陽馬步改達嚕噶齊特里克對遂召見特里克應對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非此人不可然必先詣巴圖蒙克特默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特里克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于諸王副者持不可特里克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副者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曰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特里克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撫為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特里克求衣為歡海都嘉其雄辨將解與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為使者當如是夫厚贈以行乃至巴圖蒙克特默王所具告之故王曰祖宗

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討我即外應勦絶何有特里克還悉以事聞因言曰海都兵繁而鋭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即無虞矣帝深然之勅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木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圖行省院事既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尚書錫巴爾使海都諭令罷兵置驛來朝錫巴爾至海都傳旨海都聽命既退兵置驛而丞相安圖軍先已克和爾和特默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錫巴爾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于汝歸以安圖之事聞非我罪也錫巴爾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為中書右丞議政事妻以宗王女布琳章公主

明年復使諭海都且曰苟不從我能諸王蕃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至是復寇邊巴圖約蘇圖迎擊死之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特穆爾北撫諸軍進

夏四月詔皇孫特穆爾行邊納延餘黨和爾郭斯及

討之都指揮圖圖爾哈擊敗和爾果斯章伊拉衆還至哈拉哀山夜渡格呼勒河復擊敗哈坦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二十六年二月哈坦兵寇壺魯口開元路治中烏雲雅勒兵拒戰連破之　六月庚申諸王奈曼忒敗哈坦兵直前鏖戰翼晉王征之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圖圖爾哈以其軍至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伏設以待於托果爾河辛巳海都犯邊圖圖爾哈從皇孫晉王征遣斛書諭斛特穆爾以禍福穆特穆爾得書亟率其衆來降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為備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六月詔皇孫特穆爾撫軍北邊召巴延還以伊實特穆爾代之時有譖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特穆爾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伊實特穆爾輔行召巴延居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伊實特穆爾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

二十七年二月哈坦寇遼東海陽　五月寇開元平章政事哲爾特穆爾帥師戰于烏法大破之

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穆爾特穆爾附海都以叛詔巴

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伊實特穆爾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成宗大德元年冬十月奇徹欽察都指揮使成格勒攻破巴林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巴林之地時為海都所據成格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達朗台阻達嚕噶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成格勒麾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嚕河與海都援將巴拜遇成格勒麾軍渡河戚之巴拜敗走僅以身免　十二月駙馬奇爾濟蘇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奇爾濟蘇特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奇爾濟蘇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躓為敵所執訪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奇爾濟蘇毅然曰我天子壻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十二月命兄子哈尚鎮漠北哈尚帝兄達爾瑪巴拉之長子帝以寧遠王庫庫楚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哈尚即軍中代之

四年八月哈尚與海都軍戰于呼巴哩之地敗之

五年九月海都與都勒斡諸部大舉入寇哈尚躬督成格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實克射都勒斡中脇號遁乙年秋七月都勒斡遣使降都勒斡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伊徹察喇會諸王將帥議曰都勒斡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迨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烏赫哩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俾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平之伊徹察喇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過之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勒斡之子抖綽及處諸部

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據其腹心矣帝稱善趣軍進攻之徹伯爾等果欲奔科綽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三年三月賜諸王徹伯爾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徹伯爾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班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高麗之臣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置驛站于高麗初太祖十一年契丹人祿格領衆九萬餘竄入高麗拔江東城據之太祖遣哈齊濟扎蘭等領兵往其國助攻滅祿格諭令歲輸貢賦高麗尋進方物謝十六年諭以伐女真事始奉表陳賀屢遣使至其國會使者為盜所殺遂絕太宗三年命薩里台帥兵攻之國人洪福源迎降薩里台使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賰賰遣其弟倎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嚕噶齊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賰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薩里台以兵往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軍還賰亦上表謝罪自後叛服不常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賰遣其世子倎入朝至帝中統元年賰卒命倎歸國封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二年倎更名植遣世子惧奉表以聞五年植自入朝至元三年帝欲通好日本諭高麗與日本隣國宜為鄉導五年植遣其弟禑入朝帝以植欺罔禑至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使詔諭植責令供軍實造戰艦助攻宋及日本植復遣其臣來朝六年植上表奏誅權臣金俊等復遣世子惧入朝惧至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禑事詔遣鄂爾多斯布哈李謈等至其國詳問之尋詔授惧特進上柱國率兵三千赴國難帝以植禑廢置出其臣林衍所為詔植禑衍等同詣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壓境不至即以時進討未幾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

附詔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為高麗者本箕子
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
兵假道以取日本為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為郡縣馬希
驥亦言今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
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
民多寡離而為二分治其國使權作勢等自相維持則
徐議良圖亦易為區處議皆未決會使者至其國植受
詔復位旋親朝京師七年以高麗西京內屬改東寧府

畫慈悲嶺為界蒙固圖為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
境仍詔諭高麗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時植復入朝
朝廷遣軍送植就國勅將帥嚴戒兵士勿令有所侵犯
會林衍死衍黨復立成化侯為王竄入珍島大軍進至
玉京西關城遣人收繫衍妻子植入居舊京是年復詔
植送使者通好日本八年諸將大破珍島賊平之十年
植言國小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即乞駐東京詔令
營北京界仍勅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十一年植卒
世子愖襲爵改名賰尚皇女和塔拉奇爾默色十四年
征東元帥府上言高麗侍中金方慶陰養死士匿鎧仗
器械造戰艦積糧餉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
諸海島然高麗新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
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其民且令士卒
備牛畜耒耜為屯田計從之
十九年賰上言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
去請發奇爾特穆爾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從之
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賰與安塔哈共
事
二十八年高麗饑詔給米一十萬斛賑之
成宗大德元年封高麗國王昛為逸壽王賰改名以世子
源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中書省臣奏源有罪當廢復以其父昛為王
三年昛遣使入貢丞相等言昛在國僭擬不法源年少
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從之會哈克繼使高麗還言昛

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
奇爾濟蘇為高麗行省平章事
五年復罷行省官是年胝卒子源復立源死子燾嗣燾
死弟暠嗣

日本用兵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日本古倭
奴國在東海之東先是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
日本國可通擇可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赫德給
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持國書使日本書
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
土相接尚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凡
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初以高麗無
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高麗君臣感戴
來朝歡若父子計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東藩也日
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
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

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赫德等道由高
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臣宋君斐金贊等道詔
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為解令
去使徒還復遣赫德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
得其要領為期植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
其臣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
五年九月命赫德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拒而不納
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送還
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　十二月又命秘書監
趙良弼往良弼將行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
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
諭高麗國王植送良弼期必達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
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傔得便風半
日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
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徐稱
導良弼至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

九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彌四郎等至其大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襲為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復以書諭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竟不報十年六月良弼復往使至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經畧使錫都察球爾等以千料舟巴圖魯輕疾舟汲水三舟各三百戍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還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信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錫都察球爾請自帥師往征日本廷議姑少緩之至是月

帝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方略旋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往征日本　九月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察球爾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　十二月高麗國王暗率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征日本詔給察球爾等戰具高麗鎧甲戰襖諭諸將兵道高麗毋擾其民十八年春正月召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哈右丞范文虎等赴闕授方略　二月諸將陛辭帝勅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若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更有一事慮卿等不和耳假若彼國使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六月阿剌哈卒詔以左丞安塔哈代之　八月范文虎等喪師遁還上言初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戰餘軍還合浦散遣鄉里未幾敗卒於閭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月文虎

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具虜去九月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益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吳萬五者亦逃還是役也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而已　十一月勅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海濱城防日本不允　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

二十年春正月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詔糧糒于察罕諾爾以給軍匠　三月命安塔哈為日本行省丞相與徹爾特穆爾劉二巴圖魯大募兵造舟伐日本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二三年復征東未晚不從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王積翁齋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二十二年十一月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是月復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工以征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以方議伐安南故也先是立征東行省敕各處造海舶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有司征斂大為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索多議伐占城哈雅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

征日本

成宗大德元年江浙省臣伊遜忒爾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

三年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弘濟太師附商舶往使日本

日本竟不至

八年夏四月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十年夏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備之

占城安南用兵

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詔發軍討占城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索多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索多將之以行

二十年春正月索多攻占城破之入其國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賫脫禿花陽求歸順以款師復潛殺所入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索多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索多等遂謀引還

二十一年二月命安塔哈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　秋七月詔鎮南王托歡征占城與左丞李恒往會索多兵俱進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十二月托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二十二年五月托歡軍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恒戰死初托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托歡乘間縛栰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托歡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盛官軍疾疫死傷亦衆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索

多軍與托歡相去二百餘里托歡軍還索多猶未知之
亟趨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力戰而死　秋七月福密
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
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安南帝從之
復以唐古特為荆湖行省左丞唐古特請放征安南軍
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以陳益稷自援來歸封為安南國
王仍命鎮南王托歡左丞相阿剌罕平定其國以兵
納益稷時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
百姓罷弊轉輸賦役頻重貧民鬻子應役舉動之間利
害非一且安南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
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
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未晚會吏部尚書劉宣亦言
之帝是其請命還軍居益稷於鄂州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托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
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

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十五年二月托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
右丞相阿巴齊曰賊棄巢穴遠遁意侍吾敝而乘之將
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
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
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
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
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遏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
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楫楫阿巴
齊皆死前軍齊都爾奮勇乘之交人小却托歡由間道
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贖已罪帝以托歡無
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
二十八年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
入朝初托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會日烜
死子日燇襲位博果密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
不震慴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

奉命遂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二十九年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編修陳孚使安南
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燇不至故特詔往徵
之
三十年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
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燇欲迎詔自旁
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有三卒從中且諷之入朝日
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燇辨論

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遂拘劉子
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伊勒吉岱等整兵聚糧復
議伐之 十二月平章政事伊克默色史弼高興等以
征安南無功而還各杖而黜恥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五月罷安南兵釋其使歸國時帝崩皇孫特
穆爾即位故有是詔

西南夷用兵 緬國八 媳婦國 金齒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議征緬國先是至元八年大理

善闡等路宣慰司遣奇塔特因使緬國招其王內附緬
使伒愽詣京師帝復遣使詔諭之十四年雲南省臣言
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勢須用兵帝未許已而雲南都
元帥尼雅斯拉罕率兵入緬界稍稍招降其衆以天熱
還師至是上言緬國形勝盡在臣目中可擊帝悅遂以
塔布為右丞伊蘇德濟為參政命諸王桑阿克達爾督
諸軍復往擊之
二十年十一月桑阿克達爾等分道攻緬拔江頭城令
都元帥表世安戍之復遣使詔諭緬王不應議以建都

大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兵攻拔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二部俱
降初諸國為緬所制欲降不果至是因緬城既拔遂皆
來降 夏四月呼圖克特穆爾征緬之師為賊衛潰詔
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二十九年八月遣衆果勒默色以軍征八百媳婦國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爾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爾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爾胡念已降小徹爾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以為進討之地從之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因王於永牢因弑之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色辰額哷等率行省兵二

千人討之　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旺扎勒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喇哈遜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壓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喇哈孫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宋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達死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爾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衆惑其言遂叛六月宋隆濟率苗猓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

甚衆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於窮谷中梁王庫庫兵救之賊衆稍却　八月遣色辰額哷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結效不輸稅賊賊殺官吏故皆征之　九月誅高慶察罕布哈免色辰額哷為庶人初色辰額哷等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朝夕慶等受其賂首唱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色辰額哷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布哈色

辰額呼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十一月遣劉國傑
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喇
哈斯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音布哈等率
四川雲南湖廣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
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六年春正月宋隆濟屢攻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
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
殆盡南葦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
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
上罔下遠勤大衆經過八番縱横自恣中途變生所在
皆叛既不制亂反為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
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巴
圖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
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
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
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

險邀擊我軍雖衆無施或諸蠻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
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
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
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
深罪乃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
小醜爭一朝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
糧内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
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
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
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隙可乘徐命
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
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
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　二月罷劉深等官時烏撒
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
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伊蘇
岱爾等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

會伊蘇岱爾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七年三月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笞哈喇岱鄭祐
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喇哈斯
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
誅之
憂四月劉國傑敗宋隆濟蛇節于墨特川平之初國傑
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
其上俟陣合即棄盾徉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
鼓譟趨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
命楊賽音布哈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
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蛇節降誅之隆濟遁去
尋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伏誅餘黨相繼平
成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
亂詔遣雲南右丞包濟固爾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
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阿哈瑪特僧格之奸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哈瑪特奏理算
江淮錢穀誣行省平章阿剌忽丞相勒巴右丞雅克特穆爾左
丞崔彧殺之阿哈瑪特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帝中統
三年始立左右部分統庶務以阿哈瑪特領其事仍兼
諸路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聞不
闕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
中書不預則天子親涖之乎乃止明年阿哈瑪特以河
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與
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十斤至元元年又以太原民
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
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
兵民均出其賦帝以阿哈瑪特為有能因罷左右部歸
中書超拜阿哈瑪特平章事六年新立憲臺阿哈瑪特
慮其發已姦因言于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
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
希憲曰立臺察內則糾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

癸裡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時帝急為富國計見阿哈瑪特行事時有成績又屢與史天澤爭辨天澤常詆帝由是益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哈瑪特益橫初制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哈瑪特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圖以為言帝問阿哈瑪特阿哈瑪特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圖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哈瑪特帝從之阿哈瑪特復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十五年復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崔斌上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哈瑪特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瑪蘇庫且阿哈瑪特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若侄或為參政或為尚書或為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斌言命黜之然終不以為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使昂吉爾入朝以官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至是崔斌遷為江淮行省左丞阿哈瑪特憤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搆斌與阿勒巴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竟致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爾哈雅取荊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冤之

十八年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哈瑪特猶以為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哈瑪特於闕下著因人心憤怨阿哈瑪特容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哈瑪特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奸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

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觚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遠以兵往觚問果何為易附耳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恣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因右丞相張惠於是觚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布敦持梃擊立馬者墜他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因時帝在察罕諾爾聞之即遣和爾果斯等歸討為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為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憚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四月詔戮阿哈瑪特既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博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于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犢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步各一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軼遂并誅其子庫克新等四人庫克新與凡汰其中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誅之　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伊克莽多卜丹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哈瑪特使人喑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哈瑪特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哈瑪特恐其子庫克新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瑪特

死召拜參知政事庫克新被逮救廷臣雜問庫克新歷指宰執曰汝嘗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圖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史樞為左丞薩勒迪默色廉希憲並參知政事初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哈瑪特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僧格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爾果斯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圖復為右丞相而以世榮為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之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吏欲置之法尋罷之鈔法者中統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名交鈔法

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乃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併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蕃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糴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大輕宜給官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

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哈瑪特所用今悉以為污濫出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三月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撿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四月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耶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戩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廷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為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

致十年之積攷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自除本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於是御史中丞阿拉克特穆爾等以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對於帝前一款服詔安圖與諸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　九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十一月盧世榮伏誅初世榮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僧格素主世榮聞太子言默然不敢救至是世榮竟以誅死　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有上書請內禪者臺臣匿其章不敢聞而阿哈瑪特之黨特濟格克實

克請收百司吏案鉤攷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即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聞之竟以憂懼殂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翁吉喇特平章政事阿必實克官從總制使院僧格之言也僧格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圖郭祐楊居寬等並仍前職翁吉喇特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僧格咸與聞焉

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以僧格特穆爾並為平章政事誐爾根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時敏珠爾多卜丹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三月行至元鈔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十一月以僧格為尚書右丞相誐爾根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初僧格奉詔撿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忽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僧格怒令左右掌其頰遂與郭祐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圖共議之曰此曹狡猾無令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為詞由是祐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嚕噶齊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鉤考爾獨不死耶或以告僧格乃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僧格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僧格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二十五年冬十月遣使鉤考諸路錢穀初僧格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僧格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約蘇穆爾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參知政事錫都等十二人理算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　十一月立僧格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議佞之徒方且諷請立

石為僧格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僧格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時董文用為御史中丞獨不附僧格使人諷文用頌已功德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官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荅會朔方軍興而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郎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僧格愈恨之日撫臺事諧於帝言文用慧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

何罪之有

二十六年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棨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宜悉遷京師僧格以聞擢棨矩為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有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僧格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奸用事立尚書鉤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

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僧格大怒羈留京師不遣
奏請殺之凡六奏帝不許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　九月武平
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涌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
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
虎臺遣阿哩哀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
議者畏僧格但泛引經傳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
政時僧格遣錫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
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戶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
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哩哀薩
里入奏于帝謂須下奏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
草已具僧格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
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
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
耶僧格悟遂赦天下民賴稍蘇
二十八年春正月僧格及諤爾根薩里等以罪免先是

帝嘗以兼李留夢炎優劣問樞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
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
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
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
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
于夢炎也孟頫退謂奉御徹爾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
留夢炎不言僧格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
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
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
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畋漸北徹
爾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衛士
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
曰臣與僧格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
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奸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
帝大悟召博果密問之對曰僧格壅蔽聰明紊亂朝政
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朝夕

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僧格詞屈帝曰僧格為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僧格等官命徹爾帥衛士三百人籍僧格家得珍寶如内藏之半阿哩哀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　二月罷徹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旨通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初僧格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博果密爭之不得僧格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為相謂之曰朕過聽僧格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從政欲備今日之用博果密曰朝廷勳舊盛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

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旺扎勒可嚮者即阿哈瑪特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旺扎勒名又嘗言僧格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旺扎勒右丞相博果密平章政事　三月仆僧格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四月中書省臣敏珠爾丹崔彧言僧格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攷覈凡入其黨者並除名為民從之　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者僧格妻黨也尤為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僧格獄復繫約蘇穆爾還湖廣誅之初約蘇穆爾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約蘇穆爾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克遜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稷

既見鈎玫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日上計行省約蘇穆爾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寘于死至是因僧格敗始得釋　秋七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知即以舉僧格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鈎玫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荐至人皆知僧格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妄舉僧格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僧格流祚于嶺達蘇妻子家貲入官至是還之是月僧格黨尼雅斯拉鼻等初僧格既敗二十九年三月誅僧格黨尼雅斯拉鼻等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僧格恣為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

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錫都長於理財欲釋之博果密力爭不可曰中凡七奏卒併誅之時敏珠爾多卜丹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博果密曰阿哈瑪特僧格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柰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

五月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為詩譽僧格及僧格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修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必以譽僧格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是月詔以楊居寬郭祐死非其罪給還其身貲

成宗元順元年五月省臣言阿哈瑪特僧格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敏珠爾多卜丹與榮祖等釐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楊　鋐

欽定四庫全書卷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明 陳邦瞻 撰

科舉學校之制

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元自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得東平楊奐等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廷議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王鶚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教習俟其藝成然後試用皆未及施行至是丞相和禮霍斯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制會和禮霍斯罷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遂止

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　設江南各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選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僧格等言鈎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二十六年秋八月始置回回國子監

二十七年春正月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立興文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十八年春正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

成宗元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領之　秋七月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大德八年增蒙古國子生三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弟充之

武宗至大元年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授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誨之

四年夏四月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選用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又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

國學如博果衆等毋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令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着為式至是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以吳澄為司業澄用宋程顥學校奏疏胡瑗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弊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如何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赴

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上言科舉事世祖朝屢嘗命下成帝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

士之法經學實修已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學浮華令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賦皆不用專立德行習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　十一月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弘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次間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以次敦遣其或徇私濫舉併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

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為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

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拘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並同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立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

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耳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惻悱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採復方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延祐元年十二月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

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
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呼都克托里張起巖等及第出
身有差　夏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又賜會試
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
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詔以近歲公卿大夫子弟與
凡民之子入學者眾其學官及生員五十餘人已結廩

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員二十四人廩膳並令
給之學之建置在于國都凡百司庶府所設譯吏皆從
本學取以充之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校官
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
至元元年十一月詔罷科舉初徹爾特穆爾為江浙平
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
省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

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
思誠等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
舉記已書而未用壅參政許有壬爭之丞相已延恕曰
汝風臺臣言徹爾特穆爾耶有壬曰太師擢徹爾特穆
爾任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
重於太師耶已延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
人觖望已延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
中贓無算豈盡出於舉子已延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

參政耳有壬曰若張伯誠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
陽玄之文章亦宜易及已延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
衣食者自能何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已延曰
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
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
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
相妨乎否也已延不聽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
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布哈詢有壬曰

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六年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

庫庫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

廢也帝納其言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

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初世祖下雲南以

賽音迪延齊為行省平章政事時雲南俗無禮儀男女

往往自相配合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子弟莫知讀書

者賽音迪延齊始教民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

棺槨奠祭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其後賽

音迪延齊子庫克新相繼為行省右丞復請下雲南諸

路遍立孔子廟選經學之士為之教官而文風始興元

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

史臣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

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

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

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制其出

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

醫學有陰陽學其等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

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

不次其用於宣敎中政之屬者重為內官又廕叙有

循常之格而起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

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

以功叙入粟者以貲進至于工匠皆入班資而與隸

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

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

端與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任之法曰掾吏令

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

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階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至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核之精曰隨朝

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

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
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
所致也

郊議

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于
南郊遣左丞相哈喇哈斯行事先是國俗代有拜天之
禮衣冠器用皆從其初憲宗二年秋始以衮冕拜天于
日月山其冬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議合祭昊天后土始

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世祖中統二年夏親征
北方躬祀天于舊檀州之西北灤馬潼以為禮皇族外
不得與盡如國俗至元十二年冬以受尊號遣使豫告
天地下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
里築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
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焉十三年夏以下江南遣使告
天地中書下太常議定儀物以聞制曰其以國禮行事
三十一年帝即位夏始為壇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郭

都岳率百官為大行皇帝請謚南郊為告天請謚之始
至是年三月乃合祭昊天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
丞相哈喇哈斯攝事是為攝事天地之始
九年二月復定郊祀禮丞相哈喇哈斯等言祈天保民
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令宗廟社
稷歲時攝官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
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祭歲用冬至有司豫備儀物至
期以聞制下翰林集賢太常禮官皆會中書集議議曰

周禮冬至圜丘惟祀昊天上帝至西漢元始間始合祭
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時既
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足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
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又按
周禮壇遺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令宜
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
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
藁秸以祀天唐宋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

唐禮今欲修嚴非倉卒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今宗廟已有時享郊祭止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是歲郊祀配位遂省

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復議郊祀禮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聖武皇帝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

三年春正月議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博士李之紹蔣汝礪議曰按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壇之制漢去都城四里為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十四里為方壇北角三成宋至徽宗始定為再成歷代制雖不同然無出於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議去都城北六里於壬地選善地於中為方壇三

成四陛外為三壝仍依古制於外壝之外治四面稍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墻垣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來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盍參酌舉行九月太常禮院復下博士檢討儀物是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以太祖配五方帝日月星辰從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太常寺復請立北郊帝不從北郊之議遂輟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鴉魯御史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埜學士蔡文淵袁桷鄧文原太常禮儀院使王繹田天澤博士劉致等會都堂議一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即位已及三年常有事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昊天上帝冬至謂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

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鈎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大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元年中書圖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三日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也漢唐以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圓議取旨四曰告配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註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會要於致齋二日宿廟告配凡遣官攴尊豆邊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日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同太常禮儀院官詣太廟奏告圓議取旨五曰大裘冕周禮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尚質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陸佃曰禮不盛服不充蓋服大裘以衮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衮開元及開寶通禮鸞輅駕出宮服衮冕至大次

質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宋會要紹興十三年車駕自廟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日服大裘衮冕圓議用衮冕取旨六曰豹爵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謂陶瓦器匏用酌獻酒開元禮開寶禮皆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圓議正位用匏配位飲福用玉爵取旨七曰戒警唐通典引禮經祭前期十日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總戒羣官唐前祀七日宋會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亞終獻一品二

品從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禮直官以誓文授之太尉讀令天子親行大禮止令禮直局管勾讀誓文圜議令管勾代太尉讀誓刑部尚書莊之八曰散齋致齋禮經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國朝親祀太廟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明殿圜議依前七日九曰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按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為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馬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祫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為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槀鞂配位蒲越冒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圜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十日特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秦用騧馵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太牢光武采元始故事天地共犢

隋上帝配帝用犢二唐開元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太牢一本朝大德九年蒼犢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肥腯一牲正副一鹿一十八圜議依舊議神位配位用犢外又用馬其餘並依舊日已行典禮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烟為歆神始宗廟則焫蕭祼鬯所謂臭陽達於墻屋者也後世焚香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圜議依舊儀十二曰割牲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又諸子大祭祀正六牲之體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也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為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臂臑肫胳正脊脡脊橫脊正脅短脅代脅并腸三胃三肺一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為七以薦腥體解則為

二十一以薦熟蓋犬豕牛羊分別骨肉貴賤其解之為體則均也皇朝馬牛羊豕鹿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圜議依舊儀十三曰大次小次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張氈案唐通典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要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曲禮曰踐阼臨祭祀正義曰阼主階也天子祭祀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宋元豐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

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臨位於阼階蓋阼階者東階也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太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為尊也圜議依祀廟儀注續具末議一曰禮神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馬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不定之辭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體於柴上引詩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正經即無燔玉明證漢武帝祠太乙脤餘皆燔之無玉晉燔牲幣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中許敬中等修舊禮乃云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瓚也祫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之藏蓋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

食禮曰尸九飯親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嘏主人嘏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福受胙國朝至治元年親祀廟儀注亦用一獻畢飲福三曰升煙禋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祼鬯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先祭而後燔皆為未

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栢四曰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諸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雍而二家自相矛盾唐開元禮杜佑通典五禮畧完至宋開寶禮并會要與郊廟奉祠禮文中間講明始備金國大率依唐宋制度聖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況天子親行大禮所用儀注必合講求大德九年中書集議合行禮儀依唐制至治元年已有祀廟儀注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今次新儀與唐制參酌增損修之侍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報星位分獻官員數及行禮并諸執事官合依至大三年儀制亞於獻官取旨是歲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權止

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衮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恭謝太廟

七世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行焉

廟祀之制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廟國俗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潼以蒙古巫祝致辭帝即位之元年設神主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造筆且齊致祭焉筆且齊譯言典書記者二年從中書署奉遷神主于聖安寺之瑞像殿四年詔建太廟于燕京至元元年冬奉安神主于太廟初定太廟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凡室以西為上以次而東二年冬享於太廟尊皇祖為太祖三年秋始作八室神主設祏室丞相安圖已延言祖宗世數尊謚廟號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廟神主七祀神位法服祭器等事皆宜以時定乃命平章政事趙璧等集議製謚及廟號定為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

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卓沁皇伯妣巴圖徹爾默色第四室皇伯考察罕台皇伯妣伊蘇婁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簡平皇帝欽淑皇后第七室憲宗桓肅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是年奉安神主于祏室歲用冬祀如初禮四年初定一歲十二月薦新時物六年冬時享畢復命國師僧薦佛事于太廟七晝夜始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設大榻金椅奉安祏室前為太廟薦佛事之始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題曰清吉斯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伊克諾延皇后皆題名諱十四年秋詔建太廟于大都博士言古者廟制率都宮別殿西漢亦各立廟東都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同堂後世遂不能革非禮遂以古今廟制畫圖貼說以聞至是始告遷於太廟命承旨和爾果斯太常卿塔爾楚托果斯等以祏室內栗主八位併日月山板位聖安寺木主俱遷奉太祖睿宗二室金主於新廟奉安遂大享焉撤舊廟毀之

十八年春博士李時衍等言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尚書段訚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為前廟後寢廟分七室

二十一年三月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

三十年冬十月祔明孝太子主于廟先是皇太子珍戬卒太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諡統曰昭明齊武帝諡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諡寧曰惠昭金世宗諡允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從之遂諡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至是祔于太廟後追尊帝號廟號裕宗

成宗大德元年制享太廟增用馬

十一年武宗即位追尊皇考為皇帝廟號順宗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

武宗至大二年正月以受尊號恭謝太廟為親祀之始
十二月親享太廟奉玉冊玉寶加上太祖聖武皇帝尊
謚曰法天啟運光獻皇后曰翼聖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
莊聖皇后曰顯懿其舊制金表神主以櫝貯兩旁自是
主皆範金作之如金表之製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廟先是
延祐七年冬十月帝命太常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賢等
議親祀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無以朕勞而有所
損焉其一遵典禮十一月帝躬謝太廟備法駕服衮冕
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欷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是遂
行四孟親享之禮謂羣臣曰朕纘承祖宗丕緒夙夜祇
慄無以報稱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
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　五月中書省
臣禮官上言前代廟式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
正室增為十四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
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
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
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作前殿十五間中三間通
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從之
三年六月議定太廟夾室時以太廟夾室未有定制詔
臺院禮官定議博士議曰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
注夾室前堂周禮曰西夾南向注曰西廂夾室此東西
夾室之正文也賈公彥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
序是則夾者猶今耳房之類也然其制度則未之聞東
晉太廟正室一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共十有八所謂
儲者非夾室歟唐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
南北三間又宋哲宗亦嘗於東夾室奉安後雖增建一
室其夾室仍舊是唐宋夾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五
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一
時宜取今廟一十五間南北六間東西一間準唐南北
三間之制墨至棟為三間壁以紅泥以準東西序南向
為門如今室戶之制虛前以準廟所謂夾室前堂也雖

未盡合於古於今事為宜從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奉安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先是盜入太廟盜仁宗及后金主命重作至是奉安太常禮官以失守議罪有差　四月更定太廟室次初博士劉致建議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國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

太祖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凡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為穆之第三世昭之後居左穆之後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也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為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及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況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祖宗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至是中書省臣以致議上言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以次祔西室順

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祔東室今議者言國家建太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左為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居中南向睿宗宜祔左一室世祖祔右一室裕宗祔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祔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次祔裕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為圖以獻惟陛下裁擇從之

文宗天歷元年詔毀顯宗室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始以珍格爾皇后配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巴延以問太常博士退魯曰先朝既以珍格爾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珍格爾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後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宜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曾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克之母為帝譽庶妃堯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譽皇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巴延亦是之遂以珍格爾皇后配武宗

後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至正三年冬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凡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君宗廟之祭未聞傳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　按元世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槩如此凡大祭祀尤貴馬潼將有事勑太僕司調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馬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醊馬潼則蒙古大祝詣第一座呼帝後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敢牲齊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南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盞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云

律令之定　補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家世業吏習于律令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緝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上之帝命刻板頒行使百司遵守既而王暉上政事書首言議憲章以一政體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曰闕則不可君操于上永作成憲吏承

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施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曰善

成宗大德三年春二月命何榮祖更定律令榮祖上書言臣所定者三十餘條一條有該乎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名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既而鄭介夫上言律者至公大定之制也皐陶作士明于五刑穆王之書罰屬三千綱舉目張并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歷觀古今未有無法而能一朝野者也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竝緣為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臨之以刑也欲強其無犯得乎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事而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勅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曰斷

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校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綸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紮二慢三休之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聞如是可以立國者京都為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況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有之

酒益薄價益高而民亦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鞫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盜殺人必不可赦而每歲放圖嚕木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錠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錠更要表裏頭面羊酒等物與估賣軀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與隣不得占執告到官府無力與辨業在豪家終惟所有推此數端天下榮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為重而凡婚田錢債畧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宮吏受賕之路也審囚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為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候審錄既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為王民豈可家自為政人自為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竝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日對問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於強凌弱衆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為甚昔先帝時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行之有年事出斷一二便宜修為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永為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約會者竝令有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仁宗皇慶元年三月詔以格例條畫有關于風紀者類

集成書名曰風憲紀綱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為令使吏不得為奸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

三年二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為條九十有四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二斷例為條七百十有七其五刑之目凡七至五十七

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黥之流則南人遷于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伯啟又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卒不果行

運漕 河渠 海運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運河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濮陸運至淇門而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為防海義民巴延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受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煞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二十年復海運是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巴齊等廣開新河煞親河候潮以行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蒙固伾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河復東南之運後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蒙固伾為萬戶府達嚕噶

齊未幾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濼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蓋猶未專於海道也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糧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令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海運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郎滔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閘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慢過安山河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祖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后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議開會通舊河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汶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湖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閘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並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剏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

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國朝益修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為大禹疏鑿隋煬開濬終為宋人之用以為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嶺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馬之貞言霖雨崩岸河道淤淺宜加修濬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乃俾採伐木石等以充用歲委都水監一官巡視且督工易牌以石而視所緩急為先後從之

二十八年併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一從朱清張瑄之請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翼以督歲運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牌以時畜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牌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輒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言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丞濬曰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牌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壞已久慶豐以東諸牌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啟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復元人舊規然亦未覩其果便利也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八年增海運米為百四十五萬石

十年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
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輸五十萬石竝由海
道達京師從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
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
湍急又多石磯石走沙漲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
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搬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水所
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併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悉

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先是江浙省臣言糞者朱
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
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
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
動本省左丞沙布迪音言其弟哈卜齊勒及瑪哈木丹
德爾溆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為海道運
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竝如
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
聞請以瑪哈木丹德爾為遙授右丞海外諸番宣慰使
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
所設達嚕噶齊千戶等官俱從之
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會
通河以達于都多踰期不致詰其故皆言始開河時止
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
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
來舟楫今宜于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牌一禁約二

百料以上之舡不許入河違者罪之
順帝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時中書參議博
羅特穆爾都水僉左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一百十
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
東流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輸納是時托克托
為中書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托克托排羣
議務在必行左丞許有壬因條陳其利害言成宗大德
二年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

板五年閘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沙石雜木盡行堵閉文宗至順初因都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令工部官併河道提舉司及耆老相視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曾有漁舟上下此即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又四十里外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曠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于萬一乎又地形高下懸絶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溢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淘洗是終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辭以為不可若謂為成大功者不謀于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上托克托終不納興工四閱月而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能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博囉特穆爾傅佐俱伏誅是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

至正十九年遣巴延特穆爾徵海運于江浙詔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與行省丞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後三年復遣官往徵拒命不與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底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蜜

州膠州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後朱清張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最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漕河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歲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　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　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七十二石　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石至者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　二十九年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至者三十年三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石　三十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四百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太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七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九百五十石至者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

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　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八萬二千九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四十五萬八千一百六十二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十九萬八千九百一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三石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十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九十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三百石　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七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一十二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一十二石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

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
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
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
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
千二百七十八石　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
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十一石　三年三
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
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
二十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
歷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
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
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史臣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
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巴延獻海運之策
而江南之粟分為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
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豈非
一代良法與丘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
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
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馬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
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
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
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
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
勞國有儲畜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
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
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為自古
漕運所從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
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
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挽之
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
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

之憲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

治河 窮河源附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洧川尉氏楊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二十五年五月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其害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癸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豁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則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宜順水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量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

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是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二年七月汴梁等處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諾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七十六所

大德十年正月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
沒民田廬
泰定帝泰定二年二月以河水屢決立行都水監於汴
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
五月河溢汴梁　七月河決陽武漂民居萬二千五百
餘家尋復壞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三年四月修夏津陽武河堤三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
百人
順帝至元元年十二月河決封丘
至正四年正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
是月河又決汴梁　五月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
決白茅堤金堤曹濮濟兗皆被災　十月議修黃河淮
河堤堰
五年七月河決濟陰

八年二月立行都水監於鄆城以賈魯為大監魯修河
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
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
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不果行
九年正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五
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十一年四月開黃河故道初黃河決丞相托克托集羣
臣廷議言人人殊賈魯復申前議以為必塞北河疏南
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
遵與大司農圖噜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
濟漢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
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為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
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
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托克托先入賈魯之言聞
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
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

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濟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清村合於故道凡二百八十里自其興功凡五閱月諸埽隄成河復故道詔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帶銀幣詔賜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以淮安路為其食邑命立河平碑其諸都水監有司官皆以功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　時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制河平碑既成玄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事者無所考信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濟有塞三者異焉醳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潴慮夫壅生潰潴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栝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纍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葅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絚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謼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謼口者舊常為水所謼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濟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强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岡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

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匀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寧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寧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濟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減水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

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寧固缺口修隄三重并補築四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紀事本末 卷二 五九

其初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樁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糅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囓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里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樁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濶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四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樁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堤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面廣六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初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

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二十步趾廣三十步頗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西岸掃隄竝行作西掃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掃者漢入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掃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絚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蔴大綜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匀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嗇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夫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為接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以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概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溝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覆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竝埽密下大樁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樁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厠其餘管心索之間俟歸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雖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樁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樁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

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樁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竝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管結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竝栰築纍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底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三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廣陵南岸長九里六十步內栰岸上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盞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盞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洞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棄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絚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絚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於上流碇之水中又以竹絚絶長七八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絚或碇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桅皆頭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簰桅復以木擡拄使簰不偃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并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更水簰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以物隨宜填塞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

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餘船
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
後草埽三道竝舉中置竹絡盛石竝埽置樁繫纜四埽
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
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十餘步勢
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巨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
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
工尤艱薄龍口喧砥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歙傾俄遠故

所觀者股栗衆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
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勞諭辭旨
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
河絶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
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腰後欄頭埽之
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腰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
縻以鋼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土石白
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堤之後自南

之凡樁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八百葦桔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一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纜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碎石三千堰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有奇其餘若木龍鹿角椽木麥楷扶樁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匠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樁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鹽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益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

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托克托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捍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議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史臣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趍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穆穆哩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悞迂總其實皆非本

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在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至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庠庠楚得其說譔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巴爾濟蘇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渙漾散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鄂端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二千五百餘里帝師譯斯嘉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流百餘里滙為大澤曰納端諾爾）群流奔輳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為

鄂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哷蘭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哷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岐巔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出伊爾齊河伊爾齊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伊蘇鄂羅木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斡象舟傳髮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斯東北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永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白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和囉海圖河合和囉海圖河源自南山永正北流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伊拉瑪博囉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薩斯嘉闊即闊提地河

屬又一處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克特與伊實已沁河合伊實已沁今河源自藏納肯肯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戰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臨有狐可跳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喇河自白狗肯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奇爾穆蘇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喇河與黃河合奇爾穆蘇流二百餘里與黃河合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鄯州境正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

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和州安鄉闢一日至達魯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奇爾穆蘇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彭賛河合彭賛河源自彭賛山之西北水正西流六百餘里過札薩克達賚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爲廓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自清唐商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始入洮河水源自青海之東南流過三巳站與黃河合又東北行一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山之北正北流過土楂站古積石州來羌城鄯州溝來站界羌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鹿河合野鹿河源自頗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涅水浩亹河合涅水浩亹水源自祈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亹河浩亹河源自剛卅州之南山山下水東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下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奇兩

穆蘇及乎貴德必齊勒也（思本曰自洮水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勒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境又過寧州凡一千餘里與察納河合察納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保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西北流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鹽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里與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永夥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

中國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官制之定

世祖中統元年四月初定官制初太祖特穆津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天箑且齊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嚕噶齊於各城監治之達嚕噶齊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太宗誥格

德依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世祖即位始大新制作乃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衙有府在外者則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五月五十路宣撫使并副使

至元七年春正月立尚書省初議三省並建侍御史高鳴上書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得官不

如一省便帝深然之

九年春正月罷尚書省

十五年秋七月詔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户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十九年十二月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惟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臺察之選止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

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嘗入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蕩然無復可望此不可行也從之

二十年六月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膽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唯臧之于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二十三年秋七月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圖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增減安圖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曰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三十年春正月汰冗官先是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設紀綱張網羅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簒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則事非位五而不辦亦有事固位多而益生吐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職員愈多而治愈不及古矣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在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立制自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為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為階自正一至從九為品掌典當行為職各職所居為位各位養廉之資為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吏為吏其制亦已詳矣然而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臣伏見

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不兼可併不併亦已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等諸衙門及各衙門內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户所管不滿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當考滿之時近舊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猶且未暇奚暇顧覈果有才覈果有德而考校之也哉既不遑考校則取準于籍文薦書之所陳布者矣于是雜流之人進貨賄之實開遂致員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早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員數既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此職也問其施為則曰僚屬非一宣我之所能獨主混齊等而難辨受王命而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罰不亦甚歟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莅在下必不得敷宣政化如是則刻剥之苦役使之煩為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絶而徒立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壞法之人姦欺之計亦益生矣伏望陛下察此三弊凡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局署及天下諸衙門可罷者悉罷之凡行省隨省諸有司宣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等一切諸衙門及萬户千户所管不及數之類可併者悉併之凡省臺院部以下有諸司之官吏及天下諸衙門之官吏可減者悉減之然後以慎名器之法擇人而用之又以考幽明之法順理而考之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于煩役免于苦刻而民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

上嘉納之于是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

尚書省之復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復置尚書省以奇塔特布濟克為右丞相托克托為左丞相三寶努約希為平章政事本巴為右丞孟克特穆爾為左丞王罴參知政事初帝從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哈瑪特僧格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取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入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約希又與本巴言其事帝命與塔斯布哈集議本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奇塔特布濟克托克托等為之帝並從其議塔斯布哈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諸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努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舛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九月帝從約希言舛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緡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通貨賄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棉布帛下海者並禁之　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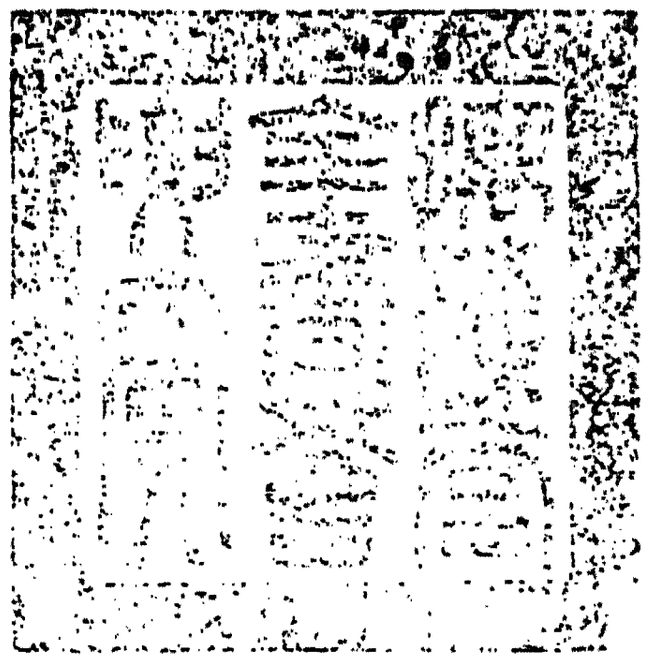
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為定制並從之　時又立資國院於大都山東河南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上言三宮內降之旨冀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省官委中書從之

三年六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寶努盡總百司庶務三寶努言省部官不肯恪勤署事數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罪不赦

四年正月帝崩皇太子罷尚書省托克托三寶努約希本巴王罷等皆伏誅初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欵悉按誅之延慶遂使多爾濟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列司若博囉孟克特穆爾哥爾濟蘇烏瑪喇等奸貪害政及至大銅鈔載曰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焉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陳邦瞻曰元世尚書省之設凡三阿哈瑪特僧格托克托三人相終始初皆以言利當人主意尚書省蓋專為理財用設也中書何不可理財而必別設一省

與之並哉由元世任用勳舊諸人皆新進若與之同官勢必出其下不可得志惟別立尚書省而中書之權遂奪權奪而諸勳舊束手擁虛位矣此阿哈瑪特諸人之謀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楊鯤

欽定四庫全書卷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

史部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至元十八年三月許衡自辭國子祭酒歸懷孟至是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為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啟之

明 陳邦瞻 撰

虞俱附見采編

衛學問始末與姚樞竇默趙復等出

十九年十二月徵處士劉因因字夢吉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數千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

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郤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郤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是以博果蹇薦詔徵之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以集賢學士徵困上宰相書力辭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名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三十

年卒于家

成宗大德七年夏四月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幼敏詹及長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奚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郤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謙嘗序其論孟考證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

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當時以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

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與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不求進取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俱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詰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令可行乎俄擢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固辭而歸卒謚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

文宗天歷二年春正月贈緱山處士杜瑛為翰林院學士謚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亡金時避地河南緱山中搜訪諸書晝讀之世祖中統初詔徵為懷孟提舉學校官不赴杜門著書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磨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獨邵子以為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為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則曰開於己閉於戌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其說多先儒所未發云

至順二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

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訓詁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遂不復出至元中台至京師欲官之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所著書置于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為翰林學士奉定間謝病歸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卻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大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順帝元統二年夏四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少有異質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為宗延祐初詔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中選遂不赴禮部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為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志其墓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

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為知言櫟同郡胡一桂胡炳一桂字庭芳婺源人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一桂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啟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學者稱雙湖先生　炳字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著四書

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
熹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詞異而理同者合
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
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至元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毓來
淳祐七年進士謙少孤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
耳輒不忘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
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閭鄉先生金

履祥深明道學之要遂委已而學焉履祥告之曰吾儒
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
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益自其登金
氏之門即以聖賢之學為已任師弟子問口授指畫盡
得其相傳之與履祥沒謙益加充闢自得者為多於書
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即不敢強於儒先之說
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謙學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
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
為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
蘊奧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
質為先以為已為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為處事之制
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為學者師四十年部使者數列其
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淛鄉
閭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所著述甚衆尤深於易嘗謂
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詞乃其傳注六

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學者稱為白雲先生後謚文懿
王禕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
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
由楊時氏一再傳為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
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惟曾氏之傳得其宗
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
基氏基傳王栢氏栢之傳為履祥為謙其授受之淵
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

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爨以節衆音推原統緒必以四氏為朱學之正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著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為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為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即其所以有功於道也金氏許氏之為經其

為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五年十二月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既久又為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心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閑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是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氷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為弟子授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卻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嘆息而去或問澤自悶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門人惟新安趙汸為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郭守敬授時歷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歷先是至元初劉秉忠言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沒至十三年江南畧平

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議改修新歷立局以庀事詔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張文謙張易頗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忝預焉守敬乃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沈括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改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埠之所造木為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極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侶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圖莫如以圖求圖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改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凡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其器凡十有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覜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闕前指陳理致一一圖悉自朝及夕上不為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

六刻夜四十四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

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鄧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背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錮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一六合肇至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錮洪造乾象歷測到實數所改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

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已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錙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丑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

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益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闚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

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分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叅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

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日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當是歲有詔頒行新歷賜名授時於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

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為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八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演積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茲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為表

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佛教之崇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額琳沁死達爾瑪巴拉實哩嗣初土番人帕克斯巴相傳自其祖多爾濟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十餘世帕克斯巴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即位尊為國師授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闕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闕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至元之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國字副之遂升號帕克斯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顧琳沁嗣焉十六年帕克斯巴死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顧琳沁嗣凡六歲至是死復以達爾瑪巴拉實哩嗣立自是每帝師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為嗣終元世無改焉

文宗天歷二年帝師年札克策喇實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富珠哩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于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栗然　按元自太祖起朔方時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且險遠俗獷好鬬思有以柔服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盡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帥臣以下亦僧俗並用軍民盡屬統理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為字以賜益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

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勑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濟逦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特穆爾秉傳護送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疋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賜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疋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恭噶伊實

戩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索諾木藏布逐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嘉木楊喇勒智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發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十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新民訴諸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接諸地捶朴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哈喇已爾妃呼圖克齊德濟爭道梃妃墮車驚仆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憲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

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嗔匿納實哩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辰類阿索勒華言慶讚也有曰斯滿拉華言藥師也有曰綽克綰華言護城也有曰多爾沁華言大施食也有曰齊爾多克巴華言迴遮也有曰隆科迴遮施食也有曰齊爾多克巴華言迴遮也有曰隆科多爾濟埒克多爾華言美妙金剛多爾華言風輪也有曰贊多爾華言作施食也有曰楚多爾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當喇克多爾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登多爾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嗚綽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雅滿達噶華言黑嶽帝主也有曰吹思綰多爾瑪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齊特古朗綰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辰類坐靜有曰尼察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札木楊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衮布多爾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赫巴匝爾華言大喜樂也有曰瓊匝雅華言無量壽也有曰都克噶爾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班匝喇克緊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思達薩哩華言八十頌般若經也有曰薩卜爾總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科爾羅普爾普總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策巴克默特總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斯羅克巴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薩斯納總華言護神呪也有曰納木卓木總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嚕卜巴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撒撒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多爾庚者其作多爾庚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撒撒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鈔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問醮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徒貪利無已交結近侍

欺昧奏請布施莽齊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如幾倍又每歲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雖大臣如阿里聞師必實呼勒等莫不假是以逞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貪緣幸免者至多或取空名宣勅以為布施而任其人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武仁授受之際

成宗大德三年十二月命懷寧王哈尚出鎮漠北哈尚帝兄達爾瑪巴拉之長子母曰鴻吉哩氏同母弟曰阿裕爾巴里巴特喇

九年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　十月帝不豫皇后秉政詔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與其母鴻吉哩氏出居懷州　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十二月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於民民皆感悅

十一年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德殿皇后布爾罕以已嘗謀出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哈尚立必報前怨乃命台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固台平章賽音迪延齊瑪克新巴延及諸王穆爾特穆爾陰左右之謀斷哈尚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固台以祔廟及攝位

事集廷臣議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固台變色曰制自天降耶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剌哈斯叔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被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喀剌托克托計事京師哈剌哈斯令亟還報復遣使南迎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懷州使至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

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庭以安人心阿裕爾巴里巴特喇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唅喇唅斯胡覘之適后使問疾唅喇唅斯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當以卜決之孟乃卜者謂曰大事待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盂粥進者近侍却不受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曰漢光武嘗為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難罔知稼穡以致蹻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之

二月辛亥阿裕爾巴里巴特喇至大都與母鴻吉哩氏入內哭盡哀復出舊邸安西之黨見阿裕爾巴里巴特喇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偽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唅喇唅遜聞之夜遣人啟阿裕爾巴里特喇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阿裕爾巴里特喇既平內難其母鴻吉哩妃忌於日者言欲唅尚

讓位於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哈尚聞之語喀喇托克托
曰我捍邊陲十年又脩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設
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
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乘祖宗之托哉此殆
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耳
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帥大軍由西道諸王
鄂爾和由中道成格勒由東道各以勁卒一萬從而徘
徊不進托克托馳至大都入道哈尚言妃愕然曰修短

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慾已
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
譏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哈尚不至
復遣阿實克布哈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太弟監
國與諸王羣臣推戴之意至是托克托繼往行至中道
哈尚與中望見之趣使同載托克托具述妃言懷寧王
大感悟至是至上都即以阿實克布哈為平章政事遣
還報兩宮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侍其母來會於上

都廢皇后巴約特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南達及
諸王穆爾特穆爾　甲申懷寧王即位詔曰昔我太祖
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
承正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
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
寧遽聞宮車晏駕迺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
於和林咸以朕為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
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都宗親

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姦臣秉隙謀為不軌賴祖宗之靈
母弟阿裕爾巴里巴特喇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難既
平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嗣合詞勸進誠意益堅
朕勉徇輿情於五月二十八日即皇帝位任大守重若
涉淵氷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追尊
考曰順宗皇帝尊母鴻吉哩氏為皇太后加哈喇哈斯
達爾罕並太傅阿實克布哈太尉以塔海罕為丞相
成格勒哥塔特布濟克穆爾布哈並平章事　六月立弟阿

裕爾巴里巴特喇為皇太子受金寶　七月封圖喇為越王左遷右丞相哈喇哈斯為和林左丞相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固台有勇力人莫能近圖喇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喇哈斯為和林左丞相初皇太子字之封圖喇疎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圖喇因諧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為和林行省左丞相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詹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恭給宿衛士約謂詹事班扎勒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恭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班托勒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者勿敢一日約方敢事二

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三年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

名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北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四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庚辰帝崩于玉德殿

三月庚寅皇太子即位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托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祚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頒中書令樞密院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

前聖實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乘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又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慙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特們德爾之奸

武宗至大三年雲南行省左丞相特們德爾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赦之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以病免先是武宗崩帝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旺扎勒及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銳欲更張政事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特們德爾為中書右丞相踰月帝即位因遂相之及幸上都命特們德爾居守大都至是以病去職

延祐元年九月復以特們德爾為中書右丞相時右丞相哈克繼自言非世勳族姓不可獨當國因舉特們德爾自代遂拜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哈克繼為左丞相特們德爾奏言前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蕃貨日重請遣官置綱以征其貨私往者沒官又請預責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以足用又江南田糧雖嘗經理多未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限格令田主自實仍禁勢豪毋得沮撓帝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為甚明年賴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動詔罷其事五九尋伏誅

三年三月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罷時帝如上都皇太后以張珪嘗劾特們德爾不可使為太師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

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珪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四年六月特們德爾罷以哈克織為右丞相特們德爾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先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如所為平章政事蕭拜珠稍牽制之中丞揚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多爾濟廉得特們德爾受弼賂鈔萬萬及拜珠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禁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阿哈瑪特僧格上四方憤嫉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特們德爾懼逃匿太后宮多爾濟持之益急太后台多爾濟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多爾濟為集賢學士六年四月特們德爾復起為太子太師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併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以太后故皆不聽

七年正月帝崩太后以特們德爾為中書右丞相　二月殺平章蕭拜珠御史中丞揚多爾濟特們德爾既相之罪以違太后旨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爾豈有今日耶特們德爾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多爾濟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慙俯首特們德爾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洶洶道路相視以目後欲奪多爾濟妻劉氏與人劉剪髮毀容自誓乃免時特們德爾日思報復譬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忽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特們德爾稍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三月太子即位特們德爾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　左遷前中書平章李孟為

集賢侍講學士特們德爾以孟初不附已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令欣然帝謂特們德爾子巴爾濟蘇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　五月殺上都留守賀巳延特們德爾怨巳延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　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特們德爾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已屬其黨誘世延從弟索約爾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省臺諸臣帝不允謂近侍曰頃特們德爾必欲置趙世延於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咸稱萬歲

英宗至治二年八月特們德爾死特們德爾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秉問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為乃任左丞相拜珠委以心腹由是特們德爾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及聞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死

三年五月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特們德爾子巴爾濟蘇曰爾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併追奪官爵籍沒其家

晉邸之立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御史大夫達實甘卜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珠初特們德爾既奪爵籍產達實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珠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珠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而罪耶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達實與知樞密院事額森鐵穆爾諸王詣達布哈等謀遂以達實所領阿蘇衛兵為外應達實先與前平章政事齊勳特穆爾哉右丞相拜珠而達實直犯禁幄手弒帝於卧所時年二十一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

方修德不服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拜珠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無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鄉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即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宄畏誅遂搆大變云　諸王詰達布哈及額森特穆爾奉璽綬迎晉王伊蘇特穆爾于北邊伊蘇特穆爾者裕宗之孫晉王噶瑪拉長子也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都爾蘇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克繼事丞相拜珠得入宿衛久之哈克繼知達實欲傾害拜珠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塔坦來王卽為都爾蘇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達實密遣烏魯斯來告曰我與哈克繼額森特穆爾達爾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以告都爾蘇曰汝與瑪蘇庫知之勿令舒瑪爾節得聞也於是王命因烏魯斯遣布珠默色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過弒於是諸王詰達布哈及額森特穆爾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晉王即皇帝位於龍居河大赦天下以額森特穆爾為右丞相都爾蘇為中書平章政事達實知樞密院事時諸王瑪好勒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由而知陛下心帝深然之　十月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額森特穆爾旺扎勒圖們等於行在所以舒瑪爾節為中書右丞相寧珠為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達實及其黨齊勒特穆爾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為特們德爾子索諾木議遠流張珪曰索諾木從逆賊親斬丞相拜珠臂乃欲活之耶　十一月帝至大都　十二月御史臺經歷多爾濟巴勒御史徹爾達罕烏德美額森呼圖克並坐實達實免官於是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特們德爾在先朝包藏禍心雜問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又逃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伊喇圖哈布哈薩敦皆達實之黨不宜

寬宥遂並伏誅　流諸王伊坍特穆爾于雲南語達布哈于海南吹布哈于尼嚕罕博囉爲魯斯布哈于海島並坐與達實逆謀　時舒瑪爾節等言南坡之變諸王瑪努勒逃赴潛邸願効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褒奬諭今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瑪努勒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三千戶封瑪努勒爲泰寧王　議討逆功以都爾蘇爲左丞相寧珠索多並加光禄大夫賜舒瑪爾節等金有差

詔改明年元爲泰定

三帝之立　明宗　順帝　文宗

仁宗延祐二年十二月立武宗子和實拉爲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爲太子後巫相三寶努復勸立和實拉名喀喇托克托言之托克托曰太弟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奪其序乎三寶努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侄乎托克托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特們德爾

先是阿斯罕爲太師特們德爾奪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丞相及嘉璉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齊爾行臺御史大夫圖加卜中丞托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托歡襲殺阿斯罕嘉璉于河中和實拉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克台等聞和實拉至咸率衆來附和實拉至其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北延夏居阿噜噶克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遷武宗第二子圖卜特穆爾于瓊州時右丞相特們德爾懷私固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約爾珠告托歡徹爾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卜特穆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卜筮占候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召圖卜特穆爾于瓊州　十月封圖卜特穆爾為懷王居建康

致和元年是年九月文宗即位改元天歷三月徙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七月帝崩于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輦谷稱為泰定帝

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惑於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即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之故其殁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為可信哉

初帝由晉邸立而和寶拉兄弟以武宗子播越南北人心念之僉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自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謀欲立其二子乘帝有疾與諸王滿都等陰圖其事至是帝崩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額卜德哷勒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　八月甲午百官集興聖宮雅克特穆爾率阿拉克特穆爾博囉齊等十七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遂手縛平章額卜德哷勒已延徹爾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托多朶參政王士熙泰議托克托吳秉道侍御史特默格丘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雅克特穆爾與西安王喇特納錫哩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拜布哈為中書左丞相詹事達實哈雅為中書平章蘇為左丞王布琳濟

建為樞密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兵守禦關要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雅克特穆爾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是時周王和寶拉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前河南參政明埒克棟阿迎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巴延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達實特穆爾矯為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無驚疑　己亥明埒克棟阿至汴梁與巴延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　癸卯巴延殺平章奇噜及右丞拜木兒是日明埒克棟阿等至江陵遣使台鎮南威順高昌諸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瑪哈謀送京師以博索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以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張儀仗等物平章巴延勒兵以俟泰政圖卜台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特黙齊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是夜圖卜台將手刃殺巴延覺遂援劒殺圖卜台而奪其所部軍器馬疋　丁未雅克特穆爾遣其弟薩敦守居庸關子騰吉斯屯古北口戊申雅克特穆爾又令泰曼台矯為使者北來言周王亦整兵南行聞者皆悅懷王命巴延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遣博囉等將兵守潼關已酉丞相都爾蘇殺諸王滿都於上都滿都時與阿穆爾台宗正札爾固齊庫庫楚平章瑪魯集賢學士烏魯斯布哈大常禮儀院使哈克齊等十八人同附雅克特穆爾事覺被殺　庚戌懷王至汴梁巴延等扈從北行以前翰林學士郭博哈雅為河南行省平章事辛亥以雅克特穆爾如樞密院事　壬子托克托穆爾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　癸丑上都諸王以兵分道攻大都　乙卯托克托穆爾及上都諸王實喇平章泰曼台詹事奇徹戰于宜興斬奇徹于陣禽泰曼台送京師戮之實喇敗走　丁巳懷王入京師居大內以明埒克棟阿庫庫台蘇蘇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巴延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特穆爾布哈知

樞密院事　己未上都梁王旺沁右丞相建寔特穆爾
太尉布哈平章政事瑪魯御史大夫寧珠等兵次榆林
隆鎮衛指揮哈哈謀附上都坐棄市　是月都爾蘇立
恭定帝于哲賚晉邑為帝于上都年九歲改元天順　九
月庚申朔雅克特穆爾督師居庸關遣薩敦以兵襲上
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隆鎮衛指揮德
美以兵襲上都諸王穆爾特穆爾特默齊于陀羅臺執
之歸于京師　壬戌懷王遣使祭五嶽四瀆命蘇蘇宣

諭中外曰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
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
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
書奏請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賜上都將士
來歸者鈔各有差名雅克特穆爾赴闕上都諸王額森
特穆爾等自遼東以兵入遼民鎮　丁卯雅克特穆爾
率諸王大臣請懷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王以兄周王
和寔拉在漠北欲虛位俟之雅克特穆爾曰人心何背
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
太尉布哈平章政事瑪魯御史大夫寧珠等兵次榆林
明吾志播告天下　己巳上都諸王呼喇台等引兵入
嶀州遣薩敦拒遼東兵于薊州東流沙河敦拉守居庸
關以伊蘇岱爾知行樞密院事將兵行視太行諸關西
擊河中潼關軍　辛未殺額卜德哷勒流托多王士熙
已延徹爾托歡等于遠州並籍其家　壬申懷王即皇
帝位于大都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
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

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
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
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達寔額森特穆爾等
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朕兄弟播
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
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都爾蘇額卜德哷
勒等專擅自用疎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
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採國柄用成

其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于
朕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百僚耆老以為神
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
皇皇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
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
位于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歷元年可大赦天下
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墜大
業是以勉徇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與輯
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癸酉封雅克
特穆爾為太平王　乙亥上都旺沁兵襲破居庸關將
士皆潰雅克特穆爾軍次三河　丙子旺沁游兵至大
口雅克特穆爾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　丁丑
雅克特穆爾來見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
請以身任之帝即日還宮　戊寅雅克特穆爾與旺沁
前軍戰于榆河敗之追奔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拉克
特穆爾指揮使呼圖克特穆爾復以兵會旺沁來戰又
敗之　辛巳雅克特穆爾與上都軍大戰于白浮之野
敗之明日大霧旺沁等遁嵐山收集散亡復來戰雅克
特穆爾列陣白浮西敵不敢犯至夜薩敦托克托穆爾
前後夾攻敗走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
餘人帝遣使諭雅克特穆爾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
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皷督戰可也雅克特
穆爾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
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
將士皆潰其知樞密院竹忽兒台以兵掠石槽雅克特穆
爾先遣薩敦倍道趣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將大軍繼
其後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酬馬博囉特穆爾政
事蒙古達實特穆爾等殺之將校降者萬人餘軍奔竄
夜遣薩敦出古北口逐之托克托穆爾與遼東兵戰薊
州南殺獲無算　丁亥遼東軍抵京城雅克特穆爾引
兵拒之令京城台慕壯丁乘城拒守　戊子上都雅克
特穆爾呼喇台等兵入紫荊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

史大夫顧森特穆爾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萬戶徹爾特穆爾軍潰而遁河東官吏皆棄城走

十月己丑雅克特穆爾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遣托克托穆爾將兵四千西援紫荊關　癸巳上都諸王呼喇台游兵進逼南城雅克特穆爾陽瞿王太平國王多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死者蔽野餘皆宵遁　乙未雅克特穆爾等師軍循北山而西趨良鄉時諸將與呼喇台阿拉克特穆爾等戰于盧溝橋聲言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都爾蘇之言輒以兵雅克特穆爾大軍至敵兵皆遁　丙申中書省臣言上

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卜特穆爾遣兵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卜特穆爾也律以春秋趙盾之法非弒而何

丁未陝西兵至鞏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復入武關　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分遣使者徼行省內郡罷兵　甲寅元帥伊遜岱爾執湘寧王巴拉實哩及趙王滿濟勒罕諸王呼喇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奠寧還次馬邑至是被

辛丑齊王伊哷特穆爾蒙古元帥布哈等以兵圍上都都爾蘇等奉皇帝璽出降梁王旺沁遁遼王托克托為齊王伊哷特穆爾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喇實晉已不知所終

丘濬曰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曁瑪巴拉之長子於屬為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為達實所弒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為英宗所據則非其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即立喇實晉巴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卜特穆爾遣兵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卜特穆爾也律以春秋趙盾之法非弒而何

丁未陝西兵至鞏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復入武關　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分遣使者徼行省內郡罷兵　甲寅元帥伊遜岱爾執湘寧王巴拉實哩及趙王滿濟勒罕諸王呼喇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奠寧還次馬邑至是被

紫荊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　己亥特們德爾軍復入古北口雅克特穆爾引兵禦之大戰于檀州南敗之特們德爾走還遼東

執　十一月辛酉額森爾兵至武安額森特穆爾以軍降　甲子陝西兵進逼沛梁閘朝廷傳檄罷兵乃解去

甲戌遷泰定后翁吉喇特氏于安東州　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實拉于漠北　癸未都爾蘇班沁穆蘇寧珠護勒迪默色額森特穆爾等俱棄市　十二月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薩勒迪等迎周王時諸王皆勸周王南遷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諸王察克台元帥圖烈納等咸帥師扈行藉臣博囉尚嘉勞哈瑪爾圖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博囉如京師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紀事本末　卷三　五十一

二年正月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布達實哩北還周王行在所仍命大府太監實喇卜奉金幣以往　乙丑復遣中書左丞伊坍特穆爾迎周王　壬午周王遣博囉至京師　乙酉薩勒迪等見周王於行幄勸進　丙戌周王即皇帝位於和寧之北遣薩勒迪還京師命之曰朕弟冀嘗親書史適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人聞北使至皆歡呼曰吾天子真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二月辛卯立妃鴻吉哩氏為皇后　辛丑追尊周王母伊奇哩氏為唐古氏並為皇后　辛亥帝勑羣臣曰薩勒迪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勑後凡銓選其詣大兄行在以聞　三月辛酉帝遣雅克特穆爾奉皇帝寶于行在所　四月癸巳雅克特穆爾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功拜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雅克特穆爾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人居之遂以武宗舊人哈瑪爾圖為中書平章政事拜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博囉為御史大夫　甲午立行樞密院命貊武王知院事和斯賽音特穆爾瑪努勒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此乎世

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齊爾博克達濟勒二人協司其政
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
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
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
墨懼循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等亦
宜以聞朕不爾責　癸卯行在遣使立帝為皇太子
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拉克特穆爾覲于行
在　乙亥行在勑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故太子
寶不知所在乃命更鑄之　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
行在　六月丁亥行在次琨都楞鄂布爾遣近侍拜布
哈至京師　庚戌皇太子次于上都之六十店辛亥行
在次哈喇哈納圖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諸
大政事先啟皇太子然後以聞　八月乙酉行在次于
翁郭察圖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
王大臣于行殿　庚寅帝暴崩于行在皇太子入臨哭
盡哀雅克特穆爾以行在皇后之命奉皇帝寶授于皇
太子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明宗
從官有不為之禮者雅克特穆爾且怒且懼既而帝
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
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
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宜當時
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己亥皇太子復即位于上都大赦
天下以巳延為左丞相奇徹台阿爾斯蘭哈雅趙世延
並為平章政事達哩為右丞郭屯趙世安並參知政事
達實特穆爾知樞密院特穆爾布哈特穆爾圖並御史
大夫　九月丁巳帝還大都　十月丙申上太行皇帝
尊謚廟號明宗
至順元年三月封皇子喇特納達喇為燕王　四月
皇后鴻吉哩氏殺明宗皇后班布爾錫　五月廢明宗
子托歡特穆爾時帝將立其子喇特納達喇為皇太

子乃以托歡特穆爾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
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拉克特穆爾奎文閣
大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書其事于托卜齊雅又台虞
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十二月立燕王喇特納達喇
為皇太子
二年正月皇太子喇特納達喇卒　八月詔太子古
噜達剌納出居雅克特穆爾家　十一月詔養雅克特
穆爾之子塔喇海為子

三年八月帝崩于上都廟號文宗　十月庚子廟王伊
坍哲伯即皇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百官
特穆爾請皇后立皇子雅克托果斯后不從命立廟王
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　十一月戊
寅尊皇后為皇太后　壬辰廟王薨廟號寧宗　皇太
后遣右丞奇爾濟蘇迎托歡特穆爾既屡從高麗使居
大青島後又從靜江至是廟王薨雅克特穆爾復請立
雅克托果斯皇太后曰吾子尚幼托歡特穆爾在廣西
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奇爾齊蘇往
迎之
三年六月順帝元統元年三月雅克特穆爾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座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六月己巳

托歡特穆爾即皇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雅克特穆爾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荅雅克特穆爾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雅克特穆爾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雅克托果斯若武宗仁宗故事　七月立雅克特穆爾女巴約特氏為皇后
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帝之將立也台諸老

臣赴上都議集亦預焉中丞馬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帝常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此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不問後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勝吉斯伏誅遂殺皇后巴約特氏騰吉斯雅克特穆爾子也時右丞相巴延獨秉政與其叔父句容郡王達蘭達哩潛畜異心謀立諸王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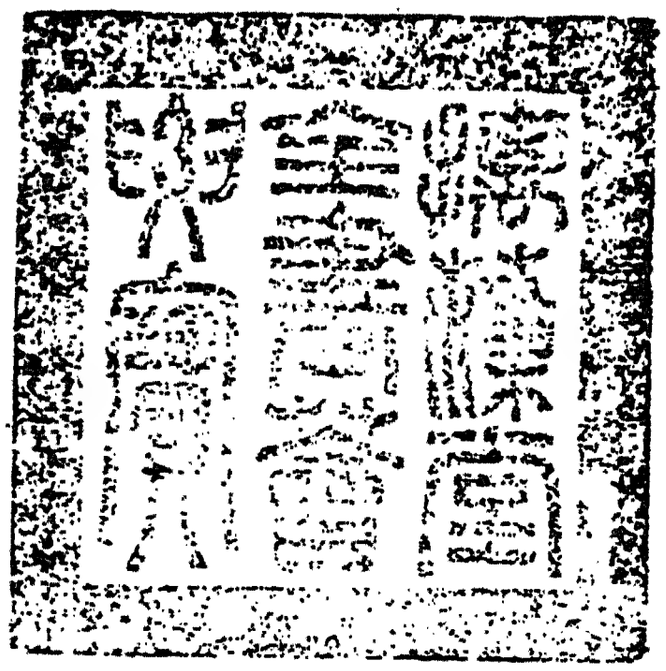
和特穆爾帝數名達蘭達哩不至郎王蘇蘇勒圖發其謀騰吉斯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巴延及旺札勒特穆爾等掩捕獲之併殺其弟塔喇海時塔喇海走匿皇后座下后敝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巴延使人併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巴延殺之于開平民舍鴻和特穆爾亦自殺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雅克特穆爾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生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

有旨傳次于朕雅克特穆爾貪利幼弱復立朕弟伊特穆爾子也時右丞相巴延獨秉政太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余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巴延為武宗捍禦北邊翊戴文皇茲又克清太慈明勑圖憲爰賜達爾罕之號至於子孫世世永賴可大赦天下　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六年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鴻吉哩氏于東安州安置放雅克托果斯于高麗詔曰昔武帝升遐太后惑于佞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遠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

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
實壅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當躬迓
之際乃與其臣伊拶布哈額哩葉明埒克棟阿等謀為不
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
構邪言嫁禍于班布爾錫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
出居遐陬內懷慙懼嫌則殺額哩葉以杜口上天不祐遂
降殞罰叔嬸布達實哩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
立幼稚之弟伊埒哲伯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
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
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圖卜特穆爾在廟之
主布達實哩削去太皇太后之號從東安州安置雅克
托果斯放諸高麗當時賊臣伊埒布哈額哩葉已死其
以明埒棟阿等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
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
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托果斯年方在幼罹此
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宜皇弟方在襁褓

元史紀事本末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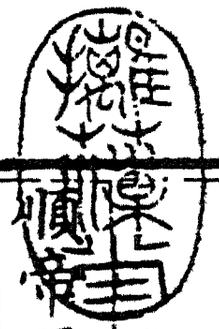


總校官擧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　鯤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 史部

元史紀事本末卷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元史紀事本末卷四

明 陳邦瞻 撰

順帝

托克托之貶 哈瑪尔附

至元六年二月黜中書大丞相巴延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巴延既誅勝吉斯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欲以所養弟之子托克托宿衛偵帝起居懼泄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

嘉努翰林學士承旨實喇卜同侍禁近實屬意托克托托克托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巴延自領諸衛精兵以揚珠布哈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巴延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於父瑪札爾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托克托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大義滅親丈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閒自陳忘家殉國

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嘉巴勒阿嚕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巴延搆陷郯王徽辰圖奏賜死帝未允輒殺之又擅貶宣議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誅之一日泣語托克托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洩則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嘉巴勒等謀欲候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蟣蝨皆為置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亦增兵自衛至是巴延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托克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命太子雅克托郭斯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

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集賽伊克察喇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巴延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事珠尔噶岱賫赴柳林愈明巴延遣騎士至城下問故托克托偽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曾見有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弒君巴延俛首有慚色以瑪扎爾台為太師右丞相托克托知樞密院詔托克托之外諸侯王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軺入內府　十月瑪扎爾台辭右丞相仍為太師以托克托為中書右丞相托克托既秉政悉更巴延所行復科舉取士行太廟四時祭雩郊王之寃召還宣議威順二王禁臧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焉

至正三年十二月以伯勒齊爾布哈為左丞相四年五月托克托罷以阿嚕圖為中書右丞相托克托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嚕圖對遂召用之封托

克托為鄭王

七年六月詔免太師瑪札爾台官安置于西寧時阿嚕圖罷伯勒齊爾布哈為右丞相以宿憾譖瑪札爾台故有是詔托克托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察藏之地御史大夫額淋沁巴勒曰托克托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召還甘肅瑪札爾台尋卒

九年七月復以托克托為中書右丞相初瑪札爾台卒左丞相太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固請托克托得還及拜太傅托克托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已也因汝中桓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以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既罷又誣劾之托克托母聞之謂托克托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杜門不出

十二年八月托克托自請出師伐徐州賊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穆爾瑪哈穆特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托克托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托克托以達爾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托克托尋破賊于徐州即軍中加拜太師趣還朝先是托克托弟額森特穆爾出師討劉福通駐沙河軍夜潰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其喪師辱國托克托庇之詔不問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托克托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而盡出文等由是人不敢言事汝中桓等復言于托克托曰不殺多爾濟巴勒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為動托克托復遣助教旺扎勒至軍中諷使害之旺扎勒至謂人曰平章國家耆勳舊德吾苟害之人將不食吾餘矣多爾濟卒于黃州十三年正月以哈瑪爾為中書平章政事先是托克托

西行也伯勒齊爾布哈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在上前營護得免伯勒齊爾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克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及托克托復相謫太平陝西出伯勒齊爾布哈殺陽圖們岱爾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瑪爾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十四年九月托克托總制諸軍出討高郵賊張士誠尋破賊于高郵城外　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初托克托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于托克托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諧之托克托改為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紀綱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托克托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為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在上前營護得免伯勒齊爾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克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及托克托復相謫太平陝西出伯勒齊爾布哈殺陽圖們岱爾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瑪爾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十四年九月托克托總制諸軍出討高郵賊張士誠尋破賊于高郵城外　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初托克托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于托克托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諧之托克托改為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紀綱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托克托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為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在上前營護得免伯勒齊爾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克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及托克托復相謫太平陝西出伯勒齊爾布哈殺陽圖們岱爾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瑪爾復召用至是拜平章

至軍中襲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受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受詔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伊察喇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十五年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初安置額森特穆爾既又移置額齊訥路至是臺臣尤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碉門長子哈喇章肅州次子三寶努蘭州仍籍其家產　十二月哈瑪爾矯詔殺托克托于雲南托克托既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詞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恰齊之地惠餮軍

園之哈瑪爾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托克托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復私怨帝深寵眷之而哈瑪爾有口才尤為帝所嬖幸累遷官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瑪爾以雙陸為戲一日哈瑪爾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噀茶於其衣哈瑪爾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太平為左丞相深惡之與御史大夫韓嘉納克謀出哈瑪爾詔監察御史沃哷海壽列其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御幄後無君臣禮又恃以提調徽寧寺為名出入托果斯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徽寧寺者主托果斯皇后錢糧而托果斯皇后帝庶母也章再上帝僅奪哈瑪爾蘇蘇官爵居之草地而太平等三人俱罷頃之復以托果斯皇后言奪海壽官禁錮之謫太平居陝西加韓嘉納克贓罪杖流尼噜罕以死哈瑪爾復用初哈瑪爾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延徹爾法延徹爾華言大喜樂也哈瑪爾之妹婿集賢學士圖噜特穆爾故有寵於帝與婁達實巴朗達爾瑪濟達巴勒達斡爾密等俱號伊納克圖噜特穆爾姓姦狡帝愛之亦薦西番僧且琳沁於帝且琳沁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延徹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番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與又為龍舟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游戲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伊納克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出室曰色濟克烏格依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著聞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長

尤深疾圖噜特穆爾等所為然欲去之未能也哈瑪爾既讚殺托克托遂拜中書左丞相蘇蘇亦由知樞密院拜御史大夫由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哈瑪爾既相自以前所進番僧為耻告其父圖噜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噜特穆爾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噜特穆爾恐皇太子為帝則已必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遠謂我為老即帝即與圖噜特穆爾謀去哈瑪爾蘇蘇計已定圖噜特穆爾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瑪爾蘇蘇母入朝御史大夫吹斯網因奏劾其罪帝猶不忍右丞相鼎珠等論奏不已始詔哈瑪爾惠州安置蘇蘇肇州安置臨行俱杖死仍籍其家

小明王之立

順帝至正十一年五月潁州妖人劉福通蕭縣李二兵起先是四方羣盜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癸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托齊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皐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　九月劉福通兵勢日盛右丞相托克托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庫齊格爾總帥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十二年二月

定遠郭子興見汝頴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爾布哈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稱為盜以徼賞由是人皆洶洶不安訛言日甚三月額森特穆爾軍潰於沙河時額森特穆爾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哈引兵來援大破劉福通於太康遂駐汴梁　十二月達實巴圖爾大破劉福通兵復圍亳州小明王遁安豐

十七年二月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真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俄為察罕特穆爾所敗乃退　六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十二月太尉達實巴圖爾卒於軍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達實巴圖爾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爾瑪實哩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爾瑪實哩戰没諸軍大潰達實巴圖爾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趨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達實巴圖爾遁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達實巴圖爾聞之憂憤死

十八年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珠展出走福通入據

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　秋七月懷慶路守將周全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特穆爾駐軍洛陽遣拜特穆爾以兵守盩子城周全來戰拜特穆爾為其所殺遂盡驅懷慶民入汴梁福通遣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

十九年八月察罕特穆爾克汴梁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

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

二十六年十二月小明王韓林兒卒

察罕特穆爾克復之功

順帝至正十二年十月以察罕特穆爾為汝寧府達噜噶齊先是汝潁盜起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潁州沈丘人察罕特穆爾舊起義兵沈丘子弟願從者數百人與羅山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特穆爾汝寧府達噜噶齊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

十五年汝潁賊勢滋盛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等州察罕特穆爾引其兵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特穆爾進戰大敗之餘黨立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榮陽叛察罕特穆爾夜襲之虜其衆遂營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特穆爾結陣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勢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算軍聲大振

十六年汝潁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殽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院事達實巴圖爾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特穆爾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特穆爾即鼓行而西夜拔殽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食固守攻之

猝不可拔察罕特穆爾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賊始覺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特穆爾追擊以鐵騎蹴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十七年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滕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等破商州攻武關遂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行臺豫王喇特納錫哩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特穆爾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失守各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哈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赴援遇賊轉戰殺掠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特穆爾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十八年賊毛貴等陷山東遂分道犯京畿朝廷徵諸道兵入衛詔察罕特穆爾以兵屯泽州察罕特穆爾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時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上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南還察罕特穆爾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自勒重兵屯閿喜絳陽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遂分兵屯澤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行臺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於是朝廷乃詔察罕特穆爾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已責是年劉福通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自巴

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
察罕特穆爾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軍汚池
將謀取汴會叛將周全以賊軍攻洛陽察罕特穆爾以
奇兵出宜陽破之進陝西行臺平章政事兼同知行
樞密院事

十九年察罕特穆爾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
汴南路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梁水陸並下
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

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特穆爾自
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
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
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
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
其衆賊由是不敢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諜知城中計窮
食且盡乃與諸將關思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
賈勇登城斬關入遂拔之劉福通挾其僞主從數百騎

出東門遁去捷聞進河南平章政事兼樞密陝西行臺
御史中丞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
師屢告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

二十一年察罕特穆爾克山東先是察罕特穆爾既定
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
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
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
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于賊六月察罕特穆爾乃與疾

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
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
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
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庫
庫特穆爾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遇兩
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特穆爾以田
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
士誠皆降遂克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

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拒戰察罕特穆爾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通益都北狥濟陽章丘中循濱海郡邑乃自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汾濟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皆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特穆爾遂進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

二十一年察罕特穆爾為田豐所殺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特穆爾行觀營壘衆以為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先是有日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特穆爾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庫庫特穆爾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庫庫特穆爾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東南喪亂

順帝至正八年十一月台州黃巖民方國珍兵起初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殺遂入海為亂刼掠漕運詔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我兵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多尒濟巴拉之罪樞密衆議歸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

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當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兄弟不肯赴勢益猖獗

十一年六月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行省左丞博囉特穆爾往擊之兵至大閘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博囉特穆爾被執反為國珍飾詞上聞朝廷復遣達實特穆爾等至黃巖招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襲殺之達實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事乃止仍檄台哈布哈至海濱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十月蘄州人徐壽輝等兵起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二人不屈並死之

十二年正月徐壽輝兵陷漢陽遂陷武昌行省丞相威順王科綽布哈等棄城走壽輝兵復陷安陸府知府綽羅戰不勝死之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　二月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伊遜特穆爾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絶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

省平章托卜堅布哈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城已破賊兵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地具棺斂之時冕居頴亦死于賊事聞贈黼隴西公謚文

忠　三月台州路達嚕噶齊台哈布哈與方國珍戰于
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
國珍懷疑復刼其黨入海台哈布哈遣義士王大用往
諭國珍拘留不遣而令其黨陳仲達往來議降台哈布
哈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
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
之即前撲賊船奮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台哈布
哈嗔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

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魏國公謚忠介　七月徐壽
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
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
奮力斫賊中槍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嘉珣征安
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
而杭州已陷嘉珣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
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銳出京

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珣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摶
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
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漫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
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
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
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摶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
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摶霄為參政復提兵討之
摶霄即日引兵扼新溪追殺至於潛復其縣又復昱嶺
關賊兵復大至陷千秋關摶霄按軍不動伏兵城下授
以火礮約曰見旗動即發已而視賊稍懈進兵擊之伏
兵見其旗動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
三關摶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擣賊巢乘勝復
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摶
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
級徽州復平
九月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寇兵日盛闕
抵官十日而賊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戰守

築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湟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裡完固俄升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爾斯蘭沿江下抵廬州闢移文謂苗蠻不當使窺中國詔阿爾斯蘭引還苗兵有暴于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此為江淮一保障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桑節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桑節馳赴任北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桑節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樹柵小孤山桑節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簀塞上下流火之桑節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桑節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窓室乃蘇羅拜餽食桑節叱之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桑節河西人楚斯結之子

十三年五月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起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傑哲鎮高郵出齊守覺社湖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椎碎其膝而殺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台哈布哈及齊皆不負科名云　十月以方國珍兄弟為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托里特穆爾南臺侍御史尊達實哩復招

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哩哀實克等率兵討之　十二月江浙行省布延特穆爾及西寧王雅克哈尚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人初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帥府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令

王科綽布哈令其子報恩努等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兵遂敗報恩努被殺

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　五月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多爾濟巴勒戰死

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未幾復陷常德澧州諸路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為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傳士誠有降意朝廷遣烏瑪喇孫撾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撾詬斥不絕及士誠從平江撾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事泄被害

三月方國珍復降命為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官　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遁平章尊達實哩戰死先是達實特穆爾兵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旺扎勒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旺扎勒至淮南殺賊以功屢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

杭州達實特穆爾兵入富陽旺扎勒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户普賢努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實特穆爾乃還然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達實特穆爾方倚旺扎勒為重莫敢禁遏旺扎勒益恣凡事皆決於旺扎勒達實特穆爾僅署成案而已　是年淮安城陷廉訪使楮布哈死之楮布哈居羣盜間守淮安者五年大小數百戰糧盡食草木螺蛤魚蛙烏鳶及靴皮鞍韉草廂弓之筋俱盡撤屋為薪人皆露處城陷布哈猶

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為賊所臠子巴噶亦死

十七年八月張士誠侵嘉興楊旺扎勒敗之士誠乃以書約降旺扎勒欲納之達實特穆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旺扎勒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不許又請為三公旺扎勒亦力為之請達實特穆爾幸其降遂授士誠太尉　九月徐壽輝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軍自稱

平章

十八年正月陳友諒破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已延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冠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揀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憩甚乃并軍樹柵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伊伯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户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特穆爾布哈千户盧廷玉葛延齡丘

參許元琰奏差烏德美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嚕
岱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關平
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　四月陳友諒破龍興時
和尼齊以左丞守洪都舊帥多通任其將章巴延布哈
雅克布哈捍城頗有功和尼齊疾而撓之城陷和尼齊
出走多通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友諒盡陷江西
諸路

十九年六月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巴延布哈
千濟自衛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
中開門出迎巴延布哈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
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
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巴
延布哈德濟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
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
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巴延布哈
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道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

陷巴延布哈德濟與大聖奴及部將哈喇丹蔡誠蔣廣
皆戰死初巴延布哈德濟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
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亦何憾因命子
額森布哈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
而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　十二月陳友
諒從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
龍興欲從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
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
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曲惟存壽輝以江州為
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盡歸友諒壽
輝惟擁虛位而已

二十年五月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
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
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
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羣

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
三十三年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士誠雖降而城池甲
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旺扎勒欲圖之而達實
特穆爾亦厭旺扎勒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
之旺扎勒及其弟巴延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抗城朝
廷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事方面大權悉
歸張氏達實特穆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
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朝廷未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

即平江治宮室官屬達實特穆爾後飲藥死　是年
陳友諒與明兵戰敗中流矢死國亡士誠二十七年始
滅方國珍亦降于明

諸帥之爭　博囉　李思齊　庫庫　張良弼

順帝至正十九年三月詔博囉特穆爾移鎮大同博囉
特穆爾者達實巴圖爾之子也從父討劉福通等屢立
戰功父沒命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總其衆擊福通
於衛輝走之遂屯真定復自武安由彭城邀截沙劉等

敗之引兵攻拔曹州至是朝廷命博囉特穆爾移鎮大
同以為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分十道專督屯
田以博囉特穆爾領之

二十年八月詔博囉特穆爾守石嶺關以北察罕特穆
爾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特穆爾所
平定而博囉特穆爾兵駐太同欲併據晉冀遂相警隙
故有是詔　九月博囉特穆爾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
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特穆爾發兵拒之朝
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界博囉特穆爾察
罕特穆爾不從遣部將等弄卓等來爭交戰于東勝州等處朝
廷為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還鎮
二十一年冬十月博囉特穆爾復進屯真定時察罕特
爾被害子庫庫特穆爾代其任博囉特穆爾結張良弼
欲復圖晉冀引兵侵庫庫特穆爾分地遂據真定路
二十二年六月博囉特穆爾遣珠展襲據陝西時陝西
行省右丞達實特穆爾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庫庫所

有陰結博囉請珠展入城劫御史大夫旺扎勒特穆爾印復拘留之庫庫遣部將摩該合李思齊兵攻之珠展遂降

二十三年十二月御史大夫婁達實罷安置東勝州婁達實逃匿博囉軍中時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奇氏乃謀內禪太子而使宦者包布哈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遂罷去吹斯絅為丞相帝益厭政布哈秉間用事與吹斯絅相表裏四方警報皆抑不聞中外憂憤宣政院事托歡與之同惡為國大蠹於是監察御史額森特穆爾孟額森布哈傅公讓等乃劾奏包布哈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婁達實以其事聞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為言于帝令二人姑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帝書言二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侍御史孛國鳳亦上書爭之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婁達實執其事頗力皇太子因惡之而皇后又譖之於內帝以婁達實母舅故封為雍王遣歸已而復以包布哈為崇政院使婁達實至大同遂留博囉特穆爾軍中皇太子屢索之不遣二十四年三月詔削博囉特穆爾官爵時皇太子方倚庫庫特穆爾為外援而怨博囉特穆爾匿婁達實不遣吹斯絅包布哈遂誣博囉特穆爾與婁達實等謀不軌詔削其官使解兵柄歸四川博囉拒命不受　夏四月詔庫庫特穆爾討博囉博囉知詔命調遣皆吹斯絅所為遂令托卜堅特穆爾舉兵向闕托卜堅兵入居庸關知院伊蘇詹事布哈齊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托卜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勒達國師至其軍問故托卜堅以必得吹斯絅包布哈二人畀之遂復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吹斯絅包布哈二人畀之遂復博囉官爵總兵事托卜堅率兵自建德門入覲帝于延

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博囉太保仍守禦太同托
卜為中書平章政事　五月皇太子出奔至魯爾巔
詔追及之令還宮皇太子恚怒不已遂令庫庫特穆爾調
兵分道以討博囉其東道以白笋卓領兵三萬守禦京師
中道以摩孛該珠展領兵四萬西道以闊保領兵五萬合擊
之闊保等進逼大同博囉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托卜堅

婁達實復大舉向關　六月笋卓以兵至京師　秋七月
博囉前鋒入居庸闕皇太子親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
鬬志太子馳還都城白笋卓引兵入平則門遂扈從太子
由雄霸河間取道走冀寧博囉進軍駐健德門外與托卜
婁達實入見帝博囉欲追襲皇太子婁達實止之帝以博
囉為中書左丞相節制天下軍馬婁達實為
平章政事托卜堅特穆爾為御史大夫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下令庫庫特穆爾軍中討博
囉特穆爾博囉聞之遂出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
府頃之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逼后出

而幽之遣扎堅特穆爾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伊
蘇南禦庫庫特穆爾兵伊蘇次良鄉不進謀之于衆皆
以博囉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庫庫
東連遼陽諸王共討博囉軍聲大振博囉患之遣驍將
姚巴延布哈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伊蘇出其
不意襲破之擒斬姚巴延博囉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

大雨而還時后數納美女於博囉至百日始還宮　秋
七月博囉特穆爾伏誅博囉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
又失姚巴延黯黯不樂乃日與婁達實等飲宴荒淫無
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華善念其無君
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旻濟諾海
拜達勒等陰圖刺殺之至是扎卜堅特穆爾遣使上告
征上都之捷博囉入奏行至延春閣下拜達勒自衆中
奮出斫之中其腦死婁達實趨出擁博囉家屬北遁詔
盡殺其部黨托卜堅特穆爾遂引輕兵走巴爾斯之地
朝廷遣使函博囉首往冀寧召太子還京師　九月庫

庫特穆爾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庫庫為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太子之奔大原也欲用唐肅宗故事自立庫庫特穆爾與布哷齊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庫庫特穆爾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　十月樞密副使觀音努獲婁達實誅之托卜堅特穆爾尋亦被誅　閏月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屢請躬出督與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便宜行事庫庫特穆爾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等於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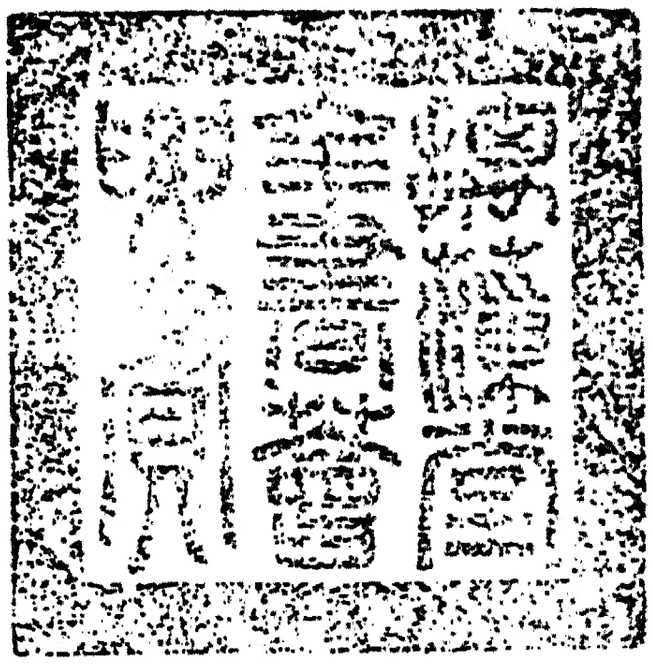
二十六年二月庫庫特穆爾移軍懷慶未幾又移彰德調度各處軍馬

二十七年李思齊張良弼圖魯卜自會于含元殿推李思齊為盟主同居庫庫特穆爾初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師蓋位相等爎及是庫庫特穆爾代摠其兵以功自恃各請別為一軍不相屬庫庫特穆爾與布哷齊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庫庫特穆爾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　十月樞密副使觀音努獲婁達實誅之托卜堅特穆爾尋亦被誅　閏月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特穆爾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汛掃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汴洛克平青齊其子庫庫特穆爾克繼先志用成駿功皇太子阿裕爾實哩達喇計安宗社屢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搆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詢諸衆謀咸謂皇太子宜遵舊典總帥天下兵馬其庫庫特穆爾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與侯布延達實進取川蜀少保圖嚕及張良弼孔興圖嚕卜共取襄樊詔書到日悉宜洗心滌慮共濟時艱時朝

廷屢促庫庫特穆爾出師江淮庫庫僅遣其弟托音特穆爾及摩該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搆兵不已詔下和講之庫庫戕殺使臣跋扈之迹漸張朝廷疑之故有是詔冬十月詔罷庫庫特穆爾兵柄初詔書雖下皇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特穆爾終捍拒不肯受於是摩該關保等皆叛庫庫特穆爾自察罕特穆爾起兵以來即為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摩該善論兵尤為察罕特穆爾所信任及是兩人見庫庫特穆爾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皇太子用實喇達哩塔喇實克巴延特穆爾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摠制天下軍馬專備庫庫特穆爾以摩該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落庫庫特穆爾太傅中書左丞相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與弟托音特穆爾同珪林齊領之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在山東者伊蘇領之在山西者實喇達哩領之在河北者摩該領之庫庫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諸軍在帳前者白箠卓

特穆爾既聞詔即退軍還澤州詔又命圖嚕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圖嚕卜率兵東向以正天討明年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庫庫特穆爾即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乃命魏賽音布哈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又下詔削奪庫庫特穆爾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庫庫特穆爾乃退守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摩該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圖嚕卜等與庫庫特穆爾相持既久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等乃遣使詣庫庫特穆爾告以出師非本心遂解兵大掠西歸獨摩該復攻平陽當是時庫庫特穆爾氣稍沮而關保摩該勢甚振數請戰庫庫特穆爾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摩該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擊之大敗其衆摩該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塔喇實克巴延特穆爾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誅既而庫庫特穆爾上疏自陳其情朝廷復下詔滌其前非當是時明兵已定山東

及河洛中原俱不守帝乃下詔復命庫庫特穆爾仍前
河南王中書左丞相以兵南下伊蘇兵趨山東圖嚕
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未幾伊蘇兵潰
思齊兵未嘗出庫庫特穆爾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敢
復南向事已不可為矣已而聞明兵迫京城帝北奔
國遂以亡及後大明兵至太原庫庫特穆爾即棄城遁
領其餘軍西奔于甘肅後不知所終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楊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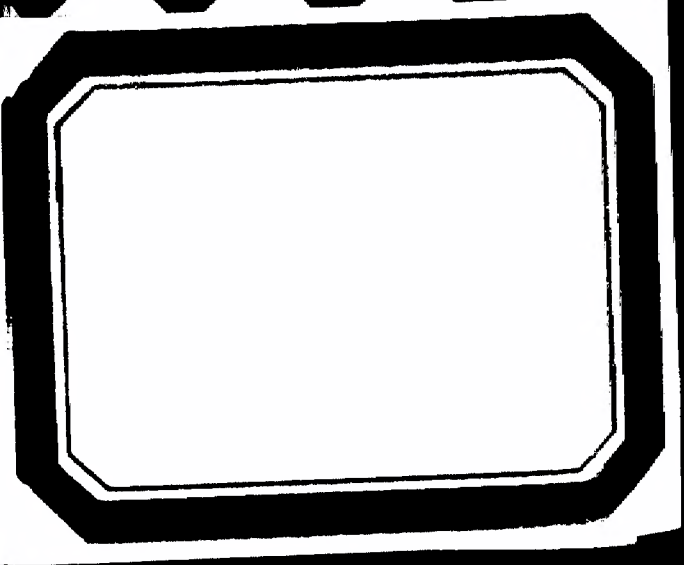
元史紀事本末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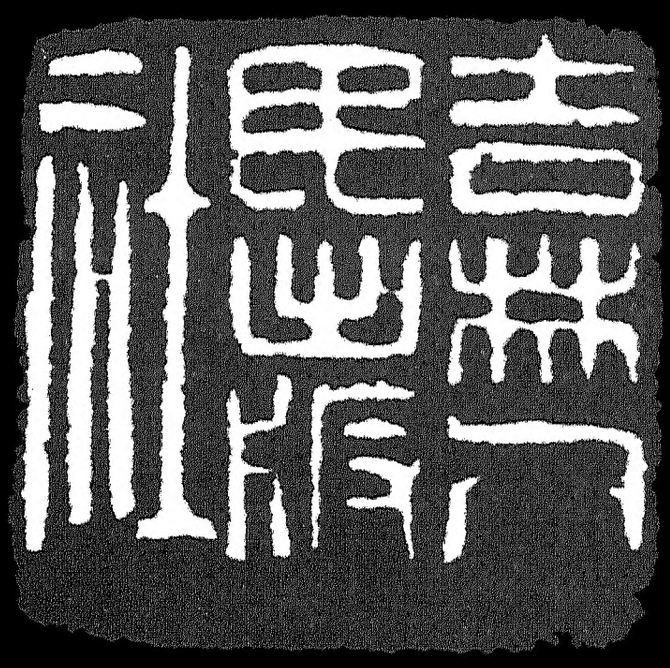
欽定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本末紀事



46

吉林人民出版社